

316

138

事故本
欠ページ
316P-138P
24.11.19
D印あり



始



漢文大系

大正
3. 3. 5
丙交

文章軌範
古詩賞析

文章軌範解題

文章軌範ハ宋ノ謝枋得ガ世ノ科擧ニ應ズル者ノ爲メニ撰セシ所トス。宋以前ノ詩文ノ選本ハ、文選ヲ始トシテ古文苑、文苑英華、宋文鑑、文章正宗ノ如キ、歷代其書ニ乏シカラズ。然レドモ之ヲ簡ニ失ハザレバ之ヲ繁ニ失シ、能ク其要ヲ得タル者鮮キニ、獨リ此ノ書ハ專ラ文章ヲ選ビ、繁簡詳略、俱ニ其宜シキニ適ヒ、又取捨嚴正ニシテ其當ヲ得、洵ニ學者ニ在リテハ絶好ノ津筏タルノミナラズ、文章ニ圈點批註ヲ下シタルハ、宋ノ呂祖謙ノ古文關鍵、樓昉ノ崇古文訣ト此ノ書トヲ以テ嚆矢トナス。故ヲ以テ彼ノ上ニ在リテモ、既ニ元明時代ヨリ早ク其流行ヲ見、明ノ李廷機ハ之ニ評訓ヲ下シ、王陽明ハ序文ヲ草スルニ至ル、以テ其盛ヲ見ルベシ。我邦ニ於テモ、徳川氏ノ初世ヨリ流行シ、苟モ文章ヲ學バントスル者ハ、必ズ先ヅ此ノ書ヨリ入リテ、然ル後他ノ集類ニ博涉スルヲ順序トシ、戸ゴトニ藏シ家ゴトニ收メザルナク、現今ニ在リテモ、文部省ハ國語漢文科ノ中等教員檢定受験者ノ必讀書中ニ此ノ書ヲ加ヘタリ。要スルニ支那文學ノ知識ヲ養ハント欲スル者ハ、必ズ此ノ書ヲ以テ圭臬ト爲サ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此ノ書七卷アリテ之ヲ放膽小心ノ二ニ分チ、唐ノ韓愈、柳宗元、杜牧、元結、宋ノ歐陽修、蘇洵、蘇軾、范仲淹、王安石、辛棄疾、李觀、李格、非ノ文ヲ採リ、配スルニ蜀漢ノ諸葛亮、晉ノ陶潛ノ二人ヲ以テシ、上ハ漢晉ヨリ下唐宋ニ至ルマデ凡テ六十九篇アリ。選集ノ主旨ハ、科擧ニ應ズル者ノ爲メニスルニ在ルヲ以テ、編纂ノ體裁、配列ノ順序等、一ニ此ノ意ヲ本トシ、首卷ノ劈頭第一ニ韓愈ノ與于襄陽書ヲ載セ、第七卷ノ末ニ韓愈ノ送李愿歸盤谷序ト、陶潛ノ歸去來辭トヲ以テ終結トス。蓋シ仕進ノ途ヲ開クヲ急務トシ、功既ニ成リ名既ニ遂グレバ、是ニ於テ宜シク高踏勇退スベキノ意ヲ寓セシナリ。故ニ舊本ニハ、七卷ニ分標スルニ侯王將相有種乎ノ七字ヲ以テシ、學者苟モ奮勵努力セバ、侯王ノ顯位ヲ取ルニ於テ何ノ難キコトカ之レ有ランヤノ用意ヲ示セリ。近刻ノ書ニハ九重春色醉仙桃ノ七字ヲ以テ之ニ易ヘタルモノアルモ、枋得ノ原題ニ非ザルナリ。全篇批註若シクハ圈點ヲ施セルモ、獨リ出師表、歸去來辭ハ批註圈點ヲ併セテ之レナシ。蓋シ枋得自己ノ身境ニ比シ、三タビ意ヲ致セシ所ナリト云フ。文章軌範ノ板本ハ、朝鮮板覆刻本ヲ以テ最モ謝氏ノ舊ヲ存スト爲ス。坊間ニ行ハルル者ハ俗本ニシテ據ルニ足ラズ。朝鮮板覆刻本ニハ、第五卷目錄ノ讀李翱文ノ後ニ謝枋得ノ門人王淵濟ノ識語アリ、云フ、此篇除點抹係先生親筆外、全篇却無一字批註

ト。第六卷目錄ノ岳陽樓記ノ後ニモ亦タ云フ、此一篇先生親筆、祇有圈點而無批注、如前出師表、則併圈點亦無之、不敢妄以己意增益、姑仍其舊、淵濟謹識ト。第七卷目錄ノ歸去來辭ノ後ニ識語アリ、云フ、右此集、惟送孟東野序前赤壁賦、係先生親筆批點、其他篇僅有圈點而無批注、若夫歸去來辭、則與種字集出師表、一同併圈點亦無之、蓋漢丞相晉處士之大義清節、乃先生之所深致意者也、今不敢妄自增益、姑闕之以俟來者、門人王淵濟謹識ト。先人ガ校補セシ所ノ海保漁村先生著文章軌範補注ハ、此ノ本ヲ以テ底本トナセリ。

此ノ書ノ我邦ニ於テ注解セラレタル者ハ、伊東龜年ノ文章軌範評林等數種アリ。海保漁村先生平生此ノ書ヲ愛讀シ、字句ノ解釋スベキ者ニ遇ヘバ之ヲ摘録シテ注解ヲ下ス、名ケテ文章軌範補注ト曰フ。後チ更ニ其要ヲ拔萃シテ抄本ヲ作ル。往年先人ガ抄本ヲ校補シテ上梓スルニ及ビ、補注ト軌範トハ本ト別卷ナリシヲ、元稹覆刻朝鮮板覆刻ノ二本ヲ參酌シテ之ヲ本文トナシ、補注ヲ各篇ノ鼈頭ニ掲ゲ、人ヲシテ省覽シ易カラシメタリ。又タ別ニ完本ヲ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ニ收藏ス。先生ノ義子元起(竹遷ト號シ)ガ淨寫シテ先生ノ點定ヲ經タルモノナリ。今漢文大系ニ文章軌範ヲ收載スルニ當リ、本文ハ通行本ニ從ヒ、注文ハ大學圖書館本補注ヲ用キシ所以ハ、伊

東鑑年以下ノ注釋ハ冗濫膚淺ニシテ、未ダ信ヲ置クニ足ラザル者アリ、獨リ先生ハ精深博大ノ學ヲ以テ此ノ書ニ就キ誤謬ヲ正シ出典ヲ證シ、事理ヲ極盡シテ而ル後ニ止ム、其學術ノ淵懿ニシテ識見ノ超邁ナル之ヲ彼ノ士ノ學者ニ求ムルニ、王伯厚顧甯人ノ下ニアラズ、洵ニ文章軌範注釋書ノ白眉ナルノミナラズ、文章軌範ヲ離レテ孤行スルモ、猶ホ一部ノ隨筆トシテ困學紀聞、日知錄ノ諸書ニ比シテ遜色アルナシ。故ニ特ニ之ヲ選定シテ漢文大系中ニ收載スルノミ、豈ニ我家學ニ私スト謂ハンヤ。

謝枋得ハ字ヲ君直ト曰ヒ疊山ト號ス、宋ノ信州弋陽ノ人ナリ。人ト爲リ豪爽、書ヲ觀ル毎ニ五行俱ニ下リ、一見スレバ終身忘レズ。性直言ヲ好ミ、一タビ人ト古今ノ治亂國家ノ事ヲ論ズレバ、必ズ髯ヲ掀シ跳躍シテ自ラ奮ヒ、忠義ヲ以テ自ラ任ゼリ。寶祐中進士ニ舉ゲラレ、丞相ノ無狀ヲ極論シ、司戶參軍ニ除セラレシガ棄テテ去リ、明年復タ試ミラレテ教授建寧府ニ除セラレタリ。

其後、元ノ呂師夔ガ江東ヲ徇セシトキ、枋得ハ知信州ヲ以テ之ヲ迎ヘ戰ヒ、敗績シテ建寧府ニ奔リ、逆旅ニ寓シテ日ニ東郷シテ哭ス。人之ヲ識ラズ、以テ病ヲ被ルト爲セリ。宋既ニ亡ビテヨリ閩中ニ居ル。元ノ至元二十三年集賢殿學士程文海、宋ノ臣二十

二人ヲ薦メ、枋得ヲ以テ首ト爲ス、辭シテ起タズ。又タ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旨ヲ奉ジテ之ヲ召ス、亦タ詔ニ赴カズ。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旨ヲ奉ジテ江南ニ如キ人材ヲ求ム。尙書留夢炎ハ枋得ヲ以テ之ヲ薦ム。枋得一書ヲ遺リテ之ヲ謝ス。是レ世ニ謂フ所ノ却聘書ニシテ、夷齊採薇ノ歌ト共ニ不朽ノ稱アリ。遂ニ執ヘラレテ京師ニ至リ、疾ヲ獲テ憫忠寺ニ遷サル。壁間ニ曹娥ノ碑アルヲ見テ、泣キテ曰ク、小女子スラ猶ホ然リ、吾豈ニ汝ニ若カザランヤト、終ニ食ハズシテ死セリ。實ニ二十六年四月ナリ。年六十四。秋四月其子定之、柩ヲ奉ジテ歸葬ス。門人之ニ題シテ文節先生謝公墓ト曰ヘリ。

補注ノ著者海保漁村先生ハ、名ハ元備、字ハ純卿ト曰ヒ、漁村ハ其號ナリ。南總武射郡北清邑ノ人、生レテ俊異ナリ。年二十四江戶ニ來リ、贊ヲ太田錦城ニ執ル。錦城一見シテ嗟異シ、許スニ遠到ヲ以テス。安政四年擢デラレテ醫學直舍ノ儒學教授ト爲ル。布衣ニシテ教授ヲ命ゼラレシハ實ニ先生ヲ以テ嚆矢ト爲ス。慶應二年八月歿ス。年六十九。

其學ハ一ニ攷據ヲ以テ宗ト爲ス。嘗テ謂ヘラク、漢經ノ師說ハ異同アリト雖モ、要スルニ之ヲ七十子ノ遺傳ニ得タリ。則チ今日經ヲ治ムルモ唯、當ニ之ヲ注疏ニ原ヅキ、

諸ヲ各經ニ徴シ、之ヲ史子集ノ言ニ參シ、其異同ヲ辨訂シ、其是非ヲ研覈シ、以テ古聖賢立言ノ指ニ合スルヲ求ムベシ。是ノ如キノミ、凡ソ宋以後ノ好ンデ自ラ心得ヲ抒ブル者ハ、一切之ヲ置キテ取ラザルナリト。以テ其本領ノ在ル所ヲ知ルベシ。著書ノ主ナル者ハ、周易古占法、漁村文話、文章軌範補注等既ニ刊行シテ世ニ行ハル。其未刊ノ書ニハ、易書詩及ビ論語ノ漢注、攷中庸大學ノ鄭氏義、孝經孟子左傳國語ノ補證及ビ文集隨筆アリ。漢文大系中ニ收ムル所ノ文章軌範補注ノ如キモ亦未刊ノ書ノ一ナリ。

本書ノ頭注ニ就キテハ齋藤坦藏君ヲ煩ハシタルモノ多シ、茲ニ其勞ヲ記シテ謝意ヲ表ス。

大正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校訂者 島田 鈞 一 識

漢文大系第十八卷

文章軌範補注目次

序

卷首

第一卷

放膽文

〇與于襄陽書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上張僕射書

與陳給事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二 八 一五 二 二六 三 三五

答陳商書

△送石洪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楊少尹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原 毀

三七 三九 四一 四三 四五 四七 四九

第二卷

放膽文

×爭臣論

諱 辯

×桐葉封弟辯

與韓愈論史論

一 九 三 五

晉文公問守原議

×朋黨論

×縱囚論

春秋論

二 三 六 〇

第三卷

小心文

✓管仲論

高祖論

春秋論

×范增論

龜錯論

×留侯論

始皇論

一 六 〇 七 三 五 九

王者不治夷狄論
荀卿論

第四卷

小心文

原道

與孟尚書書

上高宗封事

潮州韓文公廟碑

上田樞密書

上范司諫書

第五卷

小心文

三五

一 二 八 七 二 五 四

師說

獲麟解

雜說上

雜說下

送薛存義序

送董邵南序

送王含秀才序

答李秀才書

送許鄧州序

贈崔復州序

讀李翱文

讀孟嘗君傳

第六卷

一 七 八 〇 二 三 四 六 三 三

小心文

×前出師表

送浮屠文暢師序

×柳子厚墓誌銘

大唐中興頌序

書箕子廟碑陰

嚴先生祠堂記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袁州學記

書洛陽名園記後

岳陽樓記

第七卷

小心文

一六九六二六三二三四七九

祭田橫墓文

上梅直講書

三槐堂銘

表忠觀碑

送孟東野序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阿房宮賦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歸去來辭

一三六九二二三元三六四

文章軌範補注目次終

文章軌範補注序

嘗聞葉水東之言曰。宋儒批撰文章。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蓋是編之爲世所貴重也尙矣。乃在今日。應龍之書久已無聞。呂氏關鍵僅止二卷。而樓氏崇古文訣。積至於三十餘卷。多寡不倫。均有所不便。獨是書繁簡得中。其所採出入漢晉唐宋之間。不必斤斤主於一家。其抉擇精審。極有不可磨之見焉。宜其流傳之歷久而不已也。竊謂文章至於後漢而衰。至於晉氏而復衰。其間唯有武侯之表。靖節之辭。稱爲中流一柱。存之以見古文正派之所在。不隨世而變。要有一賢人出乎其間。足以維挽之矣。蓋其人之與言。足爲世模則錄之。其拳拳有取乎范希文。辛稼軒。胡澹菴等。皆所以維持人倫世道。最見其奇託匪淺也。他則唐唯韓愈之文獨多。宋則取歐陽蘇氏居多。蓋推唐宋古文之極盛。必歸重於此。其

餘諸子或有起而開其先者。或有感而興焉者。凡皆所以見古文之一脈焉。要之人各存一家矩度。篇各有一家優長處。後之學者。知各家矩度之所在。就各家優長處而求之。涵濡而融會之。取諸此而有餘。此蓋疊山所以著是書之微意也歟。抑又嘗攷之。宋儒往往倭程氏。則動不滿於東坡。喜朱子。則併過尊於南豐。是集於坡公。採入不寡。於南豐則不登一字。蓋其胸中別自有卓不可磨之見。亦于此見之矣。余年來愛讀是書。凡遇字句當注明者。時疏記之。以便誦習。雖未必能知古人矩度所在。亦庶幾乎足以見文家錯辭有本。使事有典矣。竝課及門之彥。日校錄數葉。而二三子密勿從事。故僅未一歲。便能成編。得都合七卷。但檢尋有未徧。耳目有未及。深愧數典而忘祖。挂一而漏百。在所不免。要埃益我者。更補改之。

安政丁巳臘月十有二夜燈下書

漁村老人源元備

宋史謝枋得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傅二禮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旣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

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二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

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强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尙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旣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卽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

其友趙孟邇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奸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宋史列女傳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

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捕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庶齋老學叢談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遯。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鉛山葉有大說。

輟耕錄

謝君直先生。枋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漕闡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天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戍將。迫蹙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難。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嗟乎。伯夷叔齊在周。雖爲頑民。而在商則爲義士。孰謂數千載後。有商義士之風者。復見先生焉。

王原吉逢梧溪集

三卷

題謝疊山先生所撰高士薛君墓誌銘後。有序。君名伯英。字俊夫。號秋潭。貴溪儒家子也。學老子於龍虎山。理宗朝。以術排潮。復驅旱魃。

咸有徵。召見復古殿。甚異之。事父母孝。義於兄弟。上清宮有古琴。善琴者以爲東南奇寶。流落塵人家四十年。君常曰。此山中舊物。人所共珍。何忍使同俗物乎。謀厥弟。空囊中得錢千緡贖歸。與其徒共之。有弟爲游士累。貪吏因羅織之。勢窮矣。君盡力以救。不足則率兄弟爲士農者。傾常產以脫急難。謝先生曰。以君志誼。持爲天下用。豈肯聽祖宗神州赤縣。淪沒百三十年。而不歸乎。豈肯視生靈怨愁。國步顛危。而不一策拯救乎。韓退之見當世無偉才。朝廷無忠臣義士。遂疑忠信材德之民。迷溺於佛老之教。而不一得廖道士。驚喜如見異人。吾嘗恨不見廖道士者矣。惜吾生同郡。而不及與之言也。其推重如此。君咸淳六年卒。族曾孫毅夫。以詩靖。敬題四韻。野服辭天子。山居味道真。力能歸舊物。義不外彝倫。雨協雲霓望。潮回白馬神。仙風高百世。讜論感孤臣。

王文恪公集

謝疊山先生像贊

噫古帝王。自立中國。元爲長蛇。吞噬罔極。四海奔潰。左衽離結。時維信國。泊我疊山。奪不顧身。障彼狂瀾。公身可殺。公義莫效。至今耿耿。光耀日月。視彼奸佞。覩顏穹廬。與公所得。孰少孰多。袍笏履絢。神物呵守。公應不亡。公其有後。

疊山夫人李氏像贊

公信大義。昭揭天地。有婉淑姬。節與之齊。茹辛履險。左挈右提。噫公實宋忠臣。夫人也無愧於爲忠臣妻者乎。

堅瓠集

謝疊山被難北行。劉洞齋華父送以寒衣。不受。曰：罹羅納阱。何損麒麟。反君事仇。忍爲狗彘。凡勸吾入燕。吐胸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寧作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爲乎。平生學問。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聰明識道理。

胸中無滯碍。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爲別耶。小詩寫心。謾發一笑。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著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

因樹屋書影

人但知謝疊山之死。宋不知其妻李初匿貴溪山中。元兵入山。令曰：苟不得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累人。遂出就俘。自縊死獄中。疊山女。通判周銓妻。早嫠無子。聞父死于燕。母死于獄。乃自投橋下死。鄉人名其橋曰孝烈。弟君烈。君澤。三姪女。皆死于獄。兄君禹在九江。不屈。斬于市。其一門視死如歸。

紀文達公遺集

建陽城外。謝疊山賣卜處。

疊山信州兵敗。竄跡賣卜於建陽。據邑志。今建溪驛前。是其故處。

而徧檢藝文。無一詩。豈此邦之人。喜以理學相矜詡。尊性命而薄事功。流弊所至。乃並忠孝薄之耶。過其地。為補一詩。亦紫陽表晉徵士之意云爾。

一聲白雁江南秋。六橋煙冷芙蓉愁。霹靂夜繞鎮南塔。杜鵑飛上冬青頭。王孫芳草飄泊盡。江海猶有孤臣留。疊山心事比信國。竄身避地來閩甌。垂簾聊作成都隱。采微亦是西山儔。飢魂何處覓舊主。殘碑終古鄰山郵。韓陵片石堪共語。詩人宜向奚囊收。手披邑乘六七過。竟無一語當何由。陶潛大書晉徵士。綱目實繼麟經修。紫陽家法今尚在。後儒胡不承箕裘。我行過此三嘆息。徘徊俯視漳灘流。河聲亦似氣鬱怒。寒濤澎湃風颼颼。

按。謝疊山及其一家義烈之迹。散見小說雜記。足補本史之遺者有之。足與本史相參證者有之。茲據寓目所及。姑摘錄其一二。以附傳文之後。

四庫全書總目

文章軌範七卷。兩江總督探進本宋謝枋得編。枋得有疊山集已著錄。是集所錄。漢晉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而韓愈之文居三十一。柳宗元歐陽修之文各五。蘇洵之文四。蘇軾之文十二。其餘諸葛亮陶潛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觀李格非辛棄疾人各一篇而已。前二卷題曰放膽文。後五卷題曰小心文。各有批注圈點。其六卷岳陽樓記一篇。七卷祭田橫文。上梅直講書。三槐堂銘。表忠觀碑。後赤壁賦。阿房宮賦。送李愿歸盤谷序七篇。皆有圈點。而無批注。蓋偶無獨見。即不填綴以塞白。猶古人淳實之意。其前出師表歸去來辭。乃併圈點。亦無之。則似有所寓意。其門人王淵濟跋謂。漢丞相晉處士之大義清節。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會也。前有王守仁序。稱為當時舉業。而作然。凡所標舉。動中窾會。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舊本以王侯將相有種乎七字。分標七卷。近刻以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易之。觀第三卷批

有先熟侯王兩集之語。則此本為枋得原題。近刻乃以意改鼠之。雖無關大義。亦足見坊刻之好改古書。不可據為典要也。

按世所行文章軌範凡二通。一為小字本。前有目錄及王淵濟識語。蓋係從其原本而刻之。一為大字本。係韓人傳刻。前無目錄及識語。殆缺脫也。若提要所載。稱前有王守仁序。則明是係明時覆刻。知彼土既佚其舊帙也。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一 [侯字集]

海保元備著



放膽文

唐書隱逸孫思邈傳。思邈告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放膽小心。蓋本諸此。淮南子。主術篇曰。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此亦真人所本也。困學紀聞。梁簡文帝。誠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通考。梁簡文集五卷。陳氏曰。簡文帝網也。按簡文帝集。今不傳。此條見藝文類聚二十三卷所引。王洙談錄云。歐公曰。文字既馳聘。亦要簡重。是編立放膽小心二目。蓋亦文家相傳遺矩云。

大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葉。朱子語類卷七十八。義剛錄云。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麤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又云。漢人文字。却是麤枝大葉。書序細膩。只是魏晉人文字。之文。本於禮義。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劉伶北芒客詩。開此消胸襟。何承天

侯字集——文章軌範ハ之ヲ七卷ニ分チ、各卷ニ配スルニ彼ノ諒ノ侯王將相寧有種乎ノ語ノ八字中寧ノ字ヲ省略シ其殘餘ヲ以テシタルモノニシテ、疊山編述ノ主旨ハ科舉ニ應ズル者ノ爲ニセシガ故ニ、初學者若シ此書ヲ熟讀シ以テ科舉ニ中ラバ、侯王ノ顯位ヲ取ルモ何ノ難キコト之レ有ランヤトノ意ヲ寓セシモノトス、此故ニ、配列ノ順序モ開卷第一ニ與テ襄陽書ヲ掲ゲ、仕官ノ路ヲ開クベキノ意ヲ寓シ、終卷ニ至リテハ歸去來辭ヲ載セ、道行ハレテ然ル後休スルノ意ヲ寓セシモノトス。放膽文——豪放勇邁ナル文章ヲイフ。大凡ソ文章ヲ學ブニハ、初學ノ時ハ飽クマテ膽ヲ大キクシ、十分ニ書キ流サンコトガ肝要ナル、而シテ漸次之ニ熟シ、最後ニ至リ

詩冰炭結六府。憂虞纏胸襟。放言高論。不窘束矣。

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論語微子篇。隱居放言。史記。張釋之傳。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筆端。賦。挫萬物于筆端。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テハ規則正シクシテ整頓セル者ヲ作ランコトヲ要ス。其思想モ初メハアラキ所ヨリ入り。然ル後緻密ナル所ニ入リ。繁雜ヨリ簡單ニ入リ。豪放ニシテ常度ニ超ユル者(豪邁)ヨリ純粹ニシテ難ラザル者ニ入リ。是ニ於テ文章ノ能事畢ルモノトス。此集ハ藝枝大葉(アラキ枝ニ大キナル葉ノ附キタル如ク、文章ノ構造ヲホマカナルコトニ喩ヘタルナリ)ノ文章ナレドモ、然レドモ禮義ヲ離レズ、且ツ世事ニ老練ニシテ洵ニ能ク人情ニ適合セリ。是ノ故ニ初學者之ヲ熟セバ其胸中モ自然ニ廣ク、心モ氣概モ舒ビテ、文章ハ誠ニ平易ナル者ニシテ決シテ困難ノ者ナラザルヲ覺ユルニ至ラン。是ニ於テ筆ヲ執リテ文章ヲ作ラバ、必ず縱橫自在ニ其ノ思フ所ヲ述ベテ、筆端ハヒキシメララル(管端ハヒキシメクナルニ至ルベシ)ナ

舊唐書于頔傳。于頔字允元。德宗紀。貞元十四年九月丙辰。以陝虢觀察使于頔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孫汝聽曰。于頔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嚴有翼曰。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貞元十九年公爲四門博士。文心雕龍曰。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見左氏文十三年傳。正義引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是也。子家與趙宣以書。左氏文十七年傳。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巫臣之遣子反。左氏成七年傳。子重子反怨申公巫臣殺其族。巫臣自晉遣二子書。子產之諫范宣。左氏襄二十四年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君。檀弓。滕成公之喪。使子服敬叔弔。進書。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文則亦曰。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昭六年。此皆書之權輿。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洪邁容齋續筆十一。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至於階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階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爲大夫者十一。爲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爲將軍者十二。爲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于守。官品高下。爲權行守試。侍郎尚書始必除

七月三日將仕郎

守

七月三日唐德宗貞元十八年七月三日從九品下(將仕郎)ニシテ職ノ位階ヨリ高キ(守)國子四門博士(貴族ノ子弟ヲ教育スル學校ヲ四門館トイヒ、其ノ教授ヲ掌レル官)韓愈謹シテ領スルコトヲ掌ル宰相ノ職)閣下(尊稱)ニ上ル。凡ソ人ノ大ナル名譽ヲ揚ゲテ、當代ニ顯レル者ハ、先輩ノ人ニシテ天下ノ人望ヲ負フ者アリテ之ヲ推獎セザルナク、之レト同時ニ能ク尙光(大ナルホマレ)ヲ後世ニ流スモノモ、亦後輩ノ人ニシテ天下ノ人望ヲ負フ者アリテ之ヲ推尊セザルナシ。

權。卽眞後始除試守行。予考之。漢試守卽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眞。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爲眞。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按事並見漢書本傳。皆滿歲爲眞。是守試卽權。未得爲眞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爲眞。今與以權與守試分眞假。全無意義。容齋五筆卷六曰。胡建守軍正丞。注。建未得眞官兼守之。袁枚隨園隨筆曰。行守試三者。因官階與職任之高下而分。長編。元豐四年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高一品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二品以下爲試。品階正二品。左神策將軍階從三品。此高一品爲行之證也。其署銜云。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朝議大夫階正五品。侍郎官職正四品。此下一品爲守之證也。按舊唐書。國子四門博士。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咸亨二年。始一切爲守。國子四門博士。上曾孫之爲生者。四門館博士三人。掌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爲生者。若庶人子爲俊士。生者。唐書百官志同。又曰。四門博士三人。正七品上。注。後魏書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四門之名。出此。隋始隸國子。國子書所謂胄子。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漢有博士祭酒。國子書所四門館。是爲三館。漢書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稍增員十二人。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舊儀云。博士秦官。韓博者。通于古今。辨于然否。嚴有翼云。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韓愈謹奉書尚書。有六尚書。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又曰。工部尚書一人。正三品。掌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廨紙筆墨之事。朱子語類卷百十二。尚書是掌羣臣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尙衣尙食尙葷尙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又曰。尙書尙衣尙食尙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原注。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尙書。尙猶主也。

閣下

閣下。世俗書題有閣下之稱。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上下無別。彭乘墨客。揮犀同。謝肇淵五雜俎曰。閣與閣世人多混用。之。閣夾室也。以板爲之。亦樓觀之通名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制此。以度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其制。爲天祿凌烟等名。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遊覽之所。此樓閣之閣也。閣者門旁小戶也。漢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蓋避當庭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即今官署。脚門旁有延賓館。是也。韓延壽爲大守。閉閣思過。即如今閉脚門不聽官屬入耳。唐正衙日。喚仗入閣。則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脚門也。然則夾室。謂之閣。傷門爲之。義自昭然。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左傳僖公五年。陳轅宜謂之閣。傷門爲之。義自昭然。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本集作。進注云。進一作達。論語。先進後進。孔安國注曰。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孟子。達則兼善天下。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隱然許子公。中山靖王。開樂對曰。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史記儷食其傳。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自許。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禮記昏義。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後漢書陳蕃傳。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注。前書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

莫爲之——先輩ノ人前ニ在リテ推獎セザレバ後輩ノ人、才能學藝能ク人ニ超絶スルモノト雖モ、世ニ彰ルルコト難ク、後輩ノ人後ニ在リテ之ヲ稱譽セザレバ先輩ノ人其ノ功業盛ナリト雖モ、名聲ハ後世ニ傳ラズ、是ヲ以テ是ノ二人ノ者ハ必ず相待チ助ケ合ハザルベカラズ。然而千——以上ノ如ク先進ト後進トハ密接ノ關係アリナガラ、千、百年ノ長キ歲月ニ僅ニ一度位相遇フノミ、コ

援

援。上弗援。下弗推。韓公蓋轉用此義。下之人無可推歟。左傳襄十四年。或輓之。或推之。注。前牽爲輓。後送爲推。禮記儒行注。推猶進也。舉也。史記。武安侯傳。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穀趙綰。索隱曰。推穀。謂自卑下之。如爲之推車穀也。漢書鄭當時傳。其推穀士及官屬丞史。常引以爲賢於己師。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以故在下之人。哀公問。固民是盡。鄭注。固猶故也。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史記魏其。武安侯傳。太不肯顧其下。故高材。侯傳。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後漢書賈逵傳。選諸生高才者。多戚戚之窮。戚戚。鄭注。多憂懼貌也。二十人。龐參傳。參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貌。荀子勸學。無赫赫之功。漢書王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昌黎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在高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處立。要在平處。行。要在闊處。坐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侯傳。高材。疾足戚戚。鄭注。多憂懼貌也。未嘗干之。言干求也。不可謂上無其人。周公其人也。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終身誦之。莊子讓玉。側聞。弔屈原賦。

レハ上ノ人ニシテ下ノ人ヲ援クベキモノナク下ノ人ニシテ上ノ人ヲ推スベキモノナキ結果ナルガ、然ラザレバ何故ニ是ノ如キ密接ノ關係アリナガラ、千、百年ノ長キ歲月ニ僅ニ一度位相遇フノミ、コトノ疎遠ナルヤ。以故在——是ノ故ニ民間ノ賢士ハ自己ノ才能ヲ肯ミテ上ノ人ニ諂フチ肯ミテ下ノ人ハ自己ノ位地ヲ肯ミテ民間ノ賢士ヲ願ルチ肯ミテ、是ヲ以テ材智高キ人モ戚戚(憂多キ貌)トシテ窮困シ、終生不遇チ以テ湮没シ、地位名望ノ高キ人モ、赫赫(世ニ顯シテ榮ク)ノ功モナクシテ終ルニ至ルナリ。是二人——是等二人ノ所爲ハ皆誤レルノ甚シキモノト謂ハザルヲ得ズ、下ノ人未ダ嘗テ上ノ人ニ求メズシテ、早チ得ズ、上ノ人未ダ嘗テ下ノ賢者ヲ求メズシテ、速斷シテ下二人ナシト謂フチ得ズ。愈之誦此言久シク、此ノ言ヲ持論トセシガ、

未嘗嘗顯官二向ツテ
之ヲ吐露セザリシガ
チラト承ハルニ閣下ハ
不世出ノ才(容易ニ世
ニ出テザルノ才)ヲ抱
キ、自ラ信ズル所ニ由
リテ特立獨行シ、履ム
所ノ道ハ方正ニ、行フ
時ハ進ミ、退クベキ時
ハ退キ、毫モ時勢ニ左
右セラズ、文人武人
ヲ論セズ心ノ儘ニ登用
ナリト、愈ノ平素ヨリ
理想トセル人ハ、實ニ
閣下ノ如キ人ナルカ。
抑未聞——然ルニ今日
ニ至ルマテ未ダ後輩ノ
人ニシテ閣下ニ知遇ヲ
受ケ優禮ヲ加ヘラレタ
ル者アルヲ聞カズ、是
レ蓋シ優禮スベキ人ヲ
求メテ未ダ得ザルニヨ
ルカ、或ハ閣下ノ志ハ
己ノ功名ヲ立テント欲
シ、主君ニ報セント欲
スル志ノ專一ナル爲メ
賢士アリト雖モ優遇ヲ
加フルニ暇アラザレバ
ヨルカ、然ラザレバ何
ゾルヤ。
愈ハ不才ナレドモ自ラ

處スル所通常人ニ後レ
ザルヲ期セリ、閣下之
ヲ求メテ未ダ得ザル
カ、若シ之ヲ求メント
欲セバ請フ禮ヨリ始メ
ラレヨ。周ノ代燕ノ昭
王賢者ヲ招キテ其國ヲ
強クセント欲シ、其臣
郭隗ニ賢者ヲ招致セン
コトヲ囑フニ、隗ガ
曰ク、古ノ人君子金ヲ
以テ千里ノ馬ヲ求ムル
者アリ、馬已ニ死シタ
リシカバ、其骨ヲ五百
金ニ買ヒテ返レリ、王
大ニ怒リシニ、使者ノ
曰ク、死馬スラ且少シ
ナ五百金ニテ買ヘリ、
況ンヤ生タル者ヲヤ、
馬今至ラント、然ルニ
未ダ一年ナラザルニ
里ノ馬至リシ者三ナリ
キ、今王必ズ賢士ヲ招
致セント欲セバ、先ヅ
隗ヨリ始メヨ、況ンヤ
隗ニ千里ノ馬者ヲヤ、
ヤト、是ニ於テ昭王隗
ノ爲ニ宮ヲ築キ之ニ師
事セシニ、賢士爭フテ
燕ニ趨ケリトノ故事ニ
因ミ、賢者ヲ招致セン
トセバ、先ヅ愈ヨリ優
遇セヨトノ意ヲ寓シタ

側聞屈原兮 閣下抱不世之才。
淮南泰族篇夫欲治之王不世出漢書
伍被傳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王吉傳欲治
自沈汨羅

之主不世出。本集無出字。揚雄法言吾子篇朱曠不世。後漢書隗囂傳建伊呂之業弘不
世之功。注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袁紹傳損先公不世之業。注不世猶言非常也。

特立而獨行。
禮記儒行其特立有如此者

而事實卷舒。
論語衛靈公篇君子哉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淮南子原道
篇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注卷舒猶屈伸也本經篇麻縮卷
舒注卷屈也潘安仁西征賦邁與國而舒卷宋書

謝靈運撰征賦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

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
文婉曲有味禮記會
子問疏哉者疑而量度之

其秀才召置。豈求之而未得邪。
文婉曲有味

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
文婉曲有味

雖不才。本又作不才。論語先進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其自處不敢後於
常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
文婉曲有味禮記禮器三詔皆不同位
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莊子天下墨子真天下

之好也。將求。古人有言。請自隗始。
史記燕昭王卑身厚幣
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

之不得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

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
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
其骨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
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
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
卿。任以國政。見戰國策。史記燕世家。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
左氏
僖二十九年傳。公在
會。饋之芻米。禮也。

是急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
說文。貨庸也。儀禮聘禮。問幾月之資。注。資。行用也。
去也。燕策。臣請獻一朝之資。

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
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
文婉曲有味

申屠嘉傳。姪廉。謙。爲丞相。備員而已。漢書申屠嘉傳。作。靚。靚。廉。謙。師古曰。靚。靚。持。整。之。貌。
也。史記貨殖傳。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靚。靚。頗有桑麻之業。後漢書蔡邕傳。速。速。方。殺。注。速。
速。言。鄙。陋。之。小。人。也。詩。作。菽。菽。按。詩。
正。月。篇。菽。菽。方。有。穀。傳。曰。菽。菽。陋。也。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
印。磊。落。馬。季。長。笛。賦。鄴。磊。落。崔。瑗。張。衡。碑。文。磊。落。煥。炳。與。神。合。契。潘。安。仁。問。居。賦。磊。落
蔓。衍。乎。其。側。注。磊。落。實。貌。晉。書。石。勒。載。記。天。丈。夫。行。事。當。磊。落。如。日。月。杜。甫。過。郭。代。公
故。宅。磊。落。見。異。人。短。歌。行。我。
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奇。偉。之。人。
史記留侯世家贊。計魁
梧。奇。偉。魯。仲。連。傳。奇。偉。倜。儻。

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
史田儻
傳贊。嗣。通。者

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如賜覽觀。羽獵賦覽觀乎羣臣之有無史。記六國表。後有君子以覽觀焉。亦

足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按劉向新序孫叔敖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韓公此文蓋本于此。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愈令者愈目今朝夕用所草米僕貨(僕夫二給スル貨)ノ費用ニテ不足ヲ感セリ此費タルヤ特ニ閣下一朝ノ食費ヲ務スルニ過ギズシテ足ルナキカ然レドモ若シ吾ハ功ヲ立ツルノ志ニ專一ニシテ諸事主君ニ報ズルニ銳意ナルガ故ニ現在其ノ人アリテ之ヲ遇フト雖モ到底禮遇スルノ餘暇ナシト曰ハルレバ愈モ亦之ヲ奈何トモスル能ハザルナリ世之能一世間幾多ノ艱難(進退ナル也)トシテ小事ニミ拘泥セル者ハ到底之ヲ語ルニ足ラザルハ論ナリ落(胸中ノカラリトウチヒラケタル貌)奇偉(偉大ニシテ匹敵スル者ナキコト)ニシテ常人ニ傑出シタル偉人モ亦我が言フ所チ尤從セラレザレバ我が天命ハ窮レリト謂ハンノミ

韓醇曰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其後以博學宏辭三試於吏部無成故十一年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皆庸人故不能用公是年五月遂東歸二十九日元板本集並同本或二十作廿又或作念楊用修丹鉛錄曰廿字韻書皆音入惟市井商賈音念而學士大夫亦從其誤也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載唐開業寺碑蘇文舉正書碑陰多宋人題名有曰濟南李致至道王允退之沿檄過此同宿承天佛舍元祐辛未陽月念五日題以廿爲念始見於此據此以廿爲念始見宋人按蘭亭考洧跋曰熙寧八年十一月曝背大河之濱因書乃念七日也此亦一證但丘光遠兼明書曰魏武之父諱崧故北人呼崧爲蔓菁而江南不爲之諱也亦猶吳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爲念而北人不爲之避也觀此則又知廿之稱念不始宋以後矣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

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遂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一經有三

諸獻善一諸ミテ舊作ノ文章十八篇ヲ獻上ス若シ一覽ヲ賜ハバ愈ノ志ノ在所チ知ラルルコトヲ得ベシ愈恐懼再拜上上輔相一此ノ時ノ輔相ハ趙儼賈耽盧邁ナリ三月十一日唐ノ德宗ノ貞元十一年三月十日朝綱貢進士(州縣ヨリ選擧セラレテ進士ニ及第セルモノ)ナル韓愈謹ミテ再拜シテ相公(丞相)閣下ニ白ス

愈聞周愈ガ承ルニハ周公名ハ且文王ノ子武王ノ弟ニシテ成王ノ叔父ナリノ成王ニ輔相トナルヤ賢人ナ見ルニ熱心ナル餘リ一回ノ食事ニ方リテ三タビモ其ノ口中ニ在所ノ食ヲ吐キ出シ一固ノ頭ヲ洗フニ方リテテ急進出テテ天下ノ賢士ニ面接セリト

禮有三傳有史料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又曰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又云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唐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又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爲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程大昌演繁露曰唐世呼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大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一歲試誦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者云亦放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通典五十三吳枋宜齋野乘曰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日知錄曰唐制有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

韓愈謹再拜言相公

相公魏然矣王仲宣從軍詩曰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爲丞相故曰相公謝靈運擬陳琳詩曰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亦謂曹操也日知錄曰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宰相職也其後以大宗嘗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

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

楚語下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實之其急於見賢也

愛也急親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

當是時——是ノ時ニ當
リテ天下ノ賢才ハ一
切皆舉テ用キラレ、姦
(ヨコシマ)邪(ネザケ)
諂(ネサケコト)佞(ネサケ)
才アリテ心情ノ正シカ
ラザルモノノ欺負(アザ
ムキソムク)ノ徒等ハ
皆既ニ除去セラレ、四
海皆既ニ心配ナク、九
夷八蠻ノ荒服(九州ノ
外二千五百里)以外ニ
在ル者マデ皆既ニ德ニ
懷キテ賓服(服從)シ。

天災時——洪水、旱魃、
疫癘(天災)時變、昆蟲
ノ害ヲ爲スモノ、草木
ノ時ナラズシテ花ヲ開
クモノ、皆已ニ銷息
ミタリ。

禮樂刑——禮儀、音樂、
刑罰、政治、教育感化
等ノ政治上重要ノモノ
ハ、皆能ク整理シタリ。

風俗皆——風俗モ皆已
ニ手アツクナリ、動植
物ハ言フニ及バズ、風
雨各、時ヲ獲、霜露皆
宜シキヲ得、休徵(メテ
タキシルシ)嘉瑞(ヨキ
ズキヤウ)ノ麒麟、
鳳凰、龜、龍ノ類ニシテ
容易ニ世ニ出デザル者
モ皆見ハレテ至レリ。

公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飯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姜宸英湛園札記云。呂
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起三。以禮有道之士。周公吐握之記。見於荀子。人罕稱禹
也。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九字。姦邪讒佞。澤傳設刀鋸。史記蔡

以禁姦邪。循吏傳。吏無姦邪。後漢書。傳變傳。宜思虞舜四罪。欺負之徒。日錄。今俗
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淮南主術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皆已除去。十二字。四海。爾雅
語。欺。壓人謂之欺負。漢書。韓延壽待下吏。恩施厚。皆已除去。字句。四海。爾雅
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刻責。欺負字本此。皆已除去。字句。四海。爾雅
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曰。海之言。晦也。晦。闇於禮義也。周禮。校人。凡將有
事于四海山川。注。四海。猶四方也。舜典。四海。遇密八音。禹貢。東漸于海。聲教訖于四海。皆以
地言。孟子。禹以四。皆已無虞。六字句。魯頌。閟宮。無貳無。九夷八蠻
海。爲。整。以。水。言。皆已無虞。虞。鄭云。虞。度也。無復計度也。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禮記明堂位。九夷之國。八蠻之國。
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漢書蕭望之
傳。書云。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无常。
傳。鬼方賓服。天災。周禮大祝。國有大故。
禮記王制。昆蟲未蟄。鄭云。昆蟲。明也。明蟲者。謂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昆蟲之異。注。昆
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郊特牲。昆蟲。母作。注。昆蟲者。暑生。寒死。螟。蠹。之屬。爲害者也。大戴夏
小正。昆蟲也。漢書杜欽傳。皆已銷息。十四字。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風俗

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十七字句。漢書魏相丙吉傳。贊。黜陟有
序。衆職修理。後漢書光武紀。修理長安高廟。風俗

皆已敦厚。六字句。中庸。敦厚。動植之物。周禮大司樂。以作動
書馬融傳。注。動物謂禽獸也。周禮大司徒。風雨霜露。霜露所降。之所沾被
其植物宜阜。物可農云。植物根生之屬。風雨霜露。霜露所降。之所沾被
者。仁蓄而恩洽。又曰。普天所覆。莫不沾濡。說文。霑。雨露也。皆已得宜。十七字句。休
徵。班固靈臺詩。爰考休徵。嘉瑞。杜預左傳序。麟鳳。麟鳳龜龍。記禮運
云。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句。此一段連下九箇皆已字。變化
龜龍。謂之四靈。之屬。皆已備至。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
伏頓挫。如層瀾驚濤。怒波讀者。但見。而周公以聖人之才。仁若考。能多材多
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仁若考。能多材多
藝。論語。泰伯。如有。憑叔父之親。漢書杜欽傳。昔周公。有
周公之才之美。憑叔父之親。亞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其所輔理。
承化。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漢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
朝之風化。外佐宰攝統理。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後漢循吏傳。注。章。章明也。
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
遠矣。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漢書
盤庚下。嗚呼。邦師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疏云。百執
事。謂諸有職事之官。金縢。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豈復有所計議。

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
遠矣。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漢書
盤庚下。嗚呼。邦師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疏云。百執
事。謂諸有職事之官。金縢。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豈復有所計議。

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
遠矣。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漢書
盤庚下。嗚呼。邦師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疏云。百執
事。謂諸有職事之官。金縢。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豈復有所計議。

周公ハ政治ニ熱心ノ餘
コト是ノ如ク急ナリ
キ、蓋シ周公ニ在リテ
ハ若シ自己ノ耳目ニ開
見ノ足ラザルアリ、又
思慮ノ及バザル所アリ
テ、成王ノ周公ニ委任
セラレシ意思ニ違反
シ、天下一般ノ人心ト
周公ノ心ト一致ナク
ガ如キコトアリテハト
憂慮セシガ爲メナリ
設使其ノ若シ其ノ時
政治ヲ輔佐シ王化ヲ
スクルノ功績未ダ上
ノ如ク明カラズ、且
周公ハ聖人ノ資質モ
ナク、叔父ノ關係モ
ナカリモ、賢士ヲ見
コトノ急ナルヤ、食事
スルコトモ髪洗フ暇モ
ナカリシナルベシ、豈
ニ一食ニ三タビ哺テ
吐キ、一沐ニ三タビ
ナシキ、如キ微々タル
勞ニシテ止マンヤ、然
ルニ周公ハ是ノ如ク勤
勞セシガ故ニ、今日ニ
至ルマデモ、其ノ徳ヲ
稱賛シテ衰ヘザルナ
リ。

蕭望之傳。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又韋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
賢傳。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
化三樣句法。讀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
者。但見其精明。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魏武短歌行。周如周公之心。設使者。虛假之辭。史魏其武安侯傳。設百
公吐哺天下歸心。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
設者。脫也。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
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
昔公勤勞王家。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
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
夫天下稱誦周公。張衡思玄賦。潛服膺以永靖兮。日而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雲韓集點
勸云。按漢書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近耳也。公語本此。顏注之近。
謂近日也。趙憬賈耽盧邁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三載。似不得云近。而
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歲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爲近耳。按亦近耳。蓋謂其職位所在。
與周公之於成王。不甚相遠也。唯其無聖人之才。無叔父之親。則不得言與周公同也。竊謂
文公下一近字。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
用意匪淺矣。

周公ノ成王ニ輔相タル
ガゴトク、其ノ職位甚
タ相遠カラズ、然ルニ
閣下ノ職ニ就キシ以
來、天下ノ賢才ハ盡ク
舉用セラレシカ、姦邪
讒佞等ノ徒ハ盡ク除去
セラレシカ、四海虞ナ
キカ、九夷八蠻等盡ク
朝貢セシカ、天災時變
等盡ク脩理セシカ、
政等盡ク敦厚トナレ
カ、動物及ヒ風雨霜
露ノ沾ホス所ノ者盡ク
宜シキヲ得タルカ、休
徵嘉瑞等ノ物盡ク備リ
至レルカ、蓋シ未ダ其
ノ然ルヲ見ザルナリ。
其所求——今閣下ニ向
ツテ面謁ヲ求ムル所ノ
士等ハ、到底閣下ノ盛
徳トハ比較スル能ハザ
レドモ、之ヲ閣下ノ下
ニ屬スル百官ニ比較セ
バ、未ダ盡ク其下ニ出
ヅトハ謂フベカラズ、
且ツ其ノ説ク所モ左迄
政治上ニ裨益ナシトハ
謂フベカラズ、サレバ
閣下ハ彼ノ周公ノ吐哺
握髮セシ如クナル能ハ
ズト雖モ、進見ヲ求ム
ルノ士ニ對シテハ、之

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
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
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
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
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婉曲。其所稱說。
豈盡無所補哉。本是九箇豈盡字。與前段相對。今雖不能如周公之
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察
其所以。論語爲政。視其所以。而進退之。計其數。以進退之。禮記燕
義。考其藝。不宜默默。莊子在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史
而進退之。左氏成十七年傳。待命于清。疏云。四十餘日矣。書再上
之待命。待進止之命。襄二十六年傳。敬以待命。周禮天官序官。闈人注。闈人。司昏晨
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闈人。以啓閉者。禮記檀弓。闈人爲君在。弗內也。

ニ對面シテ其ノ行爲ヲ
察シ、用フベキモノハ
之ヲ登用シ、退クベキ
モノハ斥退スルヲ至當
トス、決シテ默然(自
得セザル貌)トシテ其
ノ儘ニ已ムベキニアラ
ザルベシ。
愈之待——愈ハ書ヲ上
リテヨリ以來、命アラ
ンコトヲ待ツ四十餘日
ヲ過ケ、再度マデモ上
書セシニ微志ハ未ダ通
ズルヲ得ズ、三度マデ
モ拜趨セシニ皆關人
(門衛)ニ辭セラレ、拜
謁スルコトヲ得ズ、然
ラバ最早ヤ閣下ニ向ッ
テ請願スルノ念ヲ職ニ
ベキニ、性本ト昏愚ニ
シテ退キ避クコトヲ知
ラズ、是以テ復々周
公吐哺握髮ノ勤ヲ舉ゲ
テ閣下ニト聞ス、願ハ
ク閣下之ヲ察セラレ
ンコトナリ。
古之士——古ノ君子若
シ三月間モ仕官セズ
バ、其ノ知人ハ皆其主
君ノナキヲ申セリト聞
ク、是ノ如ク仕官ヲ重
ンシタルガ故ニ、若シ
其ノ人自己ノ疆界ヲ離
レテ他處ニ赴ク時ハ、

必ズ質(質ニ同シ)贊ハ
臣ノ君ニ對面ノ時贈
物ヲ車ニ載セテ他
日進見スルノ準備ト爲
セリ、然レドモ古人ハ
漫リニ仕進ハセズシテ
自重セシ者ニシテ、周
ニ之キテ不可ナレバ魯
ニ之キ、魯ニ之キテ魯
不可ナレバ齊ニ之キ、齊
ニ於テ不可ナレバ宋ニ
之キ、鄭秦楚ニ之キ、
必ズ自己ノ満足スル主
君ヲ得テ然ル後已ムコ
トヲ得ベキモ、今日ハ
天下ニ君四海ハ只一
國ニ限レルナレバ、若
シ此ノ國ヲ舍ツレバ、若
局夷狄ニ赴カザルヲ得
ズシテ、父母ノ國ヲ去
ルコトトハナルナリ。
故士之——是ノ故ニ苟
ク王道ヲ行フ者ニシテ
若シ朝廷ニ任用サレズ
バ、餘義ナクモ山林ニ
入ラザルヲ得ズ、然ル
ニ山林ナルモノハ獨ル
身ヲ善クシテ自ラ養フ
所ニシテ、天下國家ノ
治亂ヲ度外ニ置ケルモ
ノノ安シテ居ル所ト
ス、若シ一點天下ヲ憂
フルノ念慮アラバ、到
底山林ナドニハ入ラン

注。關人
守門者。

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

傳。遁逃奔趙。

故復有周

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

載質。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然所

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

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於魯不可則去。於魯不可則

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

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占地步。文章絕妙。論語

章。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

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

此一轉尤。山林者士之所獨善。窮則獨善其身。自養而不憂天

下者之所能安也。此一段尤。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

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

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惴惴其懷。傳云。惴惴懼也。惟不得出

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不下恐字。安頓是

懼。亦惟少垂察焉。漢書主父偃傳。願。瀆冒威尊。寇榮傳。犯冒

懼。王怒。觸突帝禁。文選羊叔子讓開府表。謹觸冒拜表。劉良注。觸。聖情。冒上之顏

也。任防。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臣雖無識。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惶懼無

已。愈再拜。按。後漢書文苑高彪傳。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迺刺遺融書曰。承服

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發腹心之願。不圖遭疾。

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

屋。故周道以降。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蓋公此文所本云。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韓文公。張籍。舊唐書張籍傳。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詩。有警策

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祕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

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

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李浙東。坊本載李巽。按李巽本傳。無爲浙東觀

察使事。閣若據潛邱笥記稱。不詳李浙東爲誰。得本翔全集。或可以考。四庫全書

總目。載宋方崧卿韓集舉正十卷。稱其書第六卷代張籍書下。明注爲李遜。且引

舊書本傳。遂以元和五年刺浙東。九年召還。此書作於六七年間。

月日前某官某。諱其君。不敢名也。史記。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今某之業

ト欲スルモ入ルコト能ハザルベシ。...

所就孰與仲多。與此同。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傳失其名也。禮記曲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儀禮士冠禮。某有子。某。論語。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

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有古字。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又云。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又曰。天子使其大夫二人監于方伯。人之國。國三人。容齋筆。十一。觀察使在唐。爲方伯。刺史在漢。爲監司。在唐。爲郡守。公贈崔復州序。連帥不以信。周時方伯。觀察使似之。故假用也。詩。國風。旄丘。序曰。衛不...

惟閣下心事。東侯別。心事北川同。杜詩。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遠。所爲。庾信。哀江南賦。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

代ニアリテ十ヶ國連合セル所ノ長ナリ。唐代ノ觀察使ノ職ニ相似タリ。故ニ借リテ用フ。...

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淮南原道訓。機械之心。藏於胸中。...

者閣下從事。隋書百官志。李協律。翔到京師。...

往省之。定而晨省。主省問其安否。何如。問無恙外。爾雅。恙。憂也。注。今...

記平津侯。主父偃傳。何恙不已。索隱。恙。憂也。漢書。萬石君傳。萬石君尚無恙。李陵傳。霍與上。官無恙乎。注。恙。憂病。賈誼傳。皆亡恙。注。無恙。言無憂病。周禮。大行人。注。問不恙也。疏。恙。憂也。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六。引風俗通。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問。皆曰。無恙。一切經音義。三。十二。未曾有。因緣經。上卷。玄應音。無恙。以尙反。爾雅。孫炎曰。恙。病之憂也。案。易傳。云。上古草。居露宿。恙。噬蟲也。善食人心。凡相勞問。無恙乎。復因以爲病也。孫奕示兒編。曰。人皆知無恙。爲無憂。而不知爲蟲名。按。史記。外戚世家。云。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蟲也。故人相恤。云。無恙乎。王。楸野客叢書。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蛇。食。遮反。如魯直詩。於。坡。字。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昨。人。則。病。名。曰。恙。常。近。村。落。入。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恙。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毒。獸。與。前。說。不。同。戴。埴。鼠。璞。曰。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

李君曰——其時李君曰
ヘラク、子ハ未ダ詳細
ニ李公ノ人ト爲リヲ知
ラザルベシ、吾レ將ニ
ニ於テ數日間ニ籍ハ未
ダ聞カザル所ヲ聞キ
メ、下素常ニ以爲ヘラ
ク古人ノ如キ者ハ斷ジ
テ之ヲ當世ニ求ムベカ
ラズト、然ルニ今古人
ト類ナ同シウスル人ヲ
得タリト、籍ノ喜ビ知
ルベシ。

愷之與般仲堪賤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書。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以爲蟲。神異經以爲獸。蘇氏演義亦以無恙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恙字下云。恙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是恙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誕矣。吳曾能改齋漫錄曰。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恙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懼人則疾。名曰恙。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恙疾。謂之無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說。予按。顏師古破應仲遠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人患苦之。凡相問必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九辯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恙。漢元帝詔貢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恙。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耶。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按。以上顏師古說。見匡謬正俗。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不暇。出一言。易繫辭傳。出其言善。出其言不善。詩小雅都人士。出其言有章。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文選王粲公讌詩。願我賢主人。與天享親。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魏古辭。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組。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袁盎傳。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揚雄法言淵鷲篇。七十子之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

既數日——既ニシテ數日、復々奮發シテ自ナラガ故ニ廢人ト爲リテ終ルベシ、能者ハ目ニ盲スト雖モ、心ニ盲セザルガ故ニ、當ニ俗人ニハ疎遠セラルベキモ、當ニ古人ノ道ヲ行フ賢者ニハ廢ララ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無錢財。莊子徐無鬼。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史記張儀傳。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莊子盜跖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答李翱書。開口論議。其安能有所合乎。一吐其胸中之奇乎。福傳。吐忠言。因飲泣。少卿書。沫血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厲也。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年傳。齊侯曰。夫行古人之道者。此一轉。浙水東七州。州。謂越睦衢台處溫明。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一轉。當今。孟子公孫丑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盲於心者皆是。三轉。論語微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苑能言而不能行。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國之寶也。

能ク之ニ答フル所アラントス、幸ニシテ未ダ死セズ、一タビ大賢ニ見エテ心中ニ知見スル所ヲ言ハント欲ス、閣下能ク籍ノ言ヲ信シ籍ヲ其ノ門下ニ招カレシカ。

テ心ヲ亂サズ、錢アリテ醫藥ノ資ニ供スルコトヲ得セシメバ、其盲タルヤ、未ダ甚シカラズ、或ハ復タ天地日月ヲ見ルヲ得ン、然ラバ則チ今日ヨリ死ニ至ルノ年迄ハ皆閣下ノ賜ト謂ハザルヲ得ズ。

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唐書本傳。籍爲詩。長于樂府。多警句。白樂天贈籍詩云。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老子第三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孫萬壽詩。心緒亂如絲。杜甫前出塞詩。心緒亂已久。閣下無事時。無事。漢書杜欽傳。職間無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莊子在宥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書益稷。擊石。墨子非樂。彈琴瑟。吹竽笙。禮樂記。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史記蘇秦傳。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說文。敲。橫搥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乙賤工也。注。樂人稱工。儀禮燕禮注。工。謂詩者也。籍。倘。然之辭。莊子繕性。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漢書平當傳。勉致醫藥以自持。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氏宜三

年傳。楚子問鼎。籍宜如何報也。結得。閣下裁之。論語雅也。不知所傳。唯爾有神裁之。戰國策。秦策。大王裁其罪。注。裁。制也。度之。詩小雅。巧言。他人有心。吾忖度之。籍慙視。詩小雅。賦。有視。晉容。再拜。再拜。按。莊子逍遙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此篇議論。蓋由此點化。○萬首絕句二十五卷。載張籍患眼。詩曰。三年患眼。今年免。較與風光便隔生。昨日韓家後園裏。看花猶未分明。此書自稱爲盲。又謂其盲未甚。蓋未至於失明也。攷張司業集。有祭退之詩。謂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爲後事。程凡百六十六句。洪邁稱其語鏗鏘震厲。全做韓體。容齋四筆。此則愈沒之時。籍猶執筆作字。知非以盲廢也。

上張僕射書

韓文公

張僕射。唐書張建封傳。建封字本立。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僕射。漢書百官公卿表。謂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應劭曰。謁請也。僕主也。又曰。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曰。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爲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李涪刊誤。僕射者。射音夜。尤寡其義。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主射。乃守門之夫。在漢爲武士。在宮門僕射。在永巷。則曰永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今宮豎之首耳。

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朱子語類一百十二卷或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大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為宰相之號又曰唐之僕射即今之特進他只是恁地轉將去王楙野客叢書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為宰相之號楊用修丹鉛錄引語錄云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何焯義門讀書記漢書僕射條亦云僕射之義如此則已矣如夜音者尤謬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

九月一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一日節度使再拜受牒白書節度使再拜受牒白書節度使再拜受牒白書

俗訓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說文牒札也廣韻書版曰牒史記孟荀傳索隱牒者小木札也增韻牒官府移文也顏氏家訓省事篇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大史競歷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張表臣珣珣詩話曰牒者用之於官府也鶴林玉露曰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黃氏日抄卷六十一歐陽與陳員外書言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達姓名寓書於簡止為問好官府公事上而下者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等相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以私自達其長候問請謝曰牒記書唐世稍增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因為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事按公有潮州請鄉校牒陳少章曰蓋此牒即授趙德秀才受牒之明日亦是受署幕職文牒又章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勿憚廉賢之牒此尤刺史署衙推即牒之明日在使院禁軍燭盡以金蓮花炬歸院是官廨曰院也朱子語錄卷二十八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藩鎮所稱使持節某州軍州事此屬州軍所稱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某州軍事推官今尚如此若節鎮屬官則云節

之明日在使院

度推判官以自異於屬州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推官州院有知錄糾六曹官為六曹之長凡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刑獄則屬司理院三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戶專掌倉庫然司理院既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為一如署御但云知某州軍州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頗為淆亂司法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教民今乃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錄免二日衙以其職專故優異之此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斑駁見一二舊嘗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方知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別使院今之簽院也袁枚隨園隨筆唐楊收曰總羣臣而聽曰省分務而治曰寺省者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是也臺者御史臺司天台之類寺者太常寺大僕寺之類監者都水監尚方監之類衛者羽林衛鑾儀衛之類府者折衝府都督府之類院者樞密院集賢院之類皆今之衙門也

中有小吏
書王莽傳曰夫吏者理也賈子階級

持院
孫弘張湯為小吏萬石君傳時奮年十五為小吏待高祖張湯傳湯為小吏

中故事
傳立法度循故事賈禹傳羣臣亦隨故事蘇武傳明習故事

節目
其易者後其節目論語顏淵請問其目包咸注云知其必有條目漢書劉向傳校中祕書各有條

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

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

事
廣韻故事小行人凡此五物者治其事

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
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

其中不一其ノ中ニ不
可ナル者アリ即チ九
月ヨリ翌年二月マテハ
早朝出頭シ日没後ナラ
テハ歸ルヲ得ズ疾病
事故アルニアラズンバ
退出スルコトヲ許サズ
ト其ノ時ハ初メテ任
命ヲ受ケタルヲ以テ我
慢シテ何事モ言ハザリ
キ

古人有言曰昔楚王孫... 由子言能事所不能... 各出頭所至夜二至... 退出頭所至夜二至... 於到底能若若其所... 能強之若若其所... 愈ハ必ズ發狂スルニ至... 上無以... 是ノ如クバ... 職分ヲ盡シテ奉公スル... 恩德ニ報イ奉ル所ヲ忘... 自ラ世ニ立ツコト能ハ... 自ラ世ニ立ツコト能ハ... 自ラ世ニ立ツコト能ハ... 自ラ世ニ立ツコト能ハ... 自ラ世ニ立ツコト能ハ... 自ラ世ニ立ツコト能ハ... 自ラ世ニ立ツコト能ハ... 自ラ世ニ立ツコト能ハ... 自ラ世ニ立ツコト能ハ... 自ラ世ニ立ツコト能ハ...

シ、下ノ人ノ上ニ事フ... 力量ヲ察シテ之ヲ任用... 置シ、若シ其人ニシテ... 能クモ強ヒテ之ヲ爲サ... シモズ、是ヲ以テ下ノ... ノ者ハ罪ヲ上ニ獲ズ、上... ノ者ハ罪ヲ下ニ受ケザ... ルナリ。

人有言曰 傳楚王孫由子語 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 用事變化當如此 左氏成十 抑而行之必發狂疾 子我其發出狂國語晉 六年傳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 忘其語今臣一旦爲狂疾 上無以承事於公 詩邶風簡兮序 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將所以報德者 我欲報之德 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 之謂失其本心 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 滕問諸史 與百執事盤庚下百執事之人禮記王制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儀禮特牲饋食禮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左氏僖二十六年傳展喜曰使下臣犒執事注言執事 不放斥尊文十七年襄二十六年昭元年並有執事字趙璘因話錄曰前輩與大 官書多呼執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 用 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 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 表記下之 不一其事 上之使下不一其事 無求備於一人 量力 而任之 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 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 爲 禮記表記君子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是故爲下者不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左氏

襄二十九年傳夫子 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 獲罪於君以在此 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 公孫丑下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 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 子梁惠 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王下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 好其直己 孟子滕文公下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 其君者 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幹旋得婉曲可法 幹旋又作轉 旋如車之有軸文亦 今之王公大人 史記老聃傳自王公大人不能器 然詩以字文以句 之司馬相如傳贊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衆庶 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 章辭太直兩句救得好 莊子 愈蒙幸 在宥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於寬政桓十三年傳告諸天之不假易

文章軌範卷一 上張僕射書 二五

未だ利益ヲ好ンテ其ノ君ヲ愛スル者ナラハ其ノ君ヲ忘ルル者アルヲ聞カザルナリ。今日ノ王公大人、其ノ數多アリ。雖モ、惟々執事ノミ愈々此ノ直言ヲ聞カルベク、惟々愈々此ノ直言ヲ進ムベシ。

也。注。言天不借。使不失其性。左氏襄十四年傳。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莊子胠篋。莫不失其性。加待。貸慢易之人。使不足以爲名。左氏襄十六年傳。齊侯圍郕。孟孺子之。季孟之間待之。寅而入。盡辰而退。無。西漢以後。稍散見於史傳。案。左氏昭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注。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阜。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哺時爲僕。日昃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顧氏日知錄曰。一日分爲十二。始見於此。史記曆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漢書五行志。日加辰巳。時加未。翼奉傳。日加申。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拭于前。日時加某。吳越春秋。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午時。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書秦誓。其心如此。十五字。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執事之厚於故舊。論語泰伯。故如此。九字。連下五個如此字。句。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書金縢。我先也如此。十一字。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禮記儒行。不充詘於富貴。詘。說文。詘。云。說也。如此。十三字。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又連下三箇如此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左氏傳。三年。寡人雖死。亦無悔焉。離騷。雖九死。其猶未悔。注。悔。恨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司馬相如上林賦。車按行。騎就隊。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寡君。寡君之願也。襄二十七年傳。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注。收。取也。昭十四年傳。分貧振窮。收介特。杜注。云。收。養不使流散。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論語憲問。民到于今受其賜。左氏文七年傳。吾受子之賜。史記荆王世家。贊田。生游說。受賜千金。歲九遷其官。文選。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云。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爽之十句。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注。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爲月。字之誤也。韓文。鄆城。聯句。九遷。彌謬。韓曰。車千秋自。園寢郎。論。戾。大子事。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爲高寢郎。上急變。訟太子。寃。立拜千。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左氏昭元年傳。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秋。爲。大。鴻。臚。

ルコト此クノ如クテ、執事ノ士ヲ遇セラ、ルルニ禮ヲ以テスルコト此ノ如ク、執事ノ人ヲ使役セザルルニ其本性ヲ枉セザルルコト此ノ如ク、執事ノ人ニ功名ヲ遂ゲシメント欲セラルルコト此ノ如ク、執事ノ故舊ニ厚キコト此ノ如ク、又一方ニハ將ニ云ハントス、韓愈ハ深ク依頼スベキ人ヲ識リテ之ニ依ルコト此ノ如ク、韓愈ハ富貴ノ人ニ屈從セザルコト此ノ如ク、韓愈ハ其主ヲシテ自己ヲ待遇スルニ禮ヲ以テセシメンコト此ノ如ク、果シテ然ラバ愈ハ執事モ爲ニ死スト雖モ、毫モ遺憾ナキナリ。若使隨一若シ然ラズシテ出入ニ他ノ官吏ト一般ニ行列ヲ隊伍ニ雜リテ進退セザルベカラザレバ、言フ所ハ誠チ盡ス能ハザルニ至リ、結句行ハント期待セシ道モ我ニ風スルコトトナルニ至ルベシ、此ノ如クナレバ天下ノ人ハ

皆將二執事ノ韓愈ヲ任
用セラルルハ、困窮ヲ
哀マルルガ爲メ、ノミ
其ノ人ヲ重ズルニ
ラズ、韓愈モ亦道ヲ以
テ事フルニアラズシ
テ、單ニ利益ヲ目的ト
スルニ過ギズト云ハ
トス、果シテ此ノ如ク
ナレバ、日日二千金ノ
賜ヲ受ケ、一年間ニ九
度ノ榮進ヲ蒙ルトモ、
御恩ニ感ズルコトハ
レドモ、知己ナリト曰
ハレシハ覺束ナシ。
伏惟哀——伏シテ願
クハ愈ノ愚ヲ矜ミテ罪
アル所ヲ推察アリテ、
言フ所ヲ推察アリテ特
別ノ慈惠ヲ垂レ給ハ
ンコトヲ。

陳給事——名ハ京、始
メ諫官ト爲リ、後、給事
中ニ遷ル、帝方ニ以テ
相ト爲セントセシガ、
會ニ狂疾ヲ發シテ没セ

愈之獲——愈ガ閣下ニ
拜請ヲ獲テヨリ、既ニ數
年ヲ經タリ、最初ハ閣
下ヨリ一ニ言ノ稱贊ヲ
得タルコトモ有リシ
ガ、其ノ後、貧困ノ爲ニ
衣食ヲ得レニ汲汲シテ
東奔西走シ、爲ニ朝夕
拜請スルコトヲ得ズ、
爾來閣下ハ位益々尊
ク、士ノ尊宅ニ推參シ
テ、機嫌ヲ伺フ者日ニ益
々多クナレリ、蓋シ位
益々尊ケレバ、微賤ナル
者ハ日ニ疎遠トナリ、
何候スル者日ニ益々多
クナレバ、勢ヒ閣下ノ愛
情ハ多方面ニ涉リテ專
一トナラズ、然ルニ愈
ヤ道ハ格別修養ノ功ヲ
積マザレドモ、文章ニ
於テハ其名益々高クナ
レリ、一體道ニ於テ修
養ヲ積マザレバ、賢者ハ
與(ク)ミア(ク)ミセズ、
文章ハ日ニ世ニ名ア
レバ、俱ニ尊宅ニ出入セ
シ者トモ之ヲ嫉ムニ至
ル、此ノ如キ次第ヲ以
テ愈ハ最初貧困日ニ疎
遠トナリ、次ニ事一ナ
ラザル所ノ愛情ニ望テ
閣下ハ又其心愈

曰知己——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新序節士篇同。太史公報任少卿書。士爲知己者用。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
所不足——有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
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苛且。愈恐懼再拜。

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劔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云云。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陳止齋作論。雙關文法。皆本於此。給事杜氏通典。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唐書百官志。給事中四人。正五位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館繕寫。校之課。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三司詳決。失中。則裁其輕重。發驛遣使。則與侍郎審其事。宜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侍中而更焉。與御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冤滯。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亦援左傳爲證。不得朝夕傳。朝夕繼見。王就見孟子。曰。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其後閣下位益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漢書杜欽傳。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由是閣下

二與ミセザルガ上ニ、愈ナ思ム者ノ言ヲ聽ク、是ノ故ニ閣下ノ門庭ニハ自然愈ノ足跡ハ疎遠トナルニ至レリ。去年春、去年ノ春モ亦一度拜謁ヲ得タリシガ、温然タル其ノ容貌ハ從來ヨリ一層温和チ増シタルガ如ク、屬乎(誠實ナルコト)タル其ノ言語ハ、深ク愈ノ窮境ヲ闡ムガ如クナリシ方バ、愈ハ歡喜ノ餘リ引下ルト同時ニ各人ニ此ノ事ヲ告ゲタリキ。其後如、然ルニ其ノ後東京ニ赴キテ妻子ヲ引連レテ來リシガ爲ニ從前ノ如ク朝夕趨謁スルコトヲ得ズ、還ツテ後又一度拜謁シタリシガ、温平(輕視スル貌)タル其ノ容貌ハ愈ノ恩蒙チ察セラレザルガ如ク、情乎(ハレザルキコト)タル其ノ言語ハ、愈ノ情ヲ推察セラレザルガ如クナリシカ、恐懼シテ退出セシキ。今則釋——今日ニ至リ

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論語

季氏色

其容若加其新也。

新與親通。韓非說難。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尙書大傳。孔子曰。自吾得回也。門人

屬乎

說文。屬連也。廣雅釋訓。洞洞屬屬。敬也。禮記。器屬屬乎其忠也。疏云。屬屬盡其忠誠也。專一之貌。

其言若閱其

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

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

說文。邈遠也。詩大雅抑。誨爾諄諄。

我藐藐。傳藐藐然不入也。楚辭九章。邈不可慕也。司馬相如封禪文。軒轅之前。邈哉邈乎。

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情乎

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

然。悟。翻然。孟子萬章篇既而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

來之不繼也。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

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

一卷。卷有標軸。標又作標。卷前標飾也。楊升庵外集。標外加竹界。而打標。其覆首曰。標。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米元章

テハ釋然(悅ア貌)トシテ悔イ翻然(サラリト改マル貌)トシテ悟リテ曰ク、當初ノ邈然タルシハ、其ノ繼キ來ラザルヲ怒リテナリ、情乎ナリシハ、閣下ノ意志ヲ示セシモノナリト、カク省悟スレバ自己ノ愚蒙ノ甚ダシキ、其責ノ逃避スル所ナキ大第、是ヲ以テ爾來閣下ノ堂ニ拜趨セザル也。輒自疏——ソコテ其ノ理由ヲ分疏シ、并ニ近時作リタル所ノ復志賦、已下十篇ノ文章ヲ一卷ト爲シテ之ヲ高覽ニ供ス、尤モ其ノ卷ニハ表裝標ヲ施シ、且ツ軸ヲ附シタリシガ、唯、送孟郊序ノ一篇ノミハ生紙(キガミ)ニ書シテ別ニ裝飾ヲ加ヘズ、且ツ字ヲスリケル(楷)シテ更ニ書ケル者アリ、又脫字シテ傍ニ書加ヘ(注)タル所モアリ、右ハ尊貴ノ人ニ差出スニハ、敬禮ヲ失ヒシ所爲ナレドモ、辯解ナル餘リ、淨寫スル能ハズ、願ハグハ閣下其

書史曰。錦爲標。是也。南史陸澄傳。澄謂王儉曰。君見卷軸未必多僕。又徐伯陽傳。遊宴賦。詩。動成卷軸。韓詩。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

首生紙。之以用生紙錄文。爲不敏也。生紙當是草土所用。宋周輝清波別志。卷中曰。如米所言。乃有喪服者所用。毛頭紙。既涉不祥。其可寫錄文書。又恐別有喪義。邵伯温聞見錄曰。唐人有生紙。有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于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齊民要術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按陳繼儒巖棲幽事曰。翰林九生法。二生紙。新出篋筒。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此則紙之新寫不加裝飾。皆有措字注字處。

者亦謂之生紙也。寫不加裝飾。皆有措字注字處。也。劉蛻文家銘序云。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措者。韓公讀鸚鵡冠子。乙者三。減者三十。有注者十有二字。孫奕示兒編。今進士書試卷末云。塗注乙共計若干字。唐時已有此語。容齋隨筆引貽子錄云。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措改塗乙注。如有即言字數。蓋唐宋已有之。乙益悉切。音一十幹名。又腫與切。音主。與黠同。史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謂有所終止。黠而記之曰乙。如七人讀書。以朱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作註。乃黠之訛耳。乞乙點切。音軋。說文。玄鳥也。急於自解。十八年。以曹爲解。注。以滅曹爲解。而謝不能。埃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

韓文公

文章軌範卷一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三二

ノ意ノ在ル所ヲ取リテ
禮儀ノ處ハ略サレシコ
トナリ
後十九日一錄愈が宰相
ニ上リシ書、前後俱ニ
三篇アリ、其ノ第一ノ
書ハ正月二十七日、第
二ノ書ハ二月十六日、第
三ノ書ハ三月十六日、
ニ出シテシモノニシテ
正月ノ分ハ文意錯亂セ
ルガ爲ニ探録セズ、三
月ノ分ハ即チ前ノ後二
十九日復上宰相書ニシ
テ、二月ノ分ハ本篇即
チ此レナリ、其前後シ
テ之ヲ録セシ所以ハ、
三月ノ分ハ稍々豪蕩ニ
過グルモ本篇ハ前ニ比
シテ幾分力純粹ナルガ
故ナリ、所謂登山ノ由
豪蕩入純粹ノ本旨ニヨ
リテ之ヲ配列セシモノ
トス。
二月十一日一錄愈謹シテ
再拜シテ相公閣下ニ白
ウス、前日一書及ビ文
章ヲ奉呈シテヨリ、爾
來十九日間、日日御沙
汰ヲ待テドモ、何等ノ
御沙汰モナシ、恐懼此
ノ上ナキ次第ナレドモ
敢テ逃遁モセズ、只々
如何ニモ便宜シカラシ
ム

ト思フノミニテ今日ニ
至レリ、是ニ於テ復々
更ニ如何ナル誅罰ニ遭
フモ厭ハザルノ覺悟ヲ
以テ、自己ノ迷ハベキ
ガケハ迷ベント思ヒ、
一書ヲ認メテ閣下ノ左
右ニマテ奉呈シテ何分
ノ御沙汰ヲ待タント
ス。
愈聞之、愈之ヲ聞
ク、茲ニ人アリテ水ニ
溺レ火ニ焚カレルノ難
ニ遭遇スル者アリテ助
チ人ニ求ムルニ方リテ
ハ、惟々其ノ父兄子弟
ノ慈愛アル者ノミニ向
ツテ救ヲ呼ブニアラズ
シテ自己ノ側ニ立ツ者
アレバ、其人ヲ憎ムコ
トノ甚ダシキ、寧ロ死
セシムコトヲ欲スル者
アラザル以上ハ、必ズ
大聲ニ疾ク呼ンテ、其
者ノ己ニ仁慈ヲ施サン
コトヲ望マザルハア
ラズ、其傍ニ在ル者モ
其ノ聲ヲ聞キ其ノ遭難
ノ事ヲ見レバ、惟々父
兄子弟ノ慈愛アリテ然
ル後往キテ其ノ性命ヲ
全ウスルノミナラズ、
平素ヨリ憎怨スル所
アリテ苟モ其ノ者ノ死

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
所爲。
左氏宣十二年傳桓子不知
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史記樂毅傳臨不測之罪漢書東方朔傳挾
不測之罪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左氏莊十九年傳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
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
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
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者之求免於人也
不惟其父兄弟
之慈愛
韓非說疑篇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弟之親也左氏襄八年
然
後呼而望之也
將有介於其側者
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
公因用爲立之義介乎其側者立乎其側也
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
其死者
論語顏淵
則將大其聲
疾呼
主術夫疾呼不過聞百步荀子勸
而望其仁之也
彼介於其側
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
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

獨中風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狂走 使居焦髮灼爛之右鹽鐵論大論孔子生於亂世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新序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于河崔喜閱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于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今
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後漢書崔駰傳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曰與其有事則
塞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三國志王粲傳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
之而不辭也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所以隱忍苟活幽
若其者何哉
史記游
俠傳序比如
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其勢誠急
愈之彊學力行
言脩身篇君
順風而呼聲非
而其情誠可悲也
章
子彊學而力行後漢馮衍傳
有年矣
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
法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
以蹈於窮餓之水火
之險夷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
其既危且
亟矣
詩邶風其虛
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
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
法有觀溺於水而蒸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
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
且猶也史記項羽紀臣死且不避卮
酒安足辭張良傳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不

文章軌範卷一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欲スルニ至ラザル以上ハ、必ズ狂氣ノ如ク奔リ赴キテ呼吸ヲハツマセ、縱令ヘ手足ヲ濡ホシ毛髮ヲ焦スモ厭ハズシテ之ヲ救フヲ辭退セザルベシ、何トナレバ其ノ事情誠ニ危急ニシテ、情狀悲シムベキナリナリ。

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

孟子公孫丑篇。如此則動心否乎。或謂

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

言者。論語堯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公孫丑篇。我知言。左氏。誠其材

能。如父言不敢忘德之誠。不足當賢相之舉。爾若所謂時

者。固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者之爲爾。非天之所爲也。

此即賈誼云。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

尙有自布衣。乃上蔡布衣。漢書徐樂傳。布衣窮處之士。後漢梁鴻傳。孟光更爲推

警。著布衣。操作而前。諸葛孔明。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

觀察使及防禦營田。又防禦使。以無虞爲上考。清苦爲中考。政成爲下考。又

文獻通考。唐聖曆元年。以夏州鎮防禦使。防禦使之名自此始。諸小使等尙

得自舉判官。無判官。續事始曰。隋元藏。機始爲過海使判官。此使府判官之始也。

唐景雲之後。有節察防團等使。亦各隨使置之。五代留府軍監皆置焉。監皆曰幕職。或呼幕

リシト謂ハバ、閣下ハ此ノ人ナリ。目シテ仁者トナスカ、若シ果シテ仁者トモセザレバ、愈ノ如キモ亦君子ノ宜シク心チ動カシ救フセラルベキ所ナルベシ。

以爲州府職也。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

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孔子曰。管仲遇盜

辟也。可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管子曰。管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

人。也。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也。正義。案。月令注。管籥搏

鍵器。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夾取鍵。今謂之鑰匙。今布衣雖賤。猶足

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論語公冶長。篇。不知所以裁之。亦惟少

垂憐焉。漢書鄒陽傳。獄中上梁。愈再拜。此書警喻格。從孟子來。

應科目時與人書。韓文公

應科目時與人書。科目。說文。科。程也。廣雅釋言。科條也。漢書元帝紀。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注。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賢否也。舊唐書懿宗紀。以宋震胡德融考科目舉人。日知錄。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故謂之科目。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澗之濱。傳。濱。厓也。小雅北山。率土之濱。傳。濱。涯也。

郡要害ノ地ニ在リテ軍
事ヲ掌ル官(營田(經理
ノ官)諸小使(小吏)等
ノ下ニ屬スル者)ニ舉
ガラルル者アリテ、已
ニ仕官シテ履歴アル者
ト否トヲ問ハズ、況ン
ヤ宰相ハ天子ノ尊敬ス
ル所タルニ、其ノ人ノ
推薦サルルニ誰カ之ヲ
不可ナリトイフ者アラ
ンヤ。
古之進——古ノ人ヲ推
薦スル者ハ或ハ之ヲ盜
賊ノ中ヨリ取リタル者
アリ、或ハ之ヲ管庫(倉
庫ノ番人)ヨリ舉用セ
シ者アリ、今布衣ノ愈
ハ其ノ身賤シト雖モ、
猶ホコノ盜賊管庫等ニ
ハ比ベコトヲ得ベシ、
情ハセマリ辭ハセマリ
テ如何ニシテヨキカ自
ラスヲ知ルコトヲ得ザ
ルニ至レリ、願ハクハ
少シク憐愍ヲ垂レタマ
ハシコトヲ。
應科目——唐代士ヲ取
ルノ制、秀才、明經、明
法、明字等五十餘科ニ
分レタル者ノ中ニ就イ
テ試験ヲ受ケシムモノ
トス、但シ是ハ已ニ進

士及第セシ以上ニ於テ
其ノ試ヲ受ケルナリ。
天池——天池(大海)
ノホトリ、大江(大川)
ノ水際ニ怪物アリテ棲
息セリ、其ノ物タルヤ
常鱗(通常ノ魚類)凡介
(普通ノ甲類)ノ品彙
(品類)匹儔(タゲヒ)ニ
アラズ、此ノ物一タビ
水ヲ得ルヤ、晴天ニ風
雨ヲ起シ、天上ニ昇ル
コトモ、サシテ困難ニ
アラザルモ、現今ハ僅
カ水ヲ隔ツル尋(八尺)
常(一丈六尺)一尺一寸
程ノ短距離ニ在リテ、
未ダ接近スルコトヲ得
ザルナリ、其ノ居ル處
ト水トノ間ハ別ニ高山
ヤ大陵ヤ、曠塗(廣ク透
カニ隔タリタル道路)
ヤ絶險(ケハシキガケ)
ナドノ間隔ヲナスニモ
アラズ、然レドモ洞レ
カヲキテ其水ノ在所
ニ達スル能ハズ、猶類
(ガハチソ)ノ笑フ所ト
ナル者殆ド十中八九ニ
居レリ、故ニ若シ茲ニ
有力者アリテ其ノ窮困
ヲ哀ミ、之レガ爲ニ一
タビ運轉シテ水ニ達セ
シムレバ、其人ノ勞ハ

大江之漬

雅常武鋪敦淮漬傳漬淮

曰有怪物焉

魯語水之怪

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淮南

蓋非常鱗凡介

淮南

淮南

地形介鱗者

之品彙匹儔也

晉書孝友傳序資品彙以順名王褒九懷

中有孤

夏食而冬蟄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

求匹儔

尋常以盡其民周語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莊子庚桑楚篇夫尋常之溝

常

尋常以盡其民周語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莊子庚桑楚篇夫尋常之溝

尋常以盡其民周語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莊子庚桑楚篇夫尋常之溝

尋常以盡其民周語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莊子庚桑楚篇夫尋常之溝

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

絕險之險

爲之之間隔也

然其窮涸

能自致乎水爲猿獼

如有力者

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

之勞也

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

易需九二需

于沙鄭注沙接水

于沙鄭注沙接水

者疏云沙水旁之地九三需于泥莊子秋水楚有神龜寧其

生而曳尾於泥中乎史記莊周傳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

吾寧樂之若俛首

帖耳搖尾

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

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

鳴號焉

詩魏風碩鼠誰

仲眉曹植樂府仰首及朝霞

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

之勞而轉之清波乎

莊子外物我東海之波臣

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類

於是

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

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實類於是收拾此文法最妙

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

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

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實類於是收拾此文法最妙

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

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

答陳商書

韓文公

特ニ一度手ヲ擧ゲ、一度足ヲ運ブニ過ギヌ程ノ輕微ナル運動ニシテ足ルナリ。然レドモ是ノ物タルヤ他ノ物ト異ナレバ特ニ沙泥ノ中ニ爛死ストモ、ソハ天命トシテ吾ハ寧ロ之ヲ樂マン、若シ首ヲ僂シ耳ヲ垂レ尾ヲ搖ガシテ人ノ憐愍ヲ乞フナドハ我ノ志ニアラザルナリト自負スルガ故ニ、有力者ハ經合ヒ之ニ遇フテ之ヲ熟視スルモ、觀ザルガ如クニシテ之ヲ救ハズ、蓋シ其怪物タルヤ、人アリテ之ヲ救フモ、結句死スベキ命運ヲ有スルモノニヤ、或ハ救ハルレバ助カルベキ者ナルニヤ。今又有、今又有有力者アリテ是ノ怪物ノ前ニ立テリ、是ノ時ニ方リテ其ノ怪物ハ試ミニ首ヲ擧ゲテ之ニ向ツテ鳴キ號ビ、以テ己ヲ救ハンコトヲ求メリ、多分有力者ハ其ノ困窮ヲ哀ミ、一舉手一投足ノ勞ニ忘レ、之ヲ清波ノ中ニ轉ジテ下サルデアアラ

ウ、其ノ人ノ之ヲ哀ムモ天命ニシテ、哀レマレザルモ天命、天命ト知リテ鳴號スルモ亦天命ナリ、愈ノ今日ノ狀況ハ實ニ是ノ類セリ、是ヲ以テ己ノ疎愚ノ罪ヲ忘レ以テ是ノ說ヲ進ム、閣下幸ニ之ヲ諒察セヨ。 答陳商——陳商字ハ進聖、唐ノ元和九年ノ進士ナリ、後、侍郎ト爲リ、事ラ貢舉ヲ典レリ。愈白解——書簡ヲ惠マレシガ、書中ノ說ヲ所ノ語ハ高尚ニ過ギ、論旨モ亦深遠ニシテ、三回熱讀シタルモ尙ホ其ノ意味ヲ領解スルコト能ハズ、茫然トシテ慚愧ノ餘リ、思ハズ報謝スルノミ、愈ノ如キ淺學非才ニシテ人ニ過ギタル智識ナキ者ヲモ顯ミズ、足下平素ノ主義ヲ以テ諒サレシハ、眞ニ至幸ト謂フベシ、愈モ此ノ厚誼ニ對シテハ心中在ル所ヲ吐露セザルヲ得ズ、然レドモ足下ノ求ムル所ヲ満足スルニ足ラザルハ、萬萬之ヲ識認セリ。

愈白。

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後漢鍾離傳鍾離常以李膺言白皓師芒然彷彿乎

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詩大雅抑尚不愧于屋漏說文根面慚赤也孟子

增愧赧

荀子脩身篇少聞曰淺非相篇知

以其淺弊

行淺薄玉篇弊壞也敗也廣韻弊惡也

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

儀禮士冠禮願吾子之

其不足補吾子

教之也注吾子相親之辭

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

說文瑟庖犧氏所作弦樂也徐曰

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

警喻學孟子

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漢書律歷志陽律

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

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文婉曲

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

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

爲不也

文婉曲

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

禮記中庸篇夫

者也略不辭讓

禮記曲禮不

惟吾子諒察

辭讓而對非禮

送石洪處士序

韓文公

石處士唐書石洪傳石洪者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有至行舉明經爲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邪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爲昭應尉集賢校理○處士孟子滕文公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荀子非十二子古人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注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史記殷本紀伊尹處士湯使

齊王好一昔齊宣王
管仲六管アリヲ好ミシニ
宣王ニ仕官ヲ求ムル者
アリテ瑟(琴ノ屬ニシテ
二十五絃アリ)ヲ操
リテ往イテ齊王ノ門ニ
立チ、王ニ己ノ瑟ヲ彈
ズルヲ聞カレンコトヲ
求メシガ、三年間遂ニ
入ルコトヲ得ザリキ、
其ノ人怒リテ曰ク、我
レ一タビ瑟ヲ鼓セバ、
鬼神ヲ舞ヒ踊ラスヲ
得ベク、古ノ軒轅氏(上
古ノ帝王、音樂ノ調子
ヲ定メタル人ナリ)ノ
律(六律トテ陽ニ屬ス
ル音律)呂(六呂トテ陰
ニ屬スル音律)ニモ合
ズベキト曰、人アリテ
之ヲ罵リテ曰、ハルニ、
齊王ハ琴ヲ好ムニ、子
ハ瑟ヲ鼓セバ、其ノ瑟
ハ工ミオリト雖モ、王
ノ嗜好ニ投セザルヲ如
何ンセント、是ノ説極
メテ味アル言ニシテ、
彼ノ人ハ瑟ニハ工ミナ
レドモ、齊王ニ仕官ヲ
求ムルニハ拙ナル者ト
謂フベシ。

而シテ己ノ道ヲ此ノ世
ニ行ハントシテ、文章
ノミハ天下ノ人ノ好マ
ザルモノヲ作ラントス
ルハ、警ハバ瑟ヲ操リ
テ齊王ノ門ニ立ツ者ノ
如ク、文章ハ誠ニ工ナ
ルモ官ヲ求ムルニ工ナ
ル者ト謂フテ得ズ、而
シテ仕官ヲ求ムルコト
ヲ得ザレバ、怒リ且ツ
怨ム如キハ、君子ノ宜
シク爲スベキモノナル
ヤ否ヤ。

故區區一誠ニ區區タ
ル小サキ心ヲ以テ、何
事ニモ口出シテスル性
質ナルガ故ニ、來訪者
アリテ愈ニ向ツテ求ム
ル所アルニ意アル人ナ
レバ、大概ハ辭讓セズ
シテ意見ヲ陳述セリ、
故ニ足下ニ對シテモ亦
其ノ言ヲ盡セリ、幸ニ
諒察アラントトナシ。

人聘迎之。循吏傳。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以爲起處士橫議。師古曰。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也。處士又謂之居士。禮記玉藻。居士錦帶。注。居士道藝處士也。韓非外儲說左。詎者。齊之居士。屏者。魏之居士。文選補亡詩。彼居之子。注。居謂未仕者。是也。亦謂之處人。淮南主術。處人以譽尊。注。處人隱居也。是也。按。謂未仕之士曰處士。猶未嫁之女謂之處子。亦謂之處女也。孟子告子下。而樓其處子。注。處子處女也。莊子逍遙遊篇。綽約若處子。晉義。處子在室女。韓非外儲說左。上。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文選射雉賦。來若處子。徐發注。處子處女也。是也。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

糾正百官之罪惡。御史臺中書省門下省謂之三司。六典。御史大夫。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御史之屬有三院。臺院屬侍御史。掌糾百官。殿院屬中侍御史。掌糾殿庭儀。察院屬監察御史。掌糾諸州事。烏

公。史雖出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宮吐突承璀與從史軍相近。承璀與重胤謀。縛從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用重胤壓境。仍割汝州隸河陽。蔡將有李端者。過潁河降重胤。其妻爲賊東縛於樹。樹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爲橫海軍節度使。重胤出自行間。及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於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歿之日。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爲祭。時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新唐書烏重胤傳。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玘子也。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韓醇云。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胤。爲節度。爲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爲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烏節

度之三月求士。求士不得真賢。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

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瀍穀之間

嵩邱山名瀍穀

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澗水。書云。下澗水東是也。後改名穀。禹貢外方。鄭注云。外方在潁川崇高。崇高山也。師古漢志注。今名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千里。說文。邱。河南洛陽北。土山上邑。禹貢。伊雒瀍澗。既入于河。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漢書地理志。瀍水出河南穀城縣。營亭北。東南入洛。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王欲壅之。韋昭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於瀍。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水經注二十。四。穀水即睢水也。中山經。瞻諸之山。少水東流。注于穀水。注云。穀水世謂慈澗。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說出衣字。列子。九土所資。如冬裘夏葛。史記自序傳。墨者遷傳。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李斯傳。堯之有天下也。冬日裘。夏日葛。漢書司馬

食朝夕飯一孟蔬一盤

看他說衣食二事。變化句法甚奇。說文。孟。飯器也。方言。宋楚魏

與之錢。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

勸之仕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

之語道理

辨古今事當否。六字。論人高下。

事後當成敗

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

駟馬駕輕車

就熟路。而王良造

(御史大夫ハ法律ヲ以テ百官ノ罪惡ヲ糾正スル官)タル鳥公(名ハ重胤)ハ節度使トナリテヨリ三箇月ニシテ部下ノ賢才アル者ニ向テ何人カ才能ノ優レタル者ハナキヤト問ヒタルシニ、其ノ一人ハ石先生ヲ推薦セシ者アリタリ、其ノ時鳥公ノ曰ヘルニハ先生ハ如何ナル人ゾト、先生ハ對テ曰ヘルニ、先生ハ蓋山、邛山ノ間、瀟水穀水附近ニ居住シ、冬ハ一領ノ裘(カハエロモ)夏ハ一著ノ葛衣(クズニテ織リタルモノ)ヲ著ルノミ、又食物ハ朝夕トモニ一盃(飯盛ル器)ノ飯ト一盤(皿ニ同シ)ノ野菜ト三過ギズ、儉約實素ヲ以テ生活ス、若シ人アリテ之ニ錢ヲ與ヘントスレバ常ニ辭退シテ之ヲ受ケズ、シカモ出テ遊ブコトヲ勸ムレバ未ダ一度モ事故ニ託シテ辭スル如キコトヲ爲サズ。

閉居シ圖書ヲ左右ニ置キ研究ニ餘念ナシ、又此ノ人ト道理ヲ語リ古今ノ事柄ニ就イテ其當否ヲ辨シ、人物ノ高下事業ノ後ニ至リテ當ベキヤヲ論ズレバ、其明快ナル論斷ハ恰モ黃河ノ下流ヲ切リ放シテ東ノ海ニ流シ込ムガ如ク、四頭ノ馬ヲ輕快ナリ馬車ニカケテ、能ク知リ抜キタル道路ヲバ王良ヤ造父ナドノ古代ノ馬ヲ御スルニ巧ミナル者ガ、或ハ先ニ在リ或ハ後ニ在リテ之ヲ御スルガ如ク、又燭ヲ以テ物ヲ照ラシ、算盤ヲ以テ計算シ、龜ノ甲ヲ燒キテ古ノ一種ノ卜筮法(テ物ノ吉凶ヲ卜スルガ如シ)ヲ知リタル如シ。

父

古善御者。孟子滕文公下。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荀子王霸。王良造父者。蓋服馭者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國策秦策。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鮑注。良。趙簡子御。造父。周穆王之御。不得與王良同時。列子周穆王篇。主車則造父爲御。湯問篇。造父之師曰秦豆氏。淮南齊俗篇。鵠以治病。造父以御馬。按。造父始見管子形勢。衡父生造父。始見秦紀。趙世家。漢書人表亦云。造父。衡父子。梁玉繩曰。翟教授曰。韓子外儲說右。造父爲齊王駙駕。蓋凡後之善御者。亦襲造父名也。互見。送溫處士。爲之先後也。一句長以三。若燭照。樹一叢。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序注。爲之先後也。一句合爲一句。若燭照。樹一叢。明珠六寸。不得譬此。斯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如此設譬喻作句法。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士見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又曰。十月辛巳。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癸未。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河陽浙西宣歙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以討之。五年正月乙巳。左神策軍大將軍鄺定進及王承宗戰。死之。四月丁亥。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及王承宗戰于木刀溝。敗之。樊汝霖云。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

師環其疆。丑下。環而攻之。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不絕。嚴安傳。轉輸軍糧。未見休時。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

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

之辭。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一句懈。於是撰書詞。三筆曰。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羅隱湘南雜。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具馬幣。下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姓撰大夫從事。賓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

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左氏僖三十年傳。襄八年傳。皆作李。昭十三年傳。國語周語中。並作理。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唐時謂官府導從之人。亦曰行李。舊唐書溫造傳。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亦謂出行資裝。爲行李。見李齊翁資暇錄。程大昌演繁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露姚寬西溪叢語。顧氏日知錄諸書。

往。敘事句。晨則畢至。氏同軌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帳也。如今之類也。設席祖道也。韓非外儲說下。明日張朝而聽子之。史高祖紀。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帷帳。曹相國世家。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孫汝聽云。上東門。洛陽城名。酒三行。以尊卑次起。觴九行。且起有執爵而言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

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三所去。三史屈賈傳贊。

人ナラバ知ラズ、閣下ハ文武忠孝ヲ兼備シ、士ヲ求ムルニモ國ノ爲メニシテ一家ニ私セザル人ナリ、殊ニ方今賊徒王承宗、恒州ニ於テ亂ヲ作シ、官軍ハ其周圍ヲ環守シ、此ノ附近ハ爲メニ擾亂ノ渦中ニ在リ、故テ以テ農夫ハ耕作スル能ハズ、收獲スル能ハズ、錢財穀粟均シク缺乏ナラシ、實ニ困苦ノ極ニ達セリ、而シテ吾ガ處ル所ノ此ノ河陽ノ地ハ恒州ニ向ツテ糧食錢財ヲ歸輸(歸ハオケル、輸ハ運)スルノ要衝ニ當リ、政治ノ方法、征伐ノ謀計ヲ運スベキ重大ノ關係アリ、而シテ彼ノ石先生ノ人ト爲リ如何ト願ミルニ仁慈ニシテ且ツ勇者ナルガ故ニ、若シ今日ノ此ノ重大ナル關係ヲ説キ、大義ヲ以テ請ヒ、無理ニモ此ノ重任ヲ委託セバ、此ノ際先生ハ決シテ辭退セザルベシト。

シ、真日ナトシテ之ヲ使者ニ交附シ、石先生隱居ノ處ヲ叩キ以テ出仕セシメトナリ、先生不ノ事ヲ妻子ニモ告ゲズ、朋友ニモ謀ラズ、衣冠束帶シテ其ノ使者ニ對面シ招聘ノ文書ト帶物トヲ受領シ、夜ニ至リテハ既ニ沐浴(髪ヲ洗フ)浴(入浴)シ旅行荷物ノ準備ヲ注意命令シ、携帶スベキ書物ヲ車ニ載セ河陽ニ至ル順路ヲ人ニ諮詢シ、出發ノ事由ヲ平常往來スル所ノ朋友知人ニ報ズ。晨則早朝ニハ其朋友知人等一同ハ皆洛陽ノ城門ナル上東門外ニ帷帳(幕)ノ如キモノヲ張リ簾席ヲ設ケテ送別ノ宴ヲ開ケリ、既ニシテ酒モ三巡シテ愈々先生ハ出發セラレントスルヤ、一人アリ謂(杯)ヲ執リ起テ上リテ曰ク、大夫烏公ハ眞ニ義ヲ以テ人材ヲ任用シ、先生ハ眞ニ道ヲ以テ自己ノ本分トナシ、以テ一身ノ出處進退ヲ決セラル、上下相遇フ

同死生。若只下以道自任作一句人皆能。又酌而祝曰。襄七年左氏宋國區區而有祝。莊子天地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新序雜事篇。桓公與管仲鮑叔寧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萬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齊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又云。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凡去就出處何常。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論語里仁無適。遂以爲先生壽。管子小稱篇云。圖不起爲寡人壽。史李斯傳。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者皆前爲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下。囚奴正士。漢楚元王傳。羣枉盛。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論語則正士消。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章句法長短不一。又祝曰。使先生無述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此一句結得絕妙。有萬鈞筆力。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章侍講盛山二詩序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其翫而忘之也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后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爲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蹈襲只是被人看破全是學韓文公送石洪處士序文。容齋三筆曰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鴈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溫處士唐書溫大雅傳子造字簡與姿表瑰傑性嗜書舊史曰幼嗜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爲吏隱王屋山入號其居曰處士墅舊史曰以漁釣逍遙爲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舊史曰徙家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廢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

厚シト謂フベシ、謹シテ送別ノ辭ト爲スト、又一人アリ酒ヲ酌ンテ祝シテ曰ク、凡ソ去就ニハ別ニ一定ノ道アルニアラズ、惟ニ義ヲ標準トスルアルニシテ、無疆ノ壽ヲ獻ズト、又一人アリ酒ヲ酌ミ祝シテ曰ク、先生願ハクハ烏公ナシテ最初先生ヲ聘セシ時ノ願望ヲ終始一貫シ何年ニ至ルモ變更スルコトナク、又一家ヲ富マシテ其統率スル所ノ軍隊ヲ饑饉ニ陥ラシムルコトナク、

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相、遂主師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往說濟。佐其心。建封疆署、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入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十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爲諫官。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河陽軍唐書德宗紀：建中二年六月癸巳、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爲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以討梁崇義。八月、以李希烈爲諸軍都統。三年十月、李希烈反。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地理志：建中二年、以河南府之河陽、河清、濟源、溫、租賦入河陽三城使。注曰：有河陽軍。建中四年置。

伯樂

伯樂、字子驥、河陽人。善治馬。音義云：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曰：子之年長矣。張湛注：伯樂、善相馬者。淮南道應同。○呂覽精通：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注：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分職篇注同。淮南傲真訓：造父不能爲伯樂者。注：造父、善御馬。事周穆王。伯樂、善相馬。事秦穆公。覽冥訓：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注：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嬴姓。伯樂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漢書人表：攷曰：趙簡子之御王良、亦曰伯樂。見晉語九。漢書王褒傳：張晏注：亦如后羿、扁鵲之比。一過冀北之野。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

伯樂 詩：駟于旄良馬四之。列子：說符。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韓非：外儲說。良馬固車。淮南原道。輕車良馬。伯樂

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

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

其南涯曰溫生。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作初學於張恢。先生亦先主者、省字呼之耳。漢書：高帝紀：漢王謂酈食其曰：以魏地萬戶封生。顏注曰：生猶言先生。貢禹傳：禹以老乞骸骨。元帝詔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顏注云：生謂先生也。梅福傳：上書曰：叔孫先非不忠也。顏注云：先謂先生也。

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

羅而致之幕下。元年傳：具五

居雜興云：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羅而致之幕下。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曰：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幕府。馮唐傳：上功莫府。索隱引崔

コトナト。先生起テ先生起テ各人ノ祝辭ヲ拜シテ曰ク、祝辭ヲ賜ハリ感激措ク所ヲ知ラズ、今ヨリ蚤夜、蚤ハ朝早クチイフ、蚤夜ハ猶ホ日夜祝辭又ハ訓誡ニ違ハザランコトナク、是ニ於テ東都ノ人士皆大夫ト先生ト同心協力シテ必ズ能ク成スコトアルヲ知レリ、遂ニ各自六韻ノ詩一首ツツテ賦シテ退キシガ、愈ハ之ノガ序文ヲ作レリ。伯樂——伯樂（周代秦ノ善ク馬ヲ相セシ人）一々冀北ノ野（馬ノ産出地）ヲ經過スレバ、サシモ多數ノ馬群モ一空シテ皆無トナレリト、夫レ冀北ニ産スル馬ハ天下ニ於テ最も多數ニ産出スル地ナリ、伯樂ハ如何ニ馬ヲ鑒定スルニ特殊ノ技能アリト雖モ、安シ其群ヲ空シクモ、コトヲ得ンヤ、此ノコトヲ解釋スル者アリテ曰ヘルニ吾ガ所謂空シトハ一頭ノ馬マテチモ空シクス

ルト謂フニアラズ、其馬空シクスルヲ謂フナリ、伯樂ハ善ク馬ヲ知ルガ故ニ、其馬ニ遇ヘバ皆之ヲ取リテサシトナルナリ、此ノ如ク果シテ其馬ナシトスレバ、馬ナシト謂フモ決シテ虚語ニアラザルベシ。

浩同。○法言五百篇。叔孫通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史記留侯世家。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求之不得也。雖枯稿不舍也。才士也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三年六月甲戌。以河南尹鄭餘慶爲東都留守。韓公石洪墓誌銘曰。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尚書廣聽錄曰。留守二字。起于東漢。和帝南巡。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而隋大業九年。代王留守西京。因之立留守之名。歷唐五代。以及于宋。相沿不徹。又有所謂留後者。唐志。節度使跋扈。不肯交代。或子握兵柄。或士卒譁謀。自擇將吏。以邀命于朝。三者皆謂之留後。此其弊在唐元和後始有之。與留守絕不相同。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奚所諮而處焉。詩小雅。皇皇者華。周爰諮諏。左氏襄四年傳。引詩釋之云。訪問於善爲咨。魯語同。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司馬相如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禮記曲禮。請業則起。摺紳。摺紳。鄭注云。摺紳。謂於紳帶之間。廣雅疏證云。摺之言進也。進笏於紳帶之間。故曰摺紳。史記五帝紀。作薦紳爾。

キ寄セ、其ノ後未々數月ナラザルニ、又温生ヲ以テ才能アリト認メ、摺ニ摺致セル石生ヲ以テ媒介者トナシ、諸種ノ厚禮ヲ以テ羅ト爲シ、同ジク羅チカケテ之ヲ軍門ニ致セリ、東都雖一東都ハ信ニ才能ノ人多シト雖モ、朝ニ一人ヲ拔キ取リ、暮ニ一人ヲ拔キ取リ、尹(洛陽)ノ留守河南ノ尹(洛陽)ノ留守兼務セシモノ、時ニ鄭餘慶此ノ官ニ居レリ)ヨリ、下ハ百官ノ執事ト吾輩如キニ、愈ハ時ニ南河ナイフ、愈ハ時ニ南河ノ令タリ)ノ縣令ニ至ルマテ、今後政務ト諸種ノ事務トノ疑問ニ遭遇セバ、誰ニ向ツテ之ヲ諮問スベキ、士大夫ノ官ヲ去リテ巷處(民間ニ居ルコト)スルモノハ誰ト與ニ遊ブベキ、少年後輩ノ者ハ誰ニ向ツテ其ノ徳ヲ修メ學業ヲ學ブベキ、摺紳(摺チ挿ムナリ、紳ハ大帶ナリ、官吏ハ平常笏ヲ手ニシ、事アルトキハ

雅曰。薦進也。易曰。晉進也。周官作晉。史記作薦。其義一也。荀子禮論。摺紳而無鈎帶矣。注。摺與摺同。史記封禪書。摺紳者。不道晉書與服志曰。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摺之於腰。摺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之東西行。此一段。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峯壑。文法之妙。書武成。式商容。閔禮。曾子問注。式小僂禮之。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補注。內謂朝。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夫固自引而遠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介與芥通。漢書。帶芥小。餽也。後漢孔融傳。注。介猶帶芥也。文選。西京賦。注。引張揖。子虛賦。注。帶芥刺餽也。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四年七月。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首爲四韻詩。

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楊少尹序

韓文公

之帶二紳ム、故ニ高
官ノ人ノ稱トス、此
ノ都ヲ通過シテ東西
行ク者、從來ハ多ク兩
處士ノ草廬ヲ訪問セシ
ガ、今ヨリハ其ノ廬ニ
至リテ訪問ノ禮ヲ施ス
能ハズ、是ノ如クナレ
バ稱テ大夫烏公一タ
ビ河陽軍ヲ鎮撫シテヨ
リ、洛陽處士ノ草廬ニ
才能ノ士一空セリト曰
フモ、決シテ不可ナキ
ナリ。

夫南面一夫レ天子ノ
南面(天子ハ南ニ面シ
テ事ヲ聽ク)シテ天下
ノ政治ヲ聽クヤ、重任
ヲ委託シテ其力ニ依賴
スル所ノ人ハ、内ニ在
リテハ宰相ニシテ、外
ニ在リテハ將軍ノミ、
宰相ハ天子ノ爲ニ賢能
ノ士ヲ朝廷ニ擧ゲ、將
軍ハ天子ノ爲ニ文武官
ナリシテ朝廷ニ登庸セバ
内ニシテ朝廷、外ニシ
テ諸州俱ニ治平ニ歸ス
ルコト疑ナケン。

文有氣力有光儀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
楊巨源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長慶中爲河中少尹按
張籍有送楊少尹赴河中詩云官爲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蓋河中也
舊唐書地理志河中府隋河東郡乾元三年四月置河中府新唐書百官志河中
尹一人從三品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錄囚恤鰥寡
少尹二人從四品下掌貳府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計

昔疏廣受二子

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好禮恭
謹敏而有辭拜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
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
許之

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東都門

外也漢書成帝紀三輔長無其張繇役之勞注其張謂供具張設文選東都賦供帳置
乎雲龍之庭李善注引漢書帳作張又引張晏曰帳帷帳也段成式諸事記賓客供帳之盛
如王公家詩韓奕篇韓侯出祖箋云祖將去而祀軻也儀禮聘禮出祖釋軻祭酒脯乃飲酒
于其側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釋酒脯之奠於軻爲行始也春秋傳軻涉山川然則軻山行
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士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軻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

ニ、今ハ二生ハ皆有力
ナル人ノ爲メニ奪ヒ去
ラル、愈ノ胸中豈ニ介
然(心ニユケハル)コト
トタルコトナカラシ
ヤ、温生夫レ河陽ニ至
リ烏公ヲ軍門ニ拜スル
時、請フ前ニ言ヒシ事
(將ハ天子ノ爲ニ士ヲ
取ル云云)ヲ以テ天下
ノ爲ニ賀シ、後ニ言ヒ
シ所ノ事(有力者ノ爲
ニ奪ヒ去ラル云云)ヲ
以テ愈一箇人ノ怨ヲ述
ベヨ、留守官鄭餘慶、
最初ニ送別ノ詩四韻ア
ルモノヲ作ラル、愈因
ツテ其詩中ニ言ヒシ所
ノ意ヲ廣メ此ノ序文ヲ
作レリ。

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轆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賈疏云案月令冬祀行鄭注
行廟門外之西爲軻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軻上國外祀山行之
神爲軻壤大小與之同鄭注夏官大馭云封土爲山象以善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轆
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禮記曾子問道而出鄭注云祖道也引聘禮爲證後漢吳祐傳將行郡
中爲祖道注云祖道之禮封土爲軻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爲道路所也漢
書景十三王臨江閔王榮傳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漢
數百兩 疏廣傳曰送者車數百兩詩鵲巢篇百兩御之傳曰百兩百乘也韓奕
也書牧誓序疏一車謂之一兩風俗通說車
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爲兩
其賢 見前漢書疏廣傳疏廣傳曰道路觀
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
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 漢史既傳其事而後
赫赫 詩大雅常武赫赫
若前日事國子司業 志國子監祭酒
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下承一人從六品下每歲七學生業成國子監總國子太學
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與司業祭酒莅試登第者上於禮部日知錄曰國子司業以爲生
徒所執之業非也唐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
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有瞽設業設虞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磬之簣
虞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祭酒爲太師氏司業
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下尙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 楊君巨
源方以能詩訓後進 語先進篇 一旦 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ルコトハ、送別ノ多キニ達シ、道旁ニアリテ儀式ヲ觀ル者、皆感激シテ二人ノ賢ナリ、又當時ノ歴史ナリ、後世ニ傳ヘ、後世ニ至リテハ畫ニ工ナル者其ノ狀況ヲサヘ描寫スルニ至レリ、是ヲ以テ今日ニ殘リテ赫赫（ヒカリ）カガヤク）トシテ猶ホ昨日ノゴトシ。

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

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

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

爲郡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之差於是有侯而不爲國者矣按史記秦始皇紀倫侯建成侯趙亥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韓文於楊巨源殷侑皆稱侯殆依此例則侯之稱亦汎矣

互見送殷員外序注

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

公羊僖三十三年傳匹馬隻輪無反者注匹馬一馬也風俗通曰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文心雕龍指瑕篇曰周禮井賦舊有匹馬見小

司徒而應劭釋匹或量首數蹄斯豈辨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匹匹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僂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匹矣演繁露

馬以匹爲數自古言匹馬皆一馬也文侯之命有馬四匹不知當時何指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或曰匹言價與匹帛等不知孰是因讀劉勰文心彫龍其說爲長曰

古名車以兩馬以匹蓋車有佐乘馬有驂服皆以對並等稱雙名既定則雖單亦復爲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此義甚通能改齋漫錄曰左氏傳襄公二年馬牛皆百匹或曰牛亦

可以稱匹非也司馬兵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不當稱匹

今此稱匹者並言之耳按吳曾之言本于孔氏正義不言其所據耳

道路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

疏踪跡否不落莫否

落莫與照人耳目反映王褒甘泉宮頌徑落莫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機韓公晚秋鄆城夜會聯句吾相兩

優游他人雙落莫宋書王徽傳與從弟僧綽書曰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莫至此又云徽報何偃書貴布所懷落漠不舉論語季氏聽聰義疏云耳聽萬事不得落漠

唯思聰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

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

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

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

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

鄉歌鹿鳴

唐書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者艾敘長少焉東涯隨筆杜

祐通典曰唐貢士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史會屬僚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

者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饒而計偕據此則韓子所言乃唐故事韓公贈張籍詩列家舉進士

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輝煌相公朝服立王席歌鹿鳴禮終豈已闕相送拜子遵

隨園隨筆云今鄉試放榜有鹿鳴宴不知何始昌黎送楊少尹序曰楊君始冠舉

於鄉歌鹿鳴而來是唐時已有此制漢何武以童子歌鹿鳴入選則是替人歌耳

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

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

テハ、當然送別ノ疑ニ列スベキ筈ナルガ、病ニ遇フテ外出スル能ハズ、是ヲ以テ楊侯（侯ト稱スルモ所謂二爵ニアラズ、假ニ尊ニセルノミ）ノ去リシ時、送別ノ人ハ幾人アリシヤ、馬車幾兩アリシヤ、道旁ニテ觀シ者亦彼ノ二疏ノ時ノ如ク歎息シテ、其ノ賢タルヲ認メシヤ、又歴史ヲ記載スルヲ掌ル史官ナル者ハ、其ノ事ヲ夸大ニ書キタリ、傳ヲ作リテ二疏ノ跡ヲ繼グベキヤ、或ハ寂寥タラザリシヤ否ヤナ知ラズ、現今畫ニ工ナル者ナシ、然レドモ何トナレバ此ノ事タルヤ別ニ左程ノ關係ナ有セザレバナリ、然レドモ吾ガ聞ク所ニ據レバ、楊侯歸國ノ時、宰相深ク之ヲ惜ミ、天子ニ白シテ其ノ擢ル少尹ノ官トフルコトトシ、且又歌詩ヲ作リテ楊君ヲ勸メ、東都ノ詩ニ長セル

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

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事何出。余檢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終。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以對。又鄉先生。見儀禮。鄭注。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儀禮釋官曰。士冠禮。遂以贊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注。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尚書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即此所云。鄉先生也。按。鄉飲酒義疏云。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少師。在於學中。名爲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此序談詭放蕩。學莊子文。雖學莊子文。無一句蹈襲。高閑。高僧傳曰。高閑上人。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避暑錄話曰。唐僧能書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書。當慎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采超越。自爲一家。蓋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爾。○上人。釋氏要覽曰。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僧一經云。夫人處世。有過能自改者。名上人。十誦律云。有四種一。蠱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古師云。內有智德。外有勝行。在入之上。名上人。金剛錘願生錄云。經云。涅槃經。如世下人能作上人。是名沙門。今召沙門爲上人者。無乃有憑乎。

苟可以寓其巧智

莊子天道篇老子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

使機應於心

莊子天道篇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不挫於氣

莊子天地篇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周禮考工記輪人。外不廉而內不挫。注。挫。折也。莊子天地篇。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則神完而守固

莊子天地篇。執德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天運篇。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刻意篇。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方崧卿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解衣槃礴。贏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見莊子田子方篇。雖外物至。不膠於其心。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共王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以一矢復矣。

治牛師曠

師曠字子野。見左氏昭八年傳。晉主樂大師。見左氏襄十四年傳。治音聲。扁鵲。史記本傳。韓非喻老。韓詩外傳。諸書。治病。苑建本篇。韓詩外傳。卷八。治音聲。扁鵲。史記本傳。韓非喻老。韓詩外傳。諸書。治病。

僚之於丸

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按。左氏哀十六年傳。白公勝欲殺子西。謂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不言。弄丸之事。高誘淮南注。莊子釋文。引司馬並載之曰。承之以劍。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秋之於奕。告子篇。奕。

堯舜禹湯

治天下。養叔治射。共王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以一矢復矣。

庖丁

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動力甚微。譙然已解。

治音聲

師曠字子野。見左氏昭八年傳。晉主樂大師。見左氏襄十四年傳。治音聲。扁鵲。史記本傳。韓非喻老。韓詩外傳。諸書。治病。

治病

苑建本篇。韓詩外傳。卷八。治音聲。扁鵲。史記本傳。韓非喻老。韓詩外傳。諸書。治病。

僚之於丸

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按。左氏哀十六年傳。白公勝欲殺子西。謂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不言。弄丸之事。高誘淮南注。莊子釋文。引司馬並載之曰。承之以劍。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秋之於奕。告子篇。奕。

秋之於奕

告子篇。奕。

文章軌範卷一

送高閑上人序

文章軌範卷一

送高閑上人序

文章軌範卷一

送高閑上人序

文章軌範卷一

送高閑上人序

文章軌範卷一

送高閑上人序

文章軌範卷一

送高閑上人序

者其韻二續イテ之ニ和セリト。知ラズニ疏ノ去リシ時。果シテ是ノ事アリシヤ。彼ノ今人ハ古人ニ及バズトノ言ハ未ダ容易ニ斷定スルコトヲ得ザルナリ。中世士。唐ノ中世ニ至リテ士大夫ノ官職ニ居ル者ハ皆官ヲ以テ我テ引キ還ル者ナシ。爲テ一旦罷免セラレバ殆ド往キ所モナキノ狀況ナリ。之ニ反シテ楊侯ハ始メテ冠シ。我邦ノ元服ノコト。年二十歳ニシテ之ヲ行フ。其郷里ヨリ推薦セラレ。試驗ニ合格シテ後。將ニ七京セントスル時。郷飲酒ノ禮ナルモノヲ行ヒ。鹿鳴ノ詩。經小雅ノ鹿鳴篇ヲイフ。燕饗ノ樂ナリ。詩ヲ歌ヒ。其行ヲ壯ニシテ來レリ。今ニシテ勇退シテ郷ニ歸レバ。幼時觀シテ所ノ故郷ノ風景ハ。依然トシテ舊ノ如ケン。乃チ故園ノ樹ヲ指シテ曰ク此ノ樹ハ吾ガ父ノ種ウル所ナリ。彼ノ川彼ノ丘ハ吾ガ童子タル時

或ハ釣チ垂レ或ハ遊ビシ所ナリトテ郷人ニ物語レバ。郷人モ一層ノ尊敬ヲ加ヘテ。各自ノ子孫ヲ誡メテ楊侯ハ一日故郷ヲ去リシモ。最後ニハ引歸リテ老後ヲ餘生ニ送りシ風ヲ以テ模範トセザルハ。ナクシテ古ハ郷先生。辭職シテ郷ニ在ル大夫ノ稱ナリ。没セバ之ヲ縣ノ計ニ祀ルノ例アリ。乃チ楊侯ノ如キハ蓋シ眞ニ其人ナルカ。送高閑。高閑ハ唐ノ開元寺ノ僧。書ヲ能クスルヲ以テ名アリ。苟可以。苟モ自己ノ巧妙ナル智能ヲ技藝ニ寄セ。其ノ發動スル所ノ一種靈妙ナル作用ヲ心ニ添ヘ。而シテ耳目ノ氣ヲ挫折セザラシメ。其精神ハ完全ニ。執リ守ル所ハ堅固ニ。如何ナル外物ノ誘惑スルアリトモ。心ニ膠着スルコトナキニ至ルベシ。唐堯。虞舜。夏禹。殷湯等諸王。天下ヲ治ムル。養叔。周代ノ人ニシテ射チ善クシ。百間

ノ距離ニ柳葉ヲ懸ケテ
之ヲ射ルニ百發百中セ
リト云フノ射ニ於ケル
庖丁ノ能アリノ人
牛ヲ屠リシ師曠ノ周
代ノ人音樂ニ巧ナリ
ノ音樂ニ於ケル扁鵲
ノ醫術ヲ以テ
名アリノ病ヲ治ムル
僚ノ周代ノ人丸ヲツ
カフニ巧ミナリノ丸
ニ於ケル秋ノ周代ノ
人圍棊ニ巧ミナリノ
圍棊ニ於ケル伯倫
ノ圍棊ニ於ケル伯倫
ノ酒ニ於ケル如
キ各自皆之ヲ樂ンテ
終身厭ハズ何ソ其ノ
他ノ外物ヲ慕フニ暇
ラナヤ總シテ外物ヲ
慕ヒテ其ノ業ヲ徒シ變
フ如キハ之ヲ家ニ喻
フレバ未ダ其ノ堂ニ
シキニ達セズ之ヲ
食ニ喻フレバ未ダ
知ラザルモノナリ
往時張旭往年張旭
唐代人草書善者
草聖ノ稱アリ草
書善クシ他ノ伎術
ニハ目モクレズ喜
時モ怒ル時モ嘗窮

(艱難ノコト)ノ時モ、
憂ヒ悲シム時モ、偷快
(愉快ニ樂シキコト)ノ
時モ、怒メシキ時モ、
慕ハシキ時モ、酒ニ醉
ヒシ時モ、無聊(心ニ
樂シマザルコト)ノ時
モ、不平ノ時モ、一切
ノ感情ノ發動スルアル
時ハ、必ズ草書ヲ認メ
テ其ノ情ヲ寄ス、天地
ノ事物ヲ觀察シテ、山
水ノ崖谷ヤ、鳥獸蟲魚
ヤ、草木ノ花ヤ實ヤ、
日月星辰ヤ、風雨ヤ水
火ヤ、雷霆ヤ霹靂(雷
鳴ノコト)ヤ、狀勢ヤ觀
闢ヤ、苟モ天地事物ノ
變動ニシテ喜アベバ愕
クベキモノナラハ、
一切之ヲ草書ニ書キア
ラハセリ、故ニ旭ノ書
ノ變化アルハ猶ホ鬼神
ノ端倪(端ノ山ノ顛
倪ハ水ノ濤、端倪スベ
カラズトハ、本末終始
ヲ知ルヲ得ザルノ義ト
ス)スベカラザルガコ
トシ、是ヲ以テ旭ハ其
ノ身ヲ終ヘテ後世ニ至
ルマデ能書ヲ以テ名ア
リキ。
今閑之——今高閑ノ草
書ヲ書クニハ、亦張旭

伯倫之於酒

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伯倫之於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妻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伯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伯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未嘗厝意文翰。惟樂之終身不厭。論語述而為之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論衡案書篇禮記造於孔子之堂。不嗜其葢。在人切顧命。太保受同祭。禮雜記。主人之酢也。嗜之。者也。往時張旭。文苑賀知章。荀子非相。君子啜其美。食其馘。說文。馘。大樹也。若也。往時張旭。文苑賀知章。傳。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唐國史補曰：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搥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善草書。不治他伎。斷斷無他技。喜怒窘窮。長史無間言矣。

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

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秦策。上下相怨。民無所聊。楚辭。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陶潛傳。酣醉便反。無聊。逢尤。心煩憤兮。意無聊。注云。聊。樂也。不平。南山。不平。謂何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莊子太宗師傳說。

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子公孫丑。不動心有道乎。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浮屠即佛。後漢書。襄楷傳。楚王英傳。英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注云。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桓帝紀。論曰。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注云。浮屠。今佛也。魏書。釋老志曰。浮屠。正號曰佛。佛。佛也。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言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凡。是也。又寺塔亦曰浮屠。南史。齊武帝紀。帝仕宋。為贛令。累石為佛圖。舊唐書。德宗。肅王。詳傳曰。建中三年十月。肅王祥薨。詔如西域法。議層。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岩。上言曰。層。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屠。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杜甫有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岑參。有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屠圖。詩。是浮屠。即塔。梵語。稱之。

風雨雷霆之故。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風雨雷霆之故。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子公孫丑。不動心有道乎。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浮屠即佛。後漢書。襄楷傳。楚王英傳。英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注云。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桓帝紀。論曰。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注云。浮屠。今佛也。魏書。釋老志曰。浮屠。正號曰佛。佛。佛也。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言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凡。是也。又寺塔亦曰浮屠。南史。齊武帝紀。帝仕宋。為贛令。累石為佛圖。舊唐書。德宗。肅王。詳傳曰。建中三年十月。肅王祥薨。詔如西域法。議層。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岩。上言曰。層。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屠。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杜甫有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岑參。有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屠圖。詩。是浮屠。即塔。梵語。稱之。

ノ如キ心ヲ以テ書スルヤ、旭ノ心ヲ得ズシテ、單ニ其ノ跡ノミヲ逐ハバ、到度旭ノ如キ能書家タルニハ道アリ、利害ヲ明ニシテ錙銖(極メテ少量ナル稱量ノコト)ヲ量ラズ、中心ニ利害奮進ノ情熱ヲ燃シ、得ルアルモ喪フアルモ、喜怒ノ情ハ勃然トシテ釋ケザルノ時ニ於テ、一切ノ感情ヲ書ニ寄セ以テ之ヲ解決ス、然レ後旭タルコトヲ得ベキナリ。

曰、宰塔波亦曰塔婆、因又稱一死生。天地篇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法言君子篇、或奉釋教之人、亦曰浮屠也。

然、玄、有以自守、泊如也。顏師古注云、泊、安靜也。按、說文、怕、無爲也。从心、白聲。廣雅釋詁、注云、澹、泊與、儻、怕同。潘安仁金谷集詩注、澹與、淡同。說文、淡、薄味也。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

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安息西數千里、國善眩、又曰、初漢使至安息、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漢書張騫傳、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以眩人獻於漢、注、應劭曰、眩、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遇知世宗時、聲軒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迺知古有此事、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舊唐書殷侗傳、殷侗、陳郡人、父懌、侗爲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產、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娛、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歷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爲太常博士。

アレルコト)シ、心ニ一點ノ慾望モナク、竟ニ收拾(ヒロヒアツメル)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ニ至ラン、然ラバ、則チ閑テ書ニ於ケル之ニ類似シキヲ得ンヤ。然レドモ吾ガ聞ク所ニヨレバ、佛徒ハ幻術ヲ善クシテ、種種ノ技能アリト、閑若シ果シテ其ノ術ニ通セバ、則チ旭以上ノ技アルモ亦知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士、時廻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侗爲副、侗謹重有節、臨事俊辯、既至、虜使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侗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塔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廻紇傳、元和八年四月、廻鶻請和、親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十二年二月、宴歸國、廻鶻摩尼八年、令至中書、見宰臣、先是、廻鶻請和、親憲宗使有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方內有誅討、未任其親、以摩尼爲廻鶻信、故使宰臣言其不可、乃詔宗正少卿李孝誠、使于廻鶻、太常博士殷侗爲副、論其來請之意、長慶元年五月、廻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於鴻臚寺、安置、勅太和公主出降、廻鶻爲可敦、宜令中書舍人王起赴鴻臚寺、宣示、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錕檢校戶部尚書持節、充送公主入廻鶻、及冊、可汗使光祿卿李憲加兼御史中丞、充副使、太常博士殷侗、改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吐蕃犯青塞堡、以廻紇和親故也。○回鶻、舊唐書廻紇傳、廻紇、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依託高車、臣屬突厥、近謂之特勒、特勒、始有僕骨、同羅、廻紇、拔也、古、覆羅步、號俟斤、後稱廻紇、焉、在薛延陀、北境、居娑陵水、側、去長安六千九百里、元和四年、謫德葛里祿沒、弭施合密里、迴可汗遣使、改爲廻鶻、義取廻旋、捷如鶻也、日知錄曰、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卽今之土魯番是也、唐之回紇、卽今之回鶻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兀兒、卽回鶻也、其曰回鶻者、亦回鶻之轉聲也、遼史天祚紀、有回鶻、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鶻、爲二國、恐非、其曰畏兀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冊府元龜、按、國史、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者、以、北、有契弊、烏護、紇骨、等部、契弊、則契苾也、烏護、則烏紇也、後爲回鶻、紇骨、則紇、圻、斯也、轉爲、點、憂、斯、蓋、夷、音、有、緩、急、卽、傳、譯、語、不、同、天、明、會、典、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爲、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襟、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

爲二種矣。錢氏大昕曰。謂今之回回。即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即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撰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譔高昌契氏家傳云。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今之寧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徵。乃併取高昌。有之。高昌者。今之哈刺和綽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鶻即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回回與回鶻。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注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世祖紀。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各一人。薛塔刺海。從征。回回。河西。欽察。畏吾兒。諸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刺灰。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人。而元史姦臣傳。以爲回鶻。此或轉寫之譌。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

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

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

助傳。方內無狗吠之警。就法度。十一二年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助傳。方內無狗吠之警。就法度。十一二年

唐受天——唐朝が天命ヲ受ケテ四海ニ君臨セシヨリ以來、凡ノ四方萬國、海ノ内外ヲ問ハズ、其ノ國ノ小トナク大トナク、悉ク朝廷ニ臣トシ順ヒ、時節ゴトニ水陸ニ産スル種種ノ物ヲ貢獻シ、大國ハ特ニ使節ヲ派シ、小國ハ大國ニ附キテ來朝シ、皆忱ヲ致サザルナシ。元和中(憲宗ノ年號)ノ天子睿聖文武皇帝(憲宗ノ尊號ナリ)既ニ天位ヲ嗣ギテ

ヨリ、悉ク領土四方ノ内ヲ始メ、法規命令ノ下ニ就カシメタリ、即位ノ十二年、詔シテ曰ク、四方萬國ノ臣服セラル中ニ就キテ、惟ダ回鶻ノミハ、唐朝ニ於テ最モ親密ニシテ、自己ノ職分ヲ奉ズルコト最モ謹メルガ故ニ、汝丞相ハ宗室(天子ノ一族)ノ中ニ就イテ位四品ノ者一人ヲ選ビ節(天子ノ使者ノ執リテ以テ信ヲ示ス所ノ物)ヲ持シテ回鶻ニ赴カシメ、物品ヲ賜フテ朕ノ意ノ在ル所ヲ知ラシメヨ、又經義ニ通シ禮法ニ明カニシテ且ツ時事ニモ通曉スル者一人ヲ選ビテ其ノ副使ト爲セト。

由是殷——是ニ由ツテ殷侯(侯ハ尊稱ナリ、五等ノ爵中ノ侯ニアラズ)侑ハ太常博士(禮式ヲ掌ル官)ヨリ轉シ

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

一人持節。使使持節。敕出相國。袁盎傳。盎兄弟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

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與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張耳陳餘傳贊。上使泄公持節問之。舊唐

書職官志。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注云。周禮

之制。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節。即漢使所持者是也。

隨園隨筆。漢之持節有三。曰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曰持節。得殺無位人。曰假節。惟行軍

得殺犯令者。皆刺史也。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亦加號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

學有經法。唐書選舉志。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

傳科。韓集三十八。有冬薦官殷侑狀。曰。侑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以臣所

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樊汝霖曰。公此狀薦侑。元和十一年冬也。十二年。公送侑副宗正少

卿李孝誠。使回鶻。序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通知時事。充國傳通知

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薦而爲太常博士矣。通知時事。充國傳通知

四夷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子者一人。與之爲貳。魯語。誰爲之貳。注。貳。副也。

產曰。悉索敵賦。以來會時事。容齋隨筆曰。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

由是殷侯。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八。自太常博士。官志。太常寺卿

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八。自太常博士。官志。太常寺卿

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自太常博士。官志。太常寺卿

テ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尙書省ノ虞部員外郎ハ從六品タリ其ノ職京城ノ街巷山澤苑囿ヲ掌ル侍御史ハ從六品ノ下ニシテ百官ヲ糺シ刑獄ヲ掌ル官)ニ遷リ朱衣(大事アル時ハ侍御史朱衣ヲ纏フ)象笏(象牙ノ笏ヲ手ニシテ皇帝ノ命ヲ承ケテ將ニ出發セントス)

朝之大一是ニ於テ朝延ノ大夫皆出テ饒別ノ宴ニ列席ス酒半バナル時右庶子(東宮ノ官正四品ノ下タリ)

一員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博士四人掌五禮之儀式木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卿導贊其儀凡公以下擬謚皆迹其功行為

虞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虞部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掌京城街巷

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頓田獵之事凡採捕漁獵必以其時

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爲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

永徽已來欠一階者或爲兼或帶散官或爲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者亦爲兼頗相錯亂咸亨二年始

一切爲守侍御史四品下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中丞爲之貳侍御史四員從六品下掌糾舉百寮推鞠獄訟凡有別付推者則按其實狀以奏若尋常之獄推訖斷于大理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爲狀大夫中丞押

朱衣冠衣朱衣纁裳白紗中單小事常服而已象笏文獻通考入朝紀聞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集證曰周書武紀保定四年三月庚辰初令百官執笏晉書與服志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笏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三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尙書令僕射尙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囊裹之名曰笏隋書禮儀志近世惟八座尙書執笏笏白筆也以紫囊裹之號曰笏染其餘公卿但執手板非笏也舊唐書與服志五品以上執象笏六品以下執竹木爲笏承命以行

朝之大夫莫不出饒酒半右庶子庶子二人正四品下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啓

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之事

與注云惘惘罔罔失志之貌也 有離別可憐 汝性情而無由入可憐哉 之

色持被也長一身有半 入直 入直殿中 國語晉語臣敢煩當日注當日

直日三省 避之改曰省中省察也言出入禁中皆當省察不可妄也困學紀聞漢政

歸尙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集證曰玉海百二十一唐六典云秦

置尙書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事皆決丞相府漢武宣後稍委任光武親總吏職天下

事皆上尙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又云魏文帝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令又置監及明帝

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其權重矣晉因之又云政歸尙書漢事也政歸中書魏事也元魏時

歸門下世謂待中黃門爲小宰相後世相承並號爲三省朝野類要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尙

書省也中書擬定門下進畫尙書奉行紹興十五年書門下併而爲一俱謂之制敕院以

禁中爲省中又見獨 丁寧 困學紀聞丁寧出詩采薇箋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漢書

斷及漢書昭帝紀 丁寧 谷永傳以丁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者謂再三告示也後漢書

郎顛傳丁寧再三留神於此方樸山云丁寧 顧婢子 自稱曰婢子注婢之言卑也

字義本借用左傳宣公四年著于丁寧語 內則父母有婢子注婢子所通賤人之子左氏僖二十二年傳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注

婢子婦人之卑稱也史記酷吏鄧都傳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司馬遷報任

少卿書母 語刺刺 不能休 曰洪慶善云刺音盧達反樊澤之曰刺七迹反

若如洪讀則以反爲義顧婢子語何反耶潘岳閣道謠和嶠刺促不

得休語竟皆同此當以七迹反爲正案魏文帝典論下筆不能自休 今子使萬里

外國獨無幾微 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新語也 出

韓愈蓋執笏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之事

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只記此一段。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原毀

韓文公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

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

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予人也。

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原毀——原ハ本ナリ、毀ハ誹ナリ、人ヨリ毀ヲ受クル所ノ根源ヲ論セシナリ。古之君——古昔ノ君子ハ自己ヲ責ムルコトハ非常ニ嚴重ニ且ツ周密ナレドモ、人ニ向ツテハ如何ニモ手柔カニシテ簡單ナルモノナリ。己ヲ責ムルコト嚴重ニ周密ナルガ故ニ、一點ノ怠慢ナク、人ニ向ツテ手柔カニシテ簡單ナルガ故ニ、人ハ皆善事ヲ爲スチ樂メリ。開古之——古ノ人ニ舜トイフ者アリ、其ノ人トナリヤ非常ニ仁義アル人ナリト聞カバ、其ノ舜タル所ノ者ヲ研究シテ之ヲ自己ノ身ニ責メテ曰ク、彼レ舜モ人ナリ、予レモ人ナリ、舜ハ是ヲ能クスレドモ我レハ是ヲ能クセザルハ何故ゾヤト、朝早クヨリ夜分ニ至ルマデ其ノ舜ノ如クナル能ハザル行爲ヲ除キ去リテ、其ノ舜ノ如クナル所ノ行爲ヲ爲セリ、古ノ人ニ周公ナル者アリ、材

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是亦足矣。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

アリ藝アルノ人ナリト聞カバ、其ノ周公タル所ノ者ヲ講求シテ之ヲ己ノ身ニ責メテ曰ク、彼レ周公モ人ナリ、予モ人ナリ、周公ハ是ノ事ヲ能クセドモ、我ハ之ヲ能クセザルハ何故ゾヤト、早朝ヨリ夜分ニ至ルマデモ、其ノ周公ノ如クナル能ハザル行爲ヲ除キ去リテ、其ノ周公ノ如クナル所ノ行爲ヲ爲シタリキ、夫レ舜ハ大聖人ナリ、後世ハ大聖人ナリ、周公ハ大聖人ナリ、亦後世之ニ及ブモノナシ、然ルニ古ノ人ハ曰ヘルニ、我レハ舜ニ及バズ、我ハ周公ニ及バズ、是レ吾ガ病ナリト、是ヲ以テ之ヲ觀レバ、古ノ人自己ヲ責ムルコト豈ニ嚴重ニ且ツ周密ナルモノニアズヤ。其於人——然レドモ、其人ニ對シテハ曰ク、彼ハ是クノ如キ善事アリ、是レ則チ善長ノ士タルニ足ル、彼ハ能ク是ノ事ヲ善クセリ、是レ則チ善能アル人タルニ足ルト、單ニ其ノ

一ノ長所ヲ取りテ其ノ他ノ事ヲ問ハズ、最近ノ善ノミヲ取りテ昔時ノ惡事ヲ究メズ、恐然(ヒクビクスルコト)トシテ惟々其人ノ善事ヲ爲スニ利アラザラントナラザラズ。

一善易、一夫レ單ニ善ノミ、之ヲ修ムルニ於テ何カアラン、單ニ一藝ノミ、之ヲ能クスルニ於テ何カアラン、能ク是ノ如キ善事アリ、是ニテ十分ナリトイフ、是ノ事ヲ善クセリ、是ニテ十分ナリトイフ、是ニ由リテ之ヲ觀レバ、古ノ人ノ人ニ對スル豈ニ手柔カニシテ簡單ナルモノニアラズヤ。

今之君、今ノ君子ハ則チ然ラズ、人チ責ムルヤ詳密ニシテ、己チ處スルヤ廉(簡略ノ義トス)ナリ、詳密ナルガ故ニ人ハ善事ヲ爲シ難ク、廉ナルガ故ニ自ら得ル所少ナシ、自己ハ未ダ善事アラザルニ、曰ク、我レ是チ善ク、是ニテ十分ナリ、自己ハ未ダ能クスル所アラ

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

是究是圖。宜其然。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忘與忌之謂也。忘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有立志。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

ザルニ、曰ク、我レ是チ能クス、是ニテ十分ナリト、外面ニハ人チ欺キ内面ニハ心チ欺キ、而シテ結局何ノ得ル所ナクシテ止ム、是レ自己チ處スルニ太甚ダ廉潔ナル者ニアラズヤ。

其於人、人ニ對シテハ曰ク、彼ハ是チ能クス、ト雖モ、其ノ人別ニ稱スルニ足ラズ、彼ハ是チ善クス、ト雖モ、其ノ用(ハタラク)別ニ稱スルニ足ラズト、一ノ短所チ舉ゲテ他ノ十ノ長所チ數ヘズ、舊時ノ惡事ヲ究メテ最近ノ善事ヲ考ヘズ、恐然トシテ惟々其人ノ世ニ聞ユルチ懼ル、是レ人チ責ムルニ太甚ダ詳密ナルモノニアラズヤ、是等チ稱シテ衆人(常人ノコト)チ以テ自己ノ身ヲ待タズシテ聖人チ以テ他人チ望ム者ト謂フナリ、是ノ如キ心チ以テスレバ、未ダ己チ尊クスル所チ見ザルナリ。

雖然爲一然レドモ其ノ是ノ如キニ至ル所以ノ者必ズ其ノ本アリ其

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漢書東方朔傳。非有先生論曰。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詩楚茨。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傳曰。幾期。論語子路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此幾字所由本參商。

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託他人之言辭。摸寫世俗之情狀。熟于此。必能作論。

韓醇曰。終篇之言曰。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意當時必有毀譽之不公者。公初求仕時。當有激而作。故曰。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則其言誠有旨云。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一終

ノ源アリ、本源トハ何ゾヤ、曰ク、怠ト忌トノ謂ナリ、夫レ怠ル者ハ到底進修スルコト難ク、忌ム者ハ又人ノ進修スルヲ惡ムモノナリ、予レ嘗テ之ヲ實際ニ試ミタリ、試ミニ衆人(多數ノコト)ニ語リテ某ハ其士ナリ、某ハ其士ナリト曰フニ、其ノ之ニ應ジテ贊成セシ者ハ必ズ其ノ人ノ黨與ナリ、然ラザレバ平素ヨリ疎遠ニシテ其ノ人ト利害ノ關係ヲ有セザルモノナリ、然ラザレバ其ノ人ヲ畏レ懼ルモノナリ、若シ此ノ三種ノ人ニアラズバ、予ガ其士ナリト曰ク、某ハ其士ニアラズ、某ハ其士ニアラズト、其ノ之ニ應ジテ反對セシ者ハ口ニハ言フ能ハザレドモ、其ノ怒ヲ色顔ニ見ハシテ反對セリ、又嘗テ衆人ニ語ケテ曰ク、某ハ其士ニアラズ、然ラザレバ其ノ人ヲ畏レ懼ルモノナリ、若シ此ノ三種ノ人ニアラズバ、予ガ其士ニアラズト曰ク、其ノ之ニ應ジテ贊成セシ者ハ必ズ其ノ人ノ黨與ナリ、然ラザレバ平素ヨリ疎遠ニシテ其ノ人ト利害ノ關係ヲ有セザルモノナリ、然ラザレバ其ノ人ヲ畏レ懼ルモノナリ、若シ此ノ三種ノ人ニアラズバ、予ガ其士ニアラズト曰ク、其ノ之ニ應ジテ贊成セシ者ハ必ズ其ノ人ノ黨與ナリ、然ラザレバ平素ヨリ疎遠ニシテ其ノ人ト利害ノ關係ヲ有セザルモノナリ、是ノ故ニ事業成リテ誇リテ生ジ、道徳高クシテ毀リ來ルナリ、嗚呼、人ニシテ此ノ世ニ處シ、名譽ヲ輝カシ道徳ヲ行ハント望ムモ、實ニ困難ナルコトニ屬ス、上位ニ立チテ一事ヲ成サントスル者ハ、希ハクハ吾ガ言フ所ヲ以テ心ニ存セバ、國家ヲ治ムルニ於テ蓋シ日ヲ期シテ待ツベキナリ。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二 (王字集)

放膽文

辨難攻撃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鋦。然氣力雄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於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辨難 吳志呂蒙傳裴注。引江表傳呂蒙謂魯肅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後漢書蔡茂傳。會董宣傳注。揚修答曰。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楊德祖答臨淄侯牋。載見文選卷四十四。

爭臣論

韓文公

或問諫議大夫。是也。舊唐書職官志。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注云。秦漢曰。諫大夫。光武加議字。隋陽城。唐書列傳。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於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員。陝州夏縣。世爲宦族。資好學。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陝之觀察使李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及爲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摺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

文章軌範卷二 爭臣論

辨難攻——人ノ行爲ヲ辨難(辨ハ是非ヲ辨別シ、難ハ論難スルコト)シ、又ハ攻撃スルノ文章ハ縱令其ノ音聲ヤ顏色ヲ厲マシ、鋒鋦ヲ露ハスト雖モ、氣力ニ於テハ雄健ニ、光燄(ホノコト)ハ長ク遠クシテ、人之ヲ讀メバ精神ヲ爽快ナラシムベシ、故ニ初學者若シ此ノ如キ文章ニ熟セバ必ズ文章ヲ作ル上ニ於テ衆人ニ雄タランコトヲ得ベシ、數千人ノ場屋(試驗場)中ニ於テ有司(試験官)モ其ノ文ヲ觀テ目ヲ刮(コスル)リ驚嘆セシ。

爭臣論——爭臣トハ諫議大夫ノ官ヲイフ、君側ニ侍シテ規諫諷諭スルコトヲ掌ル、時ニ陽城字ハ亢宗、德宗皇帝ニ仕ヘ、右諫議大夫ニ拜セラレシガ、職ニ在ルコト八年、未ダ一回モ諫諍セザルヲ以テ、文公此ノ文ヲ紳シテ談レリナリ。

或問諫——或ル人子ニ

諫議大夫ノ陽城ハ道德
アルノ人ト謂フベキカ
學問廣クシテ種々ノ事
ヲ知レルガ、己ノ名ノ
人ニ聞エルコトヲ求メ
ズ、古人ノ道ヲ行ヒ、
晉ノ片田舎(中條山ノ
柳谷)ニ隱居セシガ、
晉ノ田舎人ハ其德ニ慕
(染マルコト)染感化セ
ラレテ善長トナルモノ
幾千人ノ多キニ達セリ
リ、時ノ大臣ハ之ヲ聞
キ之ヲ天子ニ薦メテ以
テ諫議大夫ト爲セリ、
人以テ光榮ト爲セド
モ、陽子其ノ喜ヲ顔色
ニ見ハサズ、職ニ居ル
コト五年ナリ、其ノ德
行ハ草野民間ニ在ルガ
如ク終始一貫セリ、察
スルニ彼レ陽城ハ富貴
ヲ以テ其ノ心ヲ移シ易
ヘザルノ大人物ナリト
謂フベシトノ間アリ
キ。

愈應之——ソコテ愈ハ
之ニ對ヘテ曰ヘルニ、
是レハ易經中ニ在ル恒
(三三)巽下震上ノ卦ノ
六五(恒ノ卦ノ下位ヨ
リ數ヘテ第五位)ノ爻
辭ニ其ノ德ヲ恒ニ守ル
ハ吉ナレドモ、夫子(男
子)ハ不吉ナリ(婦人ハ
貞操ヲ守ルチ以テ專一
ト爲セドモ、男子ハ時
ニ臨ンテ變化セザルベ
カラズトノ意ナリ)ト
アリ、陽城ハ官ニアル
ト民間ニアルト節ヲ一
ニシテ變セズ、惡ゾ有
道ノ士ト謂フチ得ン
ヤ、又易ノ巽(三三)巽
下艮上ノ卦ノ上九
(巽ノ卦ノ下位ヨリ數
ヘテ第六位)ノ爻辭ニ
王侯ニモ仕ヘズ、世チ
選レテ獨リ高尚ニ構ヘ
居ルチ佳トストアリ、
又巽(三三)艮下坎上
ノ卦ノ六二(巽ノ卦ノ
下位ヨリ數ヘテ第二位)
ノ爻辭ニ帝王ノ臣下ハ
蹇蹇トシテナキミクル
シムモ、毫モ之ヲ厭ハ
ズシテ飽クマテ思節チ
擯ンデテ、一身ノ安樂
ヲ圖ルベキニアラズト
アリ。

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諫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意。方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醉。仆無得言。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允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帝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遼。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遷國子司業。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

者。老子。有道者不處。韓非外儲。說右上。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學廣者。多見也。聞多者。多聞也。不求聞於人也。行古。

人之道。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出師表。不求聞達於諸侯。行古。

晉之鄙人。曰。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薰其德。而善良者。幾

千人。薰字從孟。子炙字變化來。孟子梁惠。大臣聞而薦之。天子。

以爲諫議大夫。在德宗貞元四年。人皆以爲華。爾雅釋。草。木謂之華。

草謂之榮。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含不諫意。榮字變爲華。視

其德。如在草野。臣韓非說難。草野而倨侮。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

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恒。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

子凶者也。用前言。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直。在易。蠱之上九。

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

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

事之心。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則冒進之患生。應無用匪。

之刺興。應王臣不事一句。陶謨。無曠庶官。曠空也。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上。

九象曰。志可則也。蹇之。今陽子實一匹夫。應居晉之鄙。元本無實一匹夫。

六二象曰。終無尤也。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

官。天下所望如何。注云。一匹夫或。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

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陽子二字。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

失。六字。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句。應天。

矣。此三句。上異下。而未嘗一言及於政。子以爲諫議大夫。不爲不加

同。學孟子文法。而未曾嘗一言及於政。德如在草野。視政之得

夫不以... 以上ノ如ク... 蠱二卦ノ爻辭ノカク... 不同ナル所以ハ、前者ハ山林ニ棲隱スル時、後者ハ君ニ事ヘテ忠節ヲ盡スベキ時ニシテ、蹈ミ行フベキ徳同シカラザルヲ以テ、故ナリ、若シ蠱ノ上九ノ如ク隱居シテ世ニ用ナキノ地位ニ居リテ飽マテ忠節ヲ擲テ、或ハ塞ノ六二ノ如ク帝王ノ臣下タル身分ニアリナガラ、獨リ王侯ニ事ヘザルノ心ヲ高尚ニセバ如何、前者ハ隱遁ノ身ナガラ冒進(道ニヨラズシテ進ムコト)スルノ患ナシ、後者ハ官吏ノ職シカラスルコト)モシノ職ヲ生ズルヤ當然ナリ、其ノ志ノ法則ト爲スベカラザルヤ勿論ニシテ結局苦ハ免カレヌコトナルベシ。

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齊物論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蘇武別李陵詩一別如秦胡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邈若胡與秦注胡秦之義猶胡越也何焯云史記大宛列傳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當時塞外謂中國人爲秦人猶魏以後謂之漢人也胡與秦中外之辨非胡越比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 字 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 五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三字此三句上同下異學孟子文法 有道士固如是乎哉。 貶得 且吾聞之。 第二段應問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此兩句是孫丑篇文 不得其言乎哉。 問而下直貶之 得其言而不言。 司馬相如傳子虛賦 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 問而下直貶之 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 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 子將爲祿仕乎。 第三段問得婉應問 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 孟子無而 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 此一段亦他添字減字變換 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

不アリテカ一言モ政... 治上ノコトニ及バズ... 猶ホ南方ノ越人ガ西北方ノ秦人ノ肥エ又ハ瘠モタルヲ視ルゴトク、忽焉(忘失ノ貌)即チ「サツトリ」シタルコト)トシテ其ノ心中ニ喜ビ又ハ威(ウレフ)ヲ加ヘズ、其ノ官ヲ問ヘバ則チ曰ク諫議大夫ナリ、其ノ祿ヲ問ヘバ則チ曰ク下大夫(六品以上四品以下)ノ秩ナリ、其ノ政治ヲ問ヘバ則チ曰ク我レ知ラザルナリト、道アルノ士豈ニ是ノ如キモノナランヤ。

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 此一段亦孟子說看 言便不陳腐。 孟子 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 他添字減字變換前 如此其可乎哉。 貶得婉應問 或曰否。非若此也。 第四段 夫陽子惡訕上者。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惡爲人臣。 音 招。 音 其君之過。 以招人過章昭注招舉也 而以爲名者。 求聞於人 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 何荀子勸學用心一也用心躁也 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 翺翔蓬蒿之間 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 應天子以 官以諫爲名。 漢書蓋寬饒傳諫大夫鄭昌上書曰臣幸得從大夫之後

ザルト、言フ能ハズシ
テ去ラザルト、二者
一モ可ナルモノナキナ
リ。
陽子將——然ラバ陽子
或ハ俸祿ヲ獲ルヲ目的
ニ仕官セルカ、古人モ
言ヘルコトアリ、仕官
スルハ貧困ノ爲ニアラ
ザレドモ、時アリテ貧
困ノ爲ニスルコトアリ
ト、是レ則チ俸祿ヲ得
ルノ目的ヲ以テ仕フル
ナラバ、尊位ヲ辭シキ
俸祿ヲ辭シテ貧シキ俸
祿ヲ受クルヲ可トス、
卽チ彼ノ抱關(門衛)擊
柝(夜番)ノ如キモノナ
至當トス、其ノ例ハ孔
子嘗テ委吏(倉庫)主
ル官トナレハ、苑圃牧畜
ナ主ル官トナレハ、
トアリ、皆俸祿ヲ得ル
ガ爲ニ過ギズ、然レド
モ決シテ其職責ヲ曠シ
クセズ、必ズ倉庫ノ會
計ハ過不足ナク、能ク
當レリ、牛羊ハ蕃息セ
リト曰ヘリ、然ルニ陽
子ノ秩祿ノ如キハ決シ

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世知不得而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說文徐云古有骨鯁之臣遇事敢刺。不從
天子有不僭賞。也。史記刺客專諸傳。內空無骨鯁之臣。漢鮑宣
之美庶巖穴之士。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戰國策。趙良說商君曰。顯巖穴
聞而慕之。束帶論語公冶結髮。士。伯夷傳。巖穴之士。趨舍有時。
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孟子萬章上。伊尹曰。
熙鴻號於無窮也。司馬相如傳。封禪賦。前世之所以承
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複。撥撥得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醒學史記。檀弓文
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
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
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父。得其道。不敢獨善其

テ卑ク且ツ貧シトハ
フベカラザルコト章
(明カナルコト)トシテ
明カナルニ今此クノ如
シ、其レ果シテ可ナラ
ンヤ。
或曰否——或ル人反駁
シテ曰ヘルニ、否、陽
子ハ決シテ職責ヲ曠シ
クセルニアラズ、蓋シ
陽子ハ上ヲ諍ル者ナリ
ミ、特ニ人臣トナリテ
主君ノ過失ヲ舉ゲテ以
テ己ノ名譽トスルヲ惡
ムナリ、故ニ諫爭シ論
議スト雖モ、總テ之ヲ
秘密ニ附シ外人ナシテ
知ラシメザルナリ、書
經周書君陳ノ篇ニモ、汝
若シ嘉謀(ヨキハカリ
ゴト)ヲ嘉猷(ヨキミチ)
アラバ、汝ハ宮中ニ入
リテ汝ノ主君ニ告グ之
夫實行セシメ、而シテ
外部ニ於テハ汝ハ其ノ
主君ノ實行セラルルチ
主君單獨ノ意思ニ出ヅ
ル様見セカケテ、之ニ
順ヒ、斯ノ謀斯ノ猷ハ
皆我が君ノ德ノ高キニ
ヨリテ然ルモノナリト
言フベシトアリ、陽子
ノ心ヲ用フルモ要スル
ニ亦然ルノミト。

身。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記倪焉
日有孳孳。孟子雞鳴而起。孳孳漢書王褒傳。勞筋骨。終死而後已。故
禹過家門不入。孟子滕文公。禹八年孔席不暇暖。而墨突
不得黔。南脩務篇。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彼二聖一賢者。有權
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命。應閔時
之不平。悲人窮。應人之不達。論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
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
見。左昭九年。屠蒯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聽也。又飲外嬖嬖叔聽其是
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
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賢役大賢來。
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論語公冶長篇。子貢曰。我不欲而惡

愈惡之——愈之ニ答ヘテ曰ヘルニ、陽子ノ心ヲ用フルコト果シテ此ノ如クナラバ、實ニ感ヘルノ甚シキモノナリ、何トナレバ宮中ニ入リテ主君ヲ諫メ、外ニ出テテハ人ヲシテ知ラシメザル者ハ、大臣宰相ノ爲スベキ事ニシテ、陽子ノ如キ身、諫官ニ居ル者ノ宜シク爲スベキ所ニアラザルナリ、夫レ陽子ハ本ト布衣微賤ノ身ヲ以テ蓬蒿(ヨモギノ類)繁茂セル片田舎ニ隱居セシガ主上ハ其ノ行誼(行ハ行狀、誼ハ行狀ノ善、其ナルコト)ヲ嘉シ、此ノ顯位ニ拔擢シ、其職名モ現ニ諫ヲ以テ名トセシ程ナラズヤ、然ラバ陽子タル者、十分ニ其ノ職責ヲ盡シ、四方ノ國國ハ言フニ及バズ、天下後世ニ至ルマテモ、當時ノ朝廷ニハ直言ヲ憚ラザル骨鯁(鯁ハ魚骨ナリ、直言ノ受ケ難キコトハ骨ノ喉中ニ留ルガ如キヲ以テ正直剛毅ノ臣ヲ謂フ)ノ臣アリ、天子ガ陽城

ヲ用ヒテ諫議大夫トシタルモ其能ク其任ニ副ヒ賞ヲ倍ヘ分ニ超ユルヲ謂フ)シテ過ナルコトナク、其ノ諫ニ從フコト猶ホ水ノ下キニ流ルルガ如キノ美アルコトヲ知ラシムベキナリ、果シテ然ラバ庶クハ巖谷穴居ノ下ニ棲息スル隱者ナドモ、此ノ事ヲ耳ニシテ束帶シテ正服ヲ纏ヒ、頭髮ヲ結ビ繕ヒテ宮闕ノ下ニ進ミ、自己ノ懷抱スル意見ヲ伸ベ、吾ガ主君ヲ幾ヤ舜ヤニ匹敵スル聖君ニナシ、天子ノ鴻號(大ナル名)ヲ無窮ニ迄モ傳ヘンコトヲ願フニ至ラントス、書經ニ謂フ所ノ言ノ如キハ大臣宰相ノ事ニシテ陽子ノ宜シク行フベキ所ニアラザルナリ、且ツ陽子ノ心若シ人主ヲシテ自己ノ過ヲ聞クハ厭ハシムルナラバ、是レ主君ノ過チ一層大ナラシムルモノナリ、或曰陽——或ル人又辯シテ曰ク、陽子ハ己ノ名ノ聞ユルヲ求メズシテ他人之ヲ聞キ、用キ

評以爲直者。 惡評以爲直者。 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 前五段攻撃陽子。自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好盡言以招。 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吾子其亦聞乎。愈曰。 人來攻撃者甚急。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上一句。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 下一句。我將以明道也。 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 是以見殺。傳曰。 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 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 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 能受盡言必。 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箇好人。 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 莊子天下篇。前層層誦墨翟。末乃曰。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此篇結語。與東坡范增論皆原于莊周。

諱辯 愈與李賀書。 舊唐書李賀傳。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之作諱辯。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傲之。無能髣髴者。其樂府勸賀舉進士。 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侍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賀舉進士有名。 士。 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爲也。 賀舉進士有名。 與賀爭名者。 謂賀死元和中。使積爲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 毀之。曰。賀父名晉肅。 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紀。 送李晉肅入蜀。王伯厚云。蓋即李賀之父。袁枚云。避父名。不舉進士者。唐李賀而陳之王泰爲詹事。已有此論。 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 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 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陳氏曰。自魏李悝漢天聖中。孫爽。 二名不偏諱。 蕭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等撰音義。 所宜諱。而但偏舉其一。則不復諱耳。顧廣圻禮記攷異。盧文昭鍾山札記。張敦仁禮記鄭注考異。有說甚詳。段玉裁据毛居正六經正誤。及岳珂沿革例。改偏爲偏。經韻樓集二名不偏

諱辯

韓文公

文章軌範卷二 諱辯

身一體ノ安然ナリ得ルハ一ニ耳アリテ之ヲ聴キ目アリテ之ヲ視テ指導スルガ故ナリ夫ノ陽子ハ若シ果シテ不賢ナラバ當然賢人ニ使役セラレテ主君ニ忠節ヲ擢ンツベク若シ賢人ナラバ天ヨリ命セラレタル自己ノ責任ヲ重シテ努力スベキニラズヤ安ソ自ラ閑暇ヲ貪リ安佚スルヲ得ンヤ

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儀近代宗廟諱容齋三筆十一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不爲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爲虺蜴胡然厲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爲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故戴胄唐儉爲民部尙書虞世南李世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勣但爲勣韓公諱辯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諱勢乘餓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

何所法守也

以爲觸犯

士君子立言行事宜

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

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

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殺サレシ所以ナリ、是下モ亦此ノ事ヲ聞知セラレシカト。愈曰君一是ニ於テ愈更ニ之ヲ反駁シテ曰ヘ居レバ其官職ニ死セシコトヲ思ヒ、未ダ官位ヲ得ザレバ言論ヲ修メテ自己ノ道ヲ明ニセシコトヲ思フ者ナリ、我レノ之ヲ論難セシ所以ハ將ニ以テ吾ガ道ヲ明ニセントスレバナリ、決シテ正直ヲ扮シテ他人ニ加ヘント欲スルニアラズ、且ツ彼ノ國武子ノ如キハ、對手ノ善不善ヲ辨別セズシテ一概ニ亂闘ニアリテ直言モシガ故ニ、遂ニ殺戮ノ厄ニ遭ヒシノミ、傳

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一篇辨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伴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此辨文法從孟子來觀國學林引唐人康駢劇談錄曰元微之以明經擢第願結交李賀執贊造門賀覽刺不答微之慙憤而退後登要路因指賀祖名進不合應進士舉遂致轆軻乃知毀賀者微之也惟稱祖諱進與言父晉肅異然退之頗有誤處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度見晉書衛恒傳非杜操字伯度者也治天下之治平聲非去聲且犯高宗正諱即或憲宗時高廟已祧不諱而諱辯中似不宜見此字曾子父名點不名哲字文化及逆黨孟乘隋書煬帝紀唐書竇建德傳並作孟景以乘與兩同音而改之李林甫上御定月令表璿樞玉衡以璣與基同音而改之則不諱諱勢乘機之語殊未盡然蓋唐俗重諱自天子迄士大夫家雖二名嫌名亦避之其弊至於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退之此辯殆借以諷世歟清白士集二十八書諱辯後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

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

ヲザレドモ、若シ我が言ヲ聞イテ之ヲ改メバ、結局ハ善人タルコトヲ得ベキナリト。諱トシテ君父ノ名ヲ諱ミ、其ノ名ト相類スル者ハ避ケテ之ヲ用キザルチ例トス、此ノ文ハ(字ハ長吉)ヲ勸メテ進士ニ舉ゲシム、賀進士ニ舉ゲラレテ名アリシガ、之ヲ忌ム者賀ノ父ト進トハ同音ナレバ、進士ニ舉ゲラレルチ得ズト曰ヒシヲ以テ、公此ヲ草シテ其ノ妄ヲ反駁セシモノトス。愈與一予ハ嘗テ李賀ニ書テ與ヘテ進士ノ試ニ應ゼンコトヲ勸メシニ、賀試ヲ受ケテ及第シ其ダ盛名アリシガ、賀ト名ヲ爭フ者之ヲ攻撃シテ賀ノ父ハ晉肅ナレバ、賀ハ當然試ニ應ズベカラズ、又之ヲ勸メテ試ニ應ゼシモノト云ヒ出セシヲ、聽クモノ之ヲ察セズシテ附和雷同シ、其ノ論チ然

リトシ、其ノ辭チ一ニ皇前(字ハ持正)官、工部郎中ニ至ル、之ヲ聞キ予ニ注意シテ曰ヘルニ足下ト賀ト均シク罪ヲ受ケンモ知ルベカラズト、予答ヘテ曰ク然リ、律(法律)ナリ、此ノ律ハ禮記曲禮ノ文ヲ引キタルナリ、二言ヘルコトアリ、二名ハ偏諱モズ(二字名ノ時ニ其ノ一字ヲ俱ニ用フルハ諱ムベキモ、單ニ一字ノミヲ用フルハ差支ナシト)、此ノ意義ヲ釋スル者、孔子ノ母ノ名ハ徵在トイヒシガ、孔子ハ徵ヲ言ヒシ時ハ在ヲ言ハズ、在ヲ言ヒシ時ハ徵ヲ言ハザリシト類チイフト、又律ニ嫌名ヲ諱マズ(其ノ諱ト字音相似タル音)トアリ、之ヲ解釋スル者ハ禹ト雨ト丘ト燕トノ類ノ如キチイフナリトイヘリ。今賀父一是ニ由リテ之ヲ諱レバ、賀ノ父ノ名ハ晉肅ナルガ、賀ノ進士ニ舉ゲラレルハ二名ヲ諱ムノ法律ニ觸ル

戲小弱弟。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叔虞也。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也。此是正理。正論。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四節此一轉尤妙。呂覽振亂篇。遂桀紂之過也。注云。遂猶長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孟子公孫丑篇。今之君子過君之惡。其罪大。趙注。逢迎也。而爲之辭。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漢書賈誼傳曰。束縛之。係縲之。使若牛馬然。急則

敗矣。此一段是正理。史淮且家人父子。侯入於家人而卒疏云。入于凡人之家。史高祖紀。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呂后紀。孝惠以齊上兄。置上坐。如家人禮。漢書惠帝紀。有兩語。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尙不能以此自克。六節。左氏昭十年傳。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特小丈夫。孟子公孫丑篇。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史記孟聽曰。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缺缺小智貌。與缺缺同。傾雪切。韻會舉要。缺或作缺。唐李嗣真傳。太常缺黃鐘。又張九齡選舉疏。每一官缺。以不次用之。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坐貽謗缺。佩觿集曰。于祿字書以缺字從垂。爲不典。蓋唐時俗字。今本文選恐亦係後人改寫。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不可信。或曰。此益見專以屬周公者不可信也。如封唐叔。史佚成之。此結尤高。鄭會子問注。史佚成王時賢史也。周語韋昭注。文武時太史。晉語。文王訪于辛尹。後漢書翟酺傳。昔成王之政。史佚在右。是史佚歷事文武。至成王時猶存也。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與韓愈論史書。辯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辯。亦理勝也。柳州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本集此上有正月二

ルト爲スカ、嫌名ノ法
律ヲ犯スト爲スカ、父
ノ名ヲ進士ニ擧ゲラルル
ヲ得ズトセバ、若シ父
ノ名仁ナルバ其ノ子ハ
人タルコトヲ得ザル
カ。
夫諱始一由來諱ナル
者ハ何ノ時ニ始レル
カ、法律制度ヲ制定シ
テ天下ニ教ヘ示セシ者
ハ周公孔子ニアラズ
ヤ、然ルニ其周公スラ
詩ヲ作リテ克昌ニ厥後
トイヒ、又駿發ニ爾私
トイヒ、其父文王ノ名
ノ昌、兄武王ノ名ノ發
ヲ諱マズ、孔子モ母ノ
名ノ微在ナルモノヲ諱
諱セズ、宋不、足、微
トイヒ、又、某在、斯、ト
イフ、殊ニ春秋ハ孔子
ノ細心ニ記述セシ所マ
リ、然ルニ衛桓公名ハ
完ノ如キハ嫌名ヲ諱マ
ザルヲ譏ラズ、康王ノ
名ハ釗(劉音昭)ナルガ
孫ニ昭王アリ、曾參ノ
父ノ名ハ皙ナルモノ曾子
ハ昔ノ字ヲ諱マズ、周
ノ時ニ驛期ナルモノア
リ、漢ノ時ニ杜度ナル
モノアリテ姓ト名ト音

相同シカリシガ、若シ
此ノ如キ時ハ其ノ子タ
ル者宜シク如何ニシテ
カ之ヲ諱ムベキヤ、嫌
名マアモ諱ムトセバ、
其ノ姓ヲ諱マンカ、將
タ嫌名ヲ諱マザラン
カ。
漢諱武一漢代ニ在リ
テ武帝名徹ヲ諱ンテ改
メテ通ト爲セシモ、未
ダ車轍ノ轍ノ字ヲ改メ
テ他ノ字ニ代用セシテ
聞カズ、唐ノ呂后ノ名
ハ維ナルヲ以テ之ヲ諱
ンテ改メテ野鶴ト爲セ
シモ、天下ヲ治ムルノ
治ノ字ヲ改メテ他ノ字
ニ代用セシテ聞カズ、
現今上奏文ヤ詔勅ニモ
漢(唐ノ太祖ノ名虎)勢
(太宗ノ名世民)乘(代
宗ノ名炳)機(玄宗ノ
名隆基)等ノ字ヲ諱ム
テ聞カズ、惟ニ宦官ヤ
宮女ハ諱ニ近シト機
(玄宗ノ諱ハ隆基、音機
ニ近シ)トナ言ハズ、之
ヲ言ハバ律ヲ犯セシト
爲セリ。
士君子一凡ソ士君子
ノ言論シ若シクハ事ヲ
行フヤ、何ナリ以テ法ト

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

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

劉秀才答

十六字孫氏曰此元和九年事
書載見外集蔣氏云或云劉名軻字希仁集中不他見唐六典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
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經事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洪邁容齋
三筆曰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爲貢舉科目之最唐書杜正倫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
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顧炎武曰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
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弘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王鳴盛曰唐時秀才則爲尤異之科不常舉大約終唐之世
爲常選之最盛者不過及今乃見書藁
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孔
光傳時有所言輒削草藁
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
以史筆榮一韓退之邪
加一職
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
地
拒王芬辭曰朝乏權臣議出密近
封禪賦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大夫官屬主故事也鼂錯傳以文學
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漢儒林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
郡屬
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
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
韓書云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
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
馬相如傳
食奉養役使掌故
史司
則有天子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
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中丞二人御史
大夫屬官正五品上掌
糾舉百僚推鞠獄訟
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
入臺府
之類後漢書袁紹傳坐召
則又將揚揚
氣揚揚甚自得也
入臺府
三臺注晉書曰漢官尙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府者折衝府都督府
之類府藏也非官也漢書趙禹傳周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天府諸葛亮傳
開府治事漸
有官署之意
美食安坐
行呼唱
中之事注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警蹕袁枚云今官府行街有呵嘯聲
謂之喝道按梁書梁制令僕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引嚙引嚙即喝道也
於朝廷
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
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
政事堂在門下省孔子猶不遇
而死也韓書云孔子聖人作春秋
辱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
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
已邪則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

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
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
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
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中丞二人御史
大夫屬官正五品上掌
糾舉百僚推鞠獄訟
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
入臺府
之類後漢書袁紹傳坐召
則又將揚揚
氣揚揚甚自得也
入臺府
三臺注晉書曰漢官尙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府者折衝府都督府
之類府藏也非官也漢書趙禹傳周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天府諸葛亮傳
開府治事漸
有官署之意
美食安坐
行呼唱
中之事注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警蹕袁枚云今官府行街有呵嘯聲
謂之喝道按梁書梁制令僕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引嚙引嚙即喝道也
於朝廷
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
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
政事堂在門下省孔子猶不遇
而死也韓書云孔子聖人作春秋
辱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
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
已邪則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

守リテ可ナルヤ、今之ヲ經書ニ考ヘ之ヲ法
律ニ實シ、更ニ之ヲ國
家ノ法典ニ就キ參考ス
ルニ、李賀ノ進士ニ舉
グラルルコト、果シテ
可ナルベキヤ、果シテ
不可ナルベキヤ、
凡事父——凡ソ父母ニ
事ヘテ孝養ヲ盡クスコ
ト、曾參ノ如クナルヲ
得バ、非難ナカルベシ、
人物モ周公孔子ノ如ク
ナルヲ得バ、以テ極點ナ
ルベシ、然ルニ今代ノ
人曾參周公孔子ノ行爲
ヲ行ハズシテ、單ニ親
ノ名ヲ諱ムコトノミハ
此ノ三人ヨリ勝ランコ
トヲ務ム、謬レルモノ
ト謂フベキナリ。
夫周公——夫周公孔
子曾參ノ三人ハ常人ノ
卒ニ之ヲ凌駕スル能ハ
ザル所、然ルニ此等ノ
三人ニモ勝リテ、反ソ
テ宦官宮女ニ同ジキ行
爲ヲ敢テセバ、則チ宦
官宮女ノ其親ニ孝ナル
ハ周公孔子曾參ヨリモ
勝レルコトトナルカ。
古之傳——古ノ傳説ニ
言ヘルアリ、周ノ成王
一日戲レニ桐葉ヲ以テ

楚(天子ノ諸侯ヲ封ズ
ル時、與ヘテ以テ信ト
爲ス玉)ト爲シ、之レヲ
小弱弟(幼弟)ノ叔虞ニ
與ヘシヲ以テ汝ヲ封ズ
ト曰ヒシニ、周公入リ
テ賀セシカバ、王曰ハ
ラク戲言ノミト、周公
對ヘテ天子ニハ戲言ナ
シトテ、遂ニ叔虞ヲ唐
ニ封セリト。
吾意不——予レ思フニ
此ノ傳説ハ信ズベカラ
ズ、何トナレバ叔虞ノ
當ニ封ズベクバ、周公
ハ時ヲ見テ之ヲ王ニ言
上スベキヲ至當トス、
王ノ戲言ヲ待ツテ之ヲ
賀シテ其ノ戲言ヲ實行
セシムベキニアラズ、
若シ又當ニ封ズベカラ
ザルカ、周公ハ道理ニ
中ラザルノ戲言ヲ捉ヘ
土地ヲ王ノ弟ニ與ヘテ
之レガ主ヲラシメシナ
ラバ、大聖周公ノ平生
ノ所爲ト相反スルナキ
ヲ得ンヤ。
且周公——且周公ハ
天子ノ言語ハ決シテ苟
クモスベキニアラズト
イフノ理由ヲ以テ、無
理ニ之ニ從ヒテ叔虞ヲ
封セシメバ、若シ不

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
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
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
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
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
秋爲孔子累，范曄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族誅。見宋書傳。悖亂雖不
爲史，其族亦誅。誅滅也。海錄碎事，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
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司馬遷觸天子喜怒。
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焦氏筆乘同。司馬遷觸天子喜怒。
傳武帝開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司馬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雖古名將不過也。上以遷誣
罔爲陵游說，下陵腐刑。此謂遷觸天子怒也。喜字帶說耳。猶史記袁盎傳，一旦有緩急，游俠
傳且緩急人。班固不檢下。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競嘗行固奴于其車騎。
吏推呼之，奴醉罵，競大怒，畏資憲不敢發，心銜之。崔浩沽其直。
及資氏賓客皆逮考，競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詔高允與司
徒崔浩成國記三十卷，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鄒標索詔事浩，乃勸浩
刊所撰國史於石，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開發，有司按驗，浩伏受昧。

十一年六月，誅浩。事見魏史。崔浩及高允傳。焦氏筆乘曰：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
於石，立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人怒，遂族誅
浩。夫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
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
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
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袁枚曰：崔浩傳言浩禍由作史，余常疑太武
雖暴，何至將寵任之臣，因文字之失而忽加誅滅？後閱宋書，柳元景傳，魏太武寇汝穎，崔浩
密有異圖，元景從弟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內應，謀泄，浩誅，而光世南奔，據此傳，浩之誅，非
爲史禍也。何以魏書本傳既不載，而南北史亦無此條？老學菴筆記曰：魏以道讀魏書，以爲
魏收獨無刑禍，既以壽終，又贈司空，尙書左僕射，諡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脩史之說，然收
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矣。
疾盲。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
記仲尼弟子傳，子夏其子死，哭之失明。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
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
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有天下二百年
聖君賢相接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垂後者，不可勝數。又云：傳聞不同，善惡
隨人所見，甚者鑿空構立事跡，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
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

ニシテ王ハ説レニ桐葉
子以テ宮中ニ在ル所ノ
婦女宦官ニ與ヘテ亦
之ニ從ヒテ其ノ者ヲ諸
侯トナスベキカ。
凡王者凡ソ帝王タ
ル者ノ徳ハ實行如何ニ
アリ。若シ之ヲ行フテ
不當ナルアルカ、之ヲ
變更スルコト十回ノ多
キニ至ルモ、決シテ不
可トナサズ、要スルニ
至當ノ位地ニ達セバ其
ノ上ハ之ヲ變更セザル
ニ止ルノミ。然ル夫況
ニヤ戲言チヤ、若シ戲
言ナルモ尙ホ之ヲ斷行
ストセバ、即チ周公ハ
王ニ過失ヲ遂行スルコ
トヲ教フル者ニアラズ
ヤ。
吾意周ノ予レ思フニ
周公ノ成王ヲ輔佐スル
所以ノ方法ハ、之ヲ道
ビタニ正道ヲ以テシ、且
如何ニモユルヤカニ且
ツシトヤカニ歡ビ樂ミ
テ大中至正ノ道ニ歸セ
シメンコトヲ要ス、必
ズ其過失ヲ迎ヘテ之ヲ
理由アル如ク見セカケ
ラズ、又之ヲ束縛シ之
ヲ馳驟スルコト彼ノ牛

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
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
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
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
公羊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韓書云、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未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
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
韓書曰、非就功役也。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
韓書云、若有鬼神、將不福人。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
本集、言作議、謂好議論、人物事政。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
行行焉。
如也、鄭玄曰、行行、剛強之貌。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
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

馬ノ若クニベカラズ、
若シ之ヲ急ニシテ過度
ニ失セバ、結局失敗ニ
終ルベキナリ。
且家人一且ツ一家ノ
父母タリトモ東馳西驟
ハ加ヘラレベキモノニ
アラズ、況ンヤ君臣ノ
間柄ナルニ於テナヤ、
然ラバ則チ此ノ事ハ小
人ノ缺缺(小智ナル貌)
タル者ノ爲ス所ニシ
テ、周公ノ如キ聖人ノ
爲ス所ニアラザルヤ明
カシ、故ニ到底信ズベ
カラザルナリ。
或曰、封一説ニ曰ク
唐叔虞ヲ封セシハ、史
官ノ尹佚ナル者ノ所爲
ナリト。
前漢書、一前日書面ヲ
賜ハリシガ、其ノ中ニ
修史ニ關スル一條アリ
テ、委細ハ劉秀才(名
ハ柯、秀才トハ貢舉ニ
及第セシ者ノ名稱)ニ
與フル書ニ述ベ置ケリ
ト言ハレシガ、今其神
藪ヲ見ルニ及ンデ心中
甚ク不満足ニ感ゼリ、
何トナレバ足下ガ前年
修史ノ事ヲ言ヒシト全
然反對スレバナリ。
若書中、書面中ノ言

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
一日可引去。
漢書賈誼傳、夫固自引而遠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
韓書曰、賤不敢且謀、引去。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
韓書云、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州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
原邑、乃周襄王所賜。左氏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晉侯圍原、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經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
趙衰、晉大夫也。左氏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晉侯圍原、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經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所以承天子。
天子應承亦佐也。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媿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節不議於朝、而私議

フ所ノ如クンバ、足下ハ一日モ吏局ニ在ルベカラザルヲ至當トス、安ンテ宰相ノ心中ヲ探リテ、彼ハ自己ノ老境ヲ憫ンテ特ニ歴史編輯ノ官職ヲ與ヘ、以テ此韓退之ニ榮耀セシムナリト言セテ平然タルベケンヤ、若シ果シテ然ラバ足下ハ宰相ガ自己ニ榮耀セシムナリトイフニ安ンジテ史館ノ附近ニ居室ヲ構ヘ、俸祿(奉養)ヲ食ミ、掌故(大夫ノ官屬)故事ヲ掌ルノ官ヲ使役シ、館ノ紙ヲ私用シ、自己隨意ノ文章ナドヲ作り、或ハ取リテ子弟等ノ使用ニ供スル等ノコトヲ爲スベキニアランヤ、古聖賢ノ道ニ志ス者ハ決シテ此ノ如キ行爲アルベカラザルナリ、且ツ足下ノ劉二與ヘシ書面中ニ歴史ヲ紀錄スル者ハ人禍アラズンバ必ず天刑アリ、故ニ避ケテ此ノ事ニ當ラズトイヘリ、此言尤モ不當ノ甚クシキモノナリ、夫レ歴史ナル者ハ名ノ上ニ於テ或

ハ之ヲ褒メ或ハ之ヲ貶スルモノニ過ギズ、是ヲズラ恐懼シテ敢テ爲サズンバ、若シ足下ヲシテ御史中丞大夫(御史大夫ト御史中丞トノ二官ニシテ、中丞ハ御史ノ副官トシテ、御史トシテ、中丞ハ百官ヲ取締リ、民刑事ヲ裁判ス)ヲラシメバ如何、ソノ人ヲ褒貶シ、又ハ成敗スラント愈々益々顯著ナル、然ラバ其ノ恐懼スル、尤モ大ナルベシ、然ルニモ拘ハラズ、揚揚得意ノ貌トシテ臺府(御史臺ノ役所)ニ出入シ、美味ヲ食シ安ラカニ坐シ、呼唱(サキバ)ヲヒ、ナ朝廷ノ内ニ行フテ満足スベキカ、在御史ノ如クンバ、若シホ此ノ如クンバ、若シ足下チシテ宰相タラシメバ如何、天下ノ人チ生方シ殺シ、又ハ地方ヘ貶謫シ或ハ朝廷ニ引キ入レ、用フベキモノハ之ヲ用キ、黜クベキ者ハ黜クルハ宰相ノ職ニアラズヤ、則チ其敵トナルモノモ勢多敷ト

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三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三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三左氏僖二十七年傳楚圍宋宋告急狐偃曰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狐偃佐上軍先軫佐下軍二十八年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軍上德也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四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四史齊世家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溪修齊者曰易牙開方豎刁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立公子無詭爲君五公子爭立遂相攻則獲原啓疆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適其始政五僖公二十五年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五好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五然而能霸諸侯者五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六晉文公受周襄王册命爲侯伯誠畏之矣六魯僖公二十八年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六景監六秦孝公六得以相衛鞅六

商鞅六史商君傳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語數日不厭以鞅爲左庶長封之於商號爲商君相秦十年六弘石六弘恭石顯二人漢宣帝宦官得以致殺望之七蕭望之漢書蕭望之傳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詛辱建白非願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乃可其奏七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七得賢臣以守大邑七此指七則問雖失問七志在七舉非失舉也七然猶羞七當時陷後代如此八秦漢八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八得賢舉亦不在於薦賢八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非以附春秋許世子止八晉趙盾之義九許世子止見昭十九年晉趙盾見宣二年以秦漢之禍歸罪於韓汝霖曰唐自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原守於寺人尤甚公此議雖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遠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公之先見至是驗矣九朋黨論九在諫院九時進九歐陽公九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十困學紀聞曰歐陽子曰始爲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十

カ、免ルベカラズ、然ルニモ拘ハラズ亦揚、揚トシテ政事堂ニ上リ、美食安坐シ、内ハ朝廷、外ハ道路ニ於テ呼唱スルノミニシテ以テ自己ノ職分ヲ盡スト爲ス、カ、果シテ然ラバ史館ニ在リナガラ修史ノ事ニモ當ラズ、單ニ編輯官ナル名號ヲ榮譽トシテ其俸祿ヲ利スル者ト、何ノ相異アラシキヤ、又言不_レ足下又劉ニ與スル書面中ニ言ヘルアリ、歴史ナリ紀錄スレバ、人稱アラズニバ必ズ天利アリトテ、古代ニアリテ歴史ヲ編纂セシ者ヲ罪セリシガ如クナルモ、是レモ亦甚ダ諷レモ、凡ソ其ノ官職ニ居ル以上ハ飽クマテモ其ノ道ヲ正シクセテ直クバ死スト雖モ之ヲ枉クベキニアラズ、若シ之ヲ枉グザルチ得ザル時ハ宜シク亟ニ其ノ職チ去ルベキナリ、孔子之_一孔子ノ魯國ニ到ル處窮困ニ遭ヒ

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爲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陳靈兩山墨談云王厚齊謂朋黨二字始見班史余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朋黨字當始於此今按淮南子覽冥訓曰夫聖人者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史記蘇秦傳曰臣聞明主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鄒陽傳獄中上書曰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諸如此之類亦皆在漢史之前深寧叟未之考也 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 此三句是一篇主意。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此轉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 初說小人無朋又生僞朋二字。 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 相保鮑宣傳父子夫婦不能相保 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 論議常依名節 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

シ所以ハ、時世暗クシテ當時ノ諸侯之ヲ用フル能ハザリシニ因リテナリ、其ノ不遇ニシテ死セシモ、亦春秋ヲ作リシチ以テノ故ニアラズ、此ノ時ニ當リテ春秋大作ラズト雖モ、孔子ハ猶ホ不遇ニシテ死セシナリ、周公及ビ史佚ハ若キ、各々叙言シ叙事セリト雖モ、猶ホ時ニ遇ヒ且ツ世ニ顯レタルニアラズ、是ニ由リテ之ヲ觀レバ春秋チ作リシチ以テ孔子ハ其ノ累チ受ケタリト爲スチ得ザルナリ、范曄_(字ハ漢書百二十卷ヲ著ス、後漢書百二十卷ヲ著ス、後漢書百二十卷ヲ著ス)爲アリ、纒令_(後漢書百二十卷ヲ著ス、後漢書百二十卷ヲ著ス)族、司馬遷_(字ハ子長、前漢ノ人、史記百三十卷ヲ著ス、李陵ノ事ヲ言ヒシチ以テ、武帝ノ怒ニ觸レ腐刑ニ處セラ)爾_(喜ノ字別ニ意義ナシ)二解レ、班固_{(字ハ孟}

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左氏文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帝舜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續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注。謂驩兜共工之屬。十六人爲一朋。蒼舒隲。數檮杌。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傳稱桓靈之間。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

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歐公蓋以此數語之意。變化爲一篇議論也。

縱囚論

歐陽公

文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可發人才氣。善於立論。後漢獨行傳。戴封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太宗事蓋倣此也。後漢書。虞延傳。建武初。仕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鐘離意傳。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期俱至。無或違者。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

淮南子兵略訓。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

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新唐書太宗紀。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介

罪者歸其家。刑法志曰。二百九十人。白樂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舊唐書太宗紀。武德五年八月癸酉。放掖庭宮女三千餘人。死囚四百。來歸獄。亦謂此也。漢書雋不疑傳。錄囚徒。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

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

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

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

恩接而慚。但生。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

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

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

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

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

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

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

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仁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

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

スル者モ、亦當ニ此ノ如キコトヲ言フベク、人人皆我レハ一人ノミト言ヘバ、結局誰レカ能ク之ヲ紀シテ後世ニ傳フベキヤ。如退之。足下ノ位地ヨリ言ヘバ、惟其ノ聞知スル所ヲ孜孜勉勵シテ紀録シ、同職ノ者及ビ將來其ノ職ヲ繼承スル者モ、亦各々聞知スル所ヲ意ラズシテ紀録セバ、或ハ歴史ノ事實ヲ失墜セザルニ至ラン、然ラザレバ其事實タルヤ、徒ラ二人ノ口授ニ信ズルニ止リ、轉シテ其ノ辭ヲ異ニシ日ヲ以テ日ヲ加ヘバ、則チ足下ノ謂フ所ノ嘉嘉トシテ壯大ニ殆ド天地ニモ達スベキ唐代聖王賢士ノ歴史ノ事實モ、或ハ沈ミ落チテ後世ニ傳ラザルニ至ルベク、其ノ上賢惡邪正ハ相混消シテ判別シ難キニ至ルベシ、苟モ志アル者ノ平然トシテ擲擲スベキニアラザルナリ、故ニ若シ果シテ志アル者ナラバ、人ノ督促(催促)ニ迫(ウナ)ガス(ア)

ルヲ待ツテ、然ル後ニ其ノ職務ヲ盡スベキニアラザルナリ。又凡鬼。足下又世ニ果シテ鬼神ナル者アラバ、史中載スル所ノ人ノ鬼神ハ必ズヤ筆ヲ執ル者ニ福利ヲ與ヘザラント言ヒシガ、凡ソ鬼神ナル者ノ事ハ渺茫(廣クシテ)ハテシシナキコト(荒惑)トリトメナシニシテ、殆ド信準スベキナシ、故ニ事理ニ明カナル者ハ皆之ヲ口ニモザル所ナリ、足下ノ多智ニシテ猶ホ此ノ鬼神ヲ恐懼スルコト此クノ如シ、豈ニ怪ムベカラズヤ、今、學アル足下ノ如ク、能ク(辯)論ナル足下ノ如ク、辯論ヲ好ム足下ノ如ク、慷慨ニシテ自ラ稱シテ正直ニ且ツ行(剛強ナル貌)トシテ飽クマテ所思ヲ貫徹セズンバ已マズト爲ス足下ノ如クニシテ、猶ホ言フ所此ノ如クンバ、唐代ノ歴史ハ果シテ遂ニ誰ニ託シテ編述セシムベキヤ、明天子上ニ在リ賢宰相下ニ在リテ、史才

アル足下ノ如キヲ得、シカモ修史ノ事業ヲ果スコト能ハザルハ洵ニ痛恨ノ事ニアラズヤ。退之宜シ。是下宜シク再思スベシ。史ヲ修ムベクシテ速ニ修メヨ。若シ果シテ恐懼シテ之ヲ爲ス能ハザレバ、宜シク立ドコロニ其職ヲ辭シテ去ルベキ也。何ガ故ニ行ク行クハ辭職スルノ考ナリト言ヒテ爲スベクシテ爲サズ、又史館中ノ他人及ビ後進ヲ誘ヒ之ヲシテ其事ニ當ラシメント欲スルハ、惑ヘルノ甚シキモノト謂フベシ。自己スラ勉メズシテ他人ヲ勉メシメント欲スルハ、難イカナ。

晉文公。晉ノ文公既ニ周ノ襄王ヨリ原地ヲ賜ハリ善良ノ守者ナキニ苦ミ、寺人(宦官)ノ勃羅ニ諮問シ、其ノ薦ヘタリ。余以爲ラク原ノ地ヲ守リ治ムルコトハ政治上ニ大關係アル者トス、何トナレバ

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春秋論

歐陽公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左傳謂趙穿弑靈公。趙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故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高穀梁赤。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

其地ハ天子ヲ輔佐シ、是ニ由リテ霸者タルノ事業ヲ建テ、以テ天子ノ命令ヲ衆諸侯ニ傳達スベキ基礎タレバ、輕卒ニモ嫌近(御)近ヅク近侍ノ者、宦官ヲイフ。ナル近侍ノ者ニ相謀シテ以テ天子ノ寵命ヲ辱シムベキニアラズ、然ルニ文公ハ此ノ重大ナル任務ニ適スベキ者ヲ擇ブニ、公然朝廷ニ於テ之ヲ謀ラズシテ、私力ニ宮中ニ於テ協議シ、又廣ク其ノ獨リ相謀ラズシテ、獨リ宦官ノゴトキ者ニ謀ル、哀ノ賢ナル固ヨリ國政ヲ料理シテ失敗セズト雖モ、是ヨリ賢人ヲ遇スルノ道ヲ失ヒ、政治上ノ失敗ヲ招クノ端緒ヲ啓クニ至ラントス、況ンヤ當時謀議スベキノ臣ニ乏シカラザルニ於テヤ、即チ狐偃ハ謀臣タリ、先軫ハ中軍ノ將タリ、然ルニ文公ハ之ヲ疏シテ、一事ヲモ查ラズ、之ヲ外(ノケモノ)ニシテ意見ヲ徵セズ、而シテ特ニ宦官ニ諮問シテ之ヲ決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輒赦之爾。法之輕易非聖意。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

載孔子之言。而稱其

定ス、是ノ如キノ所爲
ハ到底後世ノ法則ト爲
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且晉君——且ツ文公ハ
將ニ齊ノ桓公ノ事業ヲ
繼承シ、新者トナリテ
以テ天子ヲ翼戴セント
ス、大志ナリト謂フベ
シ、然リ而シテ桓公ハ
管仲ノ如キ良臣ヲ獲テ
其ノ力ニヨリテ國ハ盛
大ニ赴キシガ、後、廢
才(官官)ヲ擧ゲ用キテ
國家大ニ亂レタリ、今
文公ハ原ノ地ヲ獲テ其
ノ疆域ヲ開キシハ、方
ニ新業ヲ開クベキ始政
ニシテ、衆諸侯ニ其勢
威ヲ示スベキ所タリ、
然ルニ文公ハ桓公興隆
スル所以ヲ學バズシテ
敗亡スル所以ヲ履メ
リ、公ノ收滅スベキハ
蓋シ當然ノ事ナルニ、
シカモ能ク諸侯ニ覇
ル所以ノ者ハ何ゾヤ、
晉ノ土地ハ廣大ニシ
テ、力モ亦強ク、大義ヨ
リイヘバ天子ノ冊命ナ
リ、故ニ列國ハ皆之
ニ畏レタルノミ、心服
セシニアラザルナリ、
是ノ故ニ其ノ後秦ノ孝
公ハ官景監ノ推薦ニ

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

ヨリ衛侯(衛侯)ヲ相ト
シ、漢ノ宣帝ハ宦官弘
恭石顯ノ二人ノ讒ニヨ
リテ蕭望之ヲ殺セリ、
小臣跋扈ノ端ヲ啓キシ
ハ實ニ晉ノ文公ノ備ナ
作セシニヨル。
嗚呼得——嗚呼文公ガ
宦官ニ問ヒテ趙衰ニ大
邑ヲ守ラシム、諸問ス
ルニ其ノ方法ヲ諷レリ
ト雖モ、賢人ヲ登用セ
シガ故ニ、其登用ハ誤
ラザルモノト謂フベ
シ、然レドモ猶ホ當時
ノ賢長ヲ侮辱シ後代ニ
弊害ヲ流セシコト此ノ
如シ、況ンヤ諸問ト舉
用ト二ツナガラ、其ノ
方法ヲ諷レルニ於テナ
ヤ、何ヲ以テ之ヲ救濟
スルコトヲ得ンヤ、余
故ニ文公ノ罪ヲ著ハシ
テ彼ノ孔子ノ春秋ノ書
ニ於テ許ノ世子止及ビ
晉ノ趙盾ヲ筆誅セシ義
ニ附加ス。
許世子——許ノ悼公疾
メルトキ、太子止之レ
ニ藥ヲ進メシニ未ダ幾
クナラズシテ卒セリ、
春秋ニ之ヲ書シテ許ノ
世子止其ノ君買ヲ弑ス
ト曰ヘリ。

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
猶斷 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
君買左傳曰。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杜云。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含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

晉趙盾——趙穿晉ノ靈
公ヲ弑セシニ、春秋ニ
之ヲ書シテ趙盾其ノ君
喪ヲ弑セリト曰ヘ
リ、孔子ノカク書セシ
所以ハ盾實際手ヲ下サ
ズト雖モ、當時晉ノ大
夫タリ、則チ其ノ責任
ハ盾實ニ之ニ當ラザル
ヲ得ザルヲ以テ、罪ヲ
盾ニ歸セシナリ。
臣聞弑——弑聞ク弑黨
ノ說ナル者ハ古ヨリ既
ニ之レアリ、惟々人君
タル者能ク君子ノ黨ナ
ルヤ、小人ノ黨ナルヤ
ヲ辨別スルヲ要スルノ
ミ、大凡ソ君子ト君子
トハ其ノ道ヲ同ジクシ
ルヲ以テ朋黨ヲ爲シ、
小人ト小人トハ利益ヲ
同ジクスルヲ以テ朋黨
ヲ爲ス、此レ自然ノ理
ナリ。
然臣謂——然シ以上ノ
如ク陳述ハセシモノ
ノ、小人間ニハ朋黨ナ
ク、惟々君子ノミ之レ
アルモノトス、其ノ理
由ハ、小人ノ好ムル所
ノ者ハ俸祿ナリ、食リ
取ル所ノ者ハ財貨ナ
リ、故ニ利益ヲ同ジク
スル時ニ當リテ、暫時

ノ間朋黨スト雖モ、是
ハ眞ノ朋黨ニアラズシ
テ偽朋ナリ、一旦利益
ヲ見ルニ途ンテハ相互
ニ先チ争ヒ、或ハ利益
盡クレバ交情モ疎遠ト
ナリ、甚シキニ至リテ
ハ反ツテ相賊害シ、其
ノ兄弟親戚ト雖モ相保
ツコト能ハザルニ至
ル、故ニ臣以爲ヘラク
小人ニハ朋黨ナク、其
ノ暫時朋黨ヲ爲ス者ハ
偽ナリト。
君子則——君子ニ至リ
テハ然ラズ、固ク執リ
守ル所ノ者ハ道德及ビ
義理ニシテ、行フ所ノ
者ハ君ニ忠ニ友ニ信ナ
ルノ道、情ム所ノ者ハ
名義ト節操トナリ、故
ニ身ヲ修ムル時ハ、互
ニ此ノ道ヲ以テ相益
シ、國ヲ治ムル時ハ同
心一體ニテ國事ヲ正シ
救ヒ、終始毫毛渝ルコ
トナシ、之ヲ君子ノ朋
ト爲ス、是ノ故ニ人君
タル者但々常ニ小人ノ
偽朋ヲ退ケ去リ、君子
ノ眞朋ヲ用フベシ、然
ラバ則チ國家ハ治平ナ
ラン。
堯之時——帝堯ノ時、

刻也。難者曰。曷爲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昭十九年經

悼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昭二十三年經。吳敗頓。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許男于召陵。侵楚。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是。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孟子盡心篇。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按史通惑經篇曰。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論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讖。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顯然。且官

爲正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爲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論一也。歐公此篇蓋本于此。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二終

共工、驩兜等四人ノ小人朋黨ヲ結ビ、八元(八人ノ善長ナル人)八凱(八人ノ和平ナル人)ノ十六人ノ君子一大朋黨ヲ爲セシガ、舜ノ堯ヲ佐クルニ途シテ、コノ四凶(四人ノ惡ル者)小人ノ朋黨ヲ退ケ八元八凱ノ君子ノ朋黨ヲ進メシニ、天下大ニ治レリ。

及舜自一舜ノ天子ト爲ルニ途シテ、皋陶(皋陶)夔(夔)契(契)等二十二人一同朝廷ニ列シ、互ニ稱賛歎美シ互ニ推シ讓リテ一大朋黨ヲ結ビシガ、舜皆之ヲ用キテ天下大ニ治マレリ、書經泰誓篇中二段ノ紂王ハ億萬人ノ臣アリシガ、其ノ心ハ皆億萬人ノ心ニシテ一致セズ、周ハ惟ト三千人ノ臣アルニ過ギザレドモ、此ノ三千人皆心ナリニセリト、ソレ億萬人各自心ナリ異ニス、朋黨ヲ爲サズト謂フベカラズ、然ルニ紂ハ此ノ爲ニ國ヲ滅セリ、周ノ武王ノ臣ハ三千人アリテ一大朋黨ト謂フベキモ、周ハ此ヲ用キテ以テ興隆セリ、降ツテ後漢ノ獻帝ノ時ニ途シテハ、時ノ名士等皆官ノ專横ヲ憤リ、相與ニ之ヲ攻撃セシカバ、宦官ハ悉ク之ヲ捕ヘ牢獄ニ投ジ、目シテ黨人ト爲セリ、未ダ幾クナラズシテ黃巾ノ賊(名ハ張角、其ノ徒皆黃色ノ頭巾ヲ戴キシカバ此名アリ)起リ天下大ニ亂レ、始メテ名士ヲ囚禁セシナ悔悟シ、盡ク之ヲ釋放シタルモ、既ニ及ナク、漢遂ニ滅亡セリ。

唐ノ末年ニ及ンテ、朋黨ノ論起リ、(李德裕)君子黨ト牛僧孺ノ小人黨ト相軋シテ、互ニ政權ヲ掌握センコトヲ爭ヘリ)朝廷ニ軋シシガ其ノ後昭宗ノ時ニ至リテ盡ク朝廷ノ名士ヲ殺シ、或ハ之ヲ黃河ニ投ジテ曰ク、此ノ輩清流(其ノ心ノ潔清ナル猶ホ川流ノ清キガゴトシ)意)ヲ以テ自ラ居レリ、宜シク之ヲ獨流ノ黃河ニ投ジテ以テ辱カシムベシト、是ニ於テ唐ノ天下ハ途ニ滅亡セリ。

夫前世ノ夫レ前代ノ君主ニシテ人ノ心ヲ異ニシ朋黨ヲ爲サザラシメシハ、紂王ニ如クハナシ、能ク善人ノ朋黨ヲ禁止セシハ漢ノ獻帝ニ如クハナシ、能ク清流ノ朋黨ヲ誅戮シテ殘スナキハ唐ノ昭宗ノ時ニ如クハナシ、然レドモ皆其ノ國ヲ亂シテ滅亡スルニ至レリ。

更相稱一之ニ反シテ互ニ相稱美シテ自ラ疑ハザルハ、舜ノ二十二人ニ如クハナシ、舜モ亦疑ハズシテ之ヲ用キタリ、然ルニ後世舜ヲ二十二人ノ朋黨ニ數カレシト謂フラズシテ、反ツテ舜ヲ稱美シテ聰明ノ聖天子ト稱スル者ハ何ゾヤ、其ノ能ク君子ノ黨ト小人ノ黨トヲ辨別スルヲ以テナリ。

周武之周ノ武王ノ世、其ノ國ノ臣三千人一同ニ大朋黨ヲ結ビタリ、古ヨリ朋黨ヲ爲セシノ多ク大ナルコト周ニ如クハナシ、然レドモ周此ニ由リテ興リシ者ハ何故ゾヤ、善人ハ多シト雖モ、毫モ之ヲ厭ヒ嫌ハザルニヨリテナリ、嗚呼、治亂興亡ノ事迹ハ人君タル者之ヲ觀テ鑒ト爲スベキナリ。

縱四論一唐ノ太宗ノ貞觀六年死罪ノ囚三百九十人ヲ家ニ歸シ、來秋ニ至リテ刑ニ就クベキヲ約ス、期ニ至リテ一人モ後ルル者ナシ、詔シテ之ヲ原ルシタルヲ論難セシモノトス。

信義行一信義ハ君子ニ行ハレ、刑罰誅戮ハ小人ニ加ヘラレベキモノナリ、而シテ刑罰中死罪ニ抵ル者ハ大罪極惡ニシテ、小人中ノ尤モ甚シキ者ニ屬シ、之ニ反シ寧コ義ノ爲ニ死ストモ苟クモ生ナ全クセズ、死ナ視ルコト宛モ自家ニ歸ル如キハ、此レ又君子中ニ在リテモ、最大至難ノ事ニ屬ス。

方唐大一唐ノ太宗ノ貞觀六年二方リテ帝親ラ大辟(大罪即チ死罪)ノ囚三百餘人ヲ調査シ、一旦縱シテ家ニ歸ラシメ、約束スルニ明年自ラ歸リテ死刑ニ就クベキコトヲ以テモシコトアリ、帝ノ此ノ行爲ハ君子ヲ猶ホ能ク難キコトヲ以テ、小人中ノ尤モ甚シキ者ニ期スルニ必ズ能クスベキヲ以テシタルモノナリ、然レニ其ノ四人ハ期ニ及ンテ一人ノ逃避スル者ナク、皆歸獄シテ時期ヲ失ハズトハ、是レ君子ノ爲シ難キ所ニシテ、小人等ハ反ツテ爲シ易キ所トス、是レ豈ニ人情ニ近カラナキヤ。

或曰罪一或人余ノ此ノ論ヲ反駁シテ曰ヘリ、極刑ナ犯シタルハ誠ニ小人中ノ小人ニ相違ナキモ、然レドモ恩德ヲ施シテ之ニ臨ムニ及ンテハ、變ジテ君子トモ爲スベシ、蓋シ太宗ノ恩德人心ニ感孚スルノ深ク、人ヲ變化セシムルノ速カナル是ノ如キ者アリ、決シテ怪ムニ足ラザルナリト、余曰ク、然ラズ、余ノ見ル所ヲ以テモ、太宗ノ此ノ事ヲ爲セシハ、恩德ノ深キ能ク人ヲ感化セリトイフノ名ヲ求メシガ爲メノ行爲ニ外ナラザルベシ、然レドモ太宗ノ方面ヨリ之ヲ觀レバ、死囚ヲ縱チ去ラシメバ、囚人ハ必ズ約束ヲ履行シテ歸獄シ、來秋ノ期日ニ歸リ來レバ、必ズ赦免ノ恩典アルベシト推測シテ歸獄セシハ、囚人ノ方面ヨリ言ヘバ、太宗ノ此ノ寬大ノ處置ニ浴シテ出獄スルナレバ、來秋ノ期日ニ歸リ來レバ、必ズ赦免ノ恩典アルベシト推測シテ歸獄セシハ、囚人ノ方面ヨリ言ヘバ、夫意其ノ寬大ノ處置ニ浴シテ出獄スルナレバ、來秋ノ期日ニ歸リ來レバ、必ズ赦免ノ恩典アルベシト推測シテ歸獄セシハ、囚人ノ方面ヨリ言ヘバ、下タル者、上タル人ノ心ヲ賊害セシモノト謂ハザルベカラズ、余ハ上下相與ニ賊害シテ此ノ恩德アル行爲トイフノ名ヲ成セシヲ見ルナリ、烏ソシハ眞ニ恩德ヲ施シ下ハ眞ニ信義ヲ知ル者ト稱スルコトヲ得ンヤ。

不然太一然ラズンバ太宗ノ即位シテ以來、茲ニ六年ナリ、其恩德ヲ施スコト久シカラズトセズ、眞ニ恩德ノ人ヲ感孚スルモノアラバ、小人ヲシテ極惡大罪ヲ

犯ザラシムベキ道理ナルニ、反ツテ僅僅一日ノ恩ヲ以テ能ク死ヲ視ルコト歸スルガゴトヲシテ、仁義ノ道ヲ守ラシムトハ、豈ニ不通ノ論ニアラズヤ。

然則何一然ラバ則チ如何ニシテ可ナルヤ、曰ク之ヲ縱チテ來歸セバ、之ヲ殺シテ赦スナク、而シテ更ニ又之ヲ縱チテ來歸セバ、始メテ恩德ノ然ラシム所タルヲ證スベシ、然レドモ是ノ如キハ絕對ニ有レベカラザル事トス。

若夫縱一若シ夫レ之ヲ縱チテ來歸セルニ感ジテ其ノ罪ヲ赦スナドハ、タマタ一回之ヲ爲スベキノミ、然ラズシテ屢々此ノ如キ行爲ヲナサバ、縱令ヒ人ヲ殺スモ皆死セザルニ至ルベシ、是レ天下ノ常法ト爲スベカラザル者ハ、聖人ノ法ニアラザルナリ、是ノ故ニ古ノ堯舜禹湯文武王等ノ政治、必ズ人情ニ本ヅキ、敢テ異常ナラズ事ヲ爲シテ高シト爲サズ、人情ニ反シテ名譽ヲ求メザルナリ。

春秋論一此ノ文ハ春秋ニ當リ趙盾其ノ君靈公ヲ弑シ、許ノ世子止其ノ父悼公ヲ弑セリトアルチ、左丘明、公羊、穀梁ノ三傳ハ此ノ二人實際ニ弑逆ノ大罪ヲ犯シタルニアラズ、責任上道ルベカラザルガ故ニ、孔子ハ之ヲ筆誅セラレドモ、其ノ情恕スベキモノアリ、是ヲ以テ復タ經文ニ其ノ無罪ヲ證明セラレタリト試逆大一君父ヲ弑逆スルノ罪タルヤ、實ニ極惡大罪ニ屬シ如何ナル方法ヲ以テスルモ之ヲ贖フコト能ハズ、故ニ人若シ此ノ大逆ヲ犯サンカ、復タ人間ニ伍スルコトヲ得ズ、法モ亦赦サルベキナシ、蓋シ法ヲ加フルニ縱令ハ些少ノ法ト雖モ熱慮慎重セザルベカラザルハ論ナキニ、更ニ大法ヲ加フルニハ、尤モ其ノ慎重ヲ致サザルベカラズ、一旦大法ヲ加ヘ、未ダ幾クナラズシテ又之ヲ赦サバ、法ノ威信ハ失墜シ其極、人モ亦之ヲ信セザルニ至ル、孔子ノ春秋ヲ作リテ褒貶是非ノ意ヲ寓セラレタル筆法ハ、決シテ是ノ如キ輕卒ナル者ニアラザルナリ。

三子說一三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ノ春秋ヲ說クヤ、曰ク、春秋ニ趙盾其君ヲ弑セリト書セシハ、盾實ニ其ノ罪ヲ犯セシニアラズ、其ノ賊ハ別ニアレドモ、盾ハ此ノ賊ヲ討セザリシガ故ニ、春秋ノ筆ニヨリテ盾ニ大惡ノ名ヲ加ヘシノミ、シカモ盾ハ其ノ罪ニアラザルヲ以テ、故ニ復タ經文(春秋ノ本文)ニ盾ノ名ヲ見ハシ以テ無罪ヲ明ニセシガ故ニ、三子ノ言フ所チ眞ナラシメンカ、是レ輕卒ニ大罪ヲ加ヘ、又輕卒ニ大罪ヲ討セザルモノト言ハザルチ得ズ。

以盾爲一盾ヲ弑テ果シテ弑逆ノ心ナカラシメンカ、則チ豈ニ輕卒ニ大罪ヲ加ヘ、若シ盾ハ賊ヲ討セザリシガ故ニ、其ノ心情赦スベカラズシテ大法ヲ加ヘント爲スカ、則チ其ノ後ニ至ルマテ頑然トシテ賊ヲ討セズ、又過チテ改メテ罪ヲ贖ハントスル形迹モナキニ、何ガ故ニ急ニ其ノ罪ヲ赦シテ無罪人ト同シカラシムルヤ、之ヲ進メテ無罪ト爲スモ、之ヲ退ケテ有罪ト爲スモ均シク不可ナリ、是ノ如キ筆法ハ斷シテ春秋ノ本意ニアラザルナリ。

趙穿弑一三子言フ所ノ如ク、若シ趙穿君ヲ弑ストモ、其ノ罪ノ大逆ニ抵ルヤ論ナシ、然ルニ盾之ヲ討タズ、又君ノ爲ニ其ノ仇ヲ報セズ、故ニ刑ヲ部下ノ者ニ失ヒシト假定センニ、二者(弑逆ノ罪ヲ犯セシ者ト、賊ヲ討セザリシ者ト)ノ罪ノ輕重ハ比較セザルモ知ラレベシ、縱令ヒ盾ヲ有罪ト定ムトモ、穿モ亦道ルベキニアラズ、然ルニ首罪ノ者ヲ免ジテ善人ト爲シ、無罪ノ者ヲシテ弑逆ノ惡人トシムトハ、決シテ信ズベカラザルコトニシテ、三子ノ言フ所ノ大ニ不當ナルチ知ラナリ。

春秋之春秋褒貶ノ法ハ、惡ヲ犯ス者ハ僥倖ニモ免ルコトヲ得ズ、疑似(下チラニモツカメコト)ノ者ハ善惡ノ區別ヲ明瞭ナラシメシモノナリ、彼ノ三子ノ說ニ據レバ、初メ靈公趙盾ヲ殺サント欲セシテ、盾逃レテ之ヲ免レシニ、其ノ一族ノ趙穿途ニ公ヲ弑セリ、然ルニ盾之ヲ討セズ、其ノ形迹弑逆ノ大罪ニ關係セシニ似タリトイヘリ、此ノ事タルヤ、正ニ疑似明カニシ難キ事ニシテ、聖人タル者ハ十分ニ其ノ情實ヲ求メテ之ヲ明白ニスベキ事ニ屬ス。

使盾罪一盾ヲ弑テ果シテ弑逆ノ心アリシメンカ、則チ其ノ罪ノ盾ニアルヤ論テ竣タズ、果シテ弑逆ノ心ナカラシメンカ、則チ當ニ盾ノ爲ニ辨明シテ先ヅ穿ノ罪ヲ正シ罪ノ在ル所ヲ明ニシ、然ル後盾ノ賊ヲ免シテ討セザルノ罪ヲ責ムベシ、果シテ然ラバ穿ノ大惡ハ僥倖ニモ免ルコトヲ得ズシテ、盾ノ疑似ノ形迹モ幸ニ辨明スルコトヲ得、而シテ賊ヲ討セザルノ責任モ辭スルチ得ザルニ至ラン、此ノ如クニシテ然ル後其ノ善惡是非始メテ明瞭ナルチ得ベシ、然ルニ今ハ惡ヲ爲セシ者免ルコトヲ得テ疑似ノ人反ツテ大逆ノ罪ニ陷ル、春秋ノ書タル決シテ此ノ杜撰ナルコトアラザルナリ。

若曰盾一若シ又盾ノ賊ヲ討セザリシハ、穿ノ弑逆ヲ幸トセシノ心アリシガ爲ニシテ、其ノ形迹ハ自ラ手ヲ下セシト同罪ナルガ故ニ、寧ロ穿ヲ捨テテ盾ヲ弑セリト曰フナラバ、此レ虛僞ノ事ヲ構造シ、自己ノ心情ヲ以テ恣ニ論斷ナドス一箇俗吏ノ矯激(常ニハグレタルコト)ノ所爲ニシテ、決シテ大聖孔子ノ如キ忠恕(忠ハ眞心ヲ盡シ、恕ハ己ノ心ヲ推シ)ノ人ニシテ、且ツ春秋ノ書ノ王者ノ道ヲ以テ人ヲ治ムル法ニアラザルナリ。

孔子忠一孔子ハ舊キ歴史ノ是非混亂シ、善惡明ナラザルヲ患ヒ、故ニ手ヲ下シテ修正シ、筆スベキハ之ヲ筆シ、削ルベキハ之ヲ削リ、以テ此ノ書ヲ成セリ、故ニ縱令ヒ舊史ニ此ノ如ク記載シアルモ、孔子タル者豈ニ之ニ從ヒテ訂正セザランヤ、且ツ舊史ノ書法ヲ贊美シ、又盾ノ爲ニ此ノ場合ニハ國境ヲ越ユルレバ、

其ノ罪ヲ免ルコトヲ得ベキナリト教フルガ如キハ、萬有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ナリ、以テ三子ノ傳ノ謬レルヲ知ルベシ。
 問者曰、問フ者曰ヘルニ、然ラバ夷卒(靈公ノ名)ハ何人ガ之ヲ殺セシヤト、余曰ク孔子ノ書セル如ク趙盾之ヲ弑セルモノトスト。
 以上ハ趙盾ノ實際ヲ弑セルモノト論斷シ、以下ハ許ノ世子止ノ事ヲ論ズルナリ。
 今有一、今此處ニ一人アリテ父病ミシニ、躬ヲ藥ヲ進メタリト雖モ、之ヲ嘗ムルコトヲ爲サザリキ、(父病ムトキハ子先ヅ之ヲ嘗メテ毒ノ有無ヲ驗スベキモノナルコト禮記ニ見ユ) 又一人アリテ父病ミシニ、躬ヲ藥ヲ進メザリシガ爲メ、其ノ父モ亦死セリ、又一人アリテ、刃ヲ以テ其ノ父ヲ殺セリト假定センニ、判官ヲシテ之ヲ裁斷セシメバ如何、是ノ三人皆同罪ナルヤ、凡庸ノ判官ト雖モ、決シテ同罪トスベカラザルヲ知ラン、夫レ躬ヲ藥ヲ進メタレドモ之ヲ嘗メザル者ハ、父子愛スルノ心ハアレドモ、禮節ニ習ハザル結果ニシテ、心惜寧ロ憫ムベキモノアリテ存ス、無罪ノ人ノミ、躬ヲ藥ヲ進メザル者ハ洵ニ不孝ナリトハ雖モ、然レドモ未ダ父子殺スルノ心ハアラザルナリ、判官ヲシテ之ヲ斷セシメバ、彼ノ刃ヲ以テ父子殺セル者トハ當然罪科ヲ殊ニスベシ、況ンヤ躬ヲ藥ヲ進メシ奉ト、刃ヲ以テ父子殺セル不孝ト同罪ニ處スルモノアラザラズ、此ノ如キハ凡庸ノ判官ト雖モ決シテ爲サザル所ナリ。
 然則許、然ラバ則チ許ノ世子止ハ、單ニ藥ヲ嘗メザルニ止ラバ、孔子ハ決シテ之ヲ春秋ニ書シテ其ノ君ヲ弑スト曰ハズ、孔子既ニ書シテ君ヲ弑スト曰ヘバ、止ハ決シテ藥ヲ嘗メザルノミナラズ、實際君父子弑セシニ相違ナキナリ。
 難者曰、論難スル者アリテ曰ヘルニ、聖人ハ止ヲ借リテ親ノ病ム時ニ方リテハ、子ハ當ニ藥ヲ嘗ムベキモノナルノ教ヲ垂レシニ過ヤザルナリト、余對ヘテ曰ヘルニ然ラズ、客ノ言フ所ヲ以テセバ、聖人ノ止ヲ借リテ教ヲ垂レシハ單ニ子ハ當ニ藥ヲ嘗ムベキモノナルヲ知ラシムルニ過ヤズ、夫レ聖人ノ一言ハ明白ニ人ニ告ゲシ以上ハ、天下萬世ノ法ト爲ルベキモノナリ、何ガ故ニ孝子ニ此ノ惡名ヲ加フルコトヲ爲サンヤ、且ツ藥ヲ嘗ムルノ事春秋ニ見エズ、但、後世ノ人ヲシテ世子止其ノ君ヲ弑セリトイフコトノミヲ知リ、藥ハ當ニ嘗ムベキモノナルヲ知ラシメズ、明白ニ教ヲ垂レズシテ、既ニ人ヲ大罪ニ陷シイルハ、苛酷ニアラズト謂フモ可ナランヤ、聖人ノ教ヲ垂ルルヤ、決シテ是ノ如ク迂遠ナルモノニアラズ、若シ果シテ止ヲ弑スト曰フモ、決シテ是ノ如ク刻薄ナルモノニアラザルナリ。
 難者曰、然ラバ則チ何爲レゾ此ノ後復々春秋ノ經文ニ見ハルルヤ、許ノ悼公(世子止ノ父ノ諡)ハ何爲レゾ弑レリト書セルヤ、(試逆ハ大罪ヲ犯セシ者ハ再ビ經文ニ書セズ、又弑ヲ書スハ、其ノ君ヲ弑セシ賊ノ既ニ討セラレタル後ニ於テストイフコトノアルニヨリテナリ) 余曰ク、君ヲ弑セシノ臣ハ再ビ經ニ書セズトハ、彼ノ三子ノ說ニ過ヤズ、豈ニ聖人ノ立テシ法ナランヤ、悼公ノ弑ヲ書セシモ、安ソ其ノ後、止ヲ討ジテ、然ル後之ヲ書セシニアラザルヲ知ランヤ、止ノ君ヲ弑セシコト經文ニ見ハレテヨリ後四年、吳ハ許ノ軍ヲ敗リ、又十八年、即チ魯ノ定公ノ四年ノ條ニ許男ノ事始メテ經文ニ見エテ其ノ名ハ別ニ記セラレズ、要スルニ許ノ事ハ春秋ノ書ニ於テ極メテ略セラレタリ、則チ止ノ事跡モ詳細ニ知ルコトヲ得ザルナリ。
 難者曰、論難スル者又曰ク、三子ノ說、決シテ臆測シテ然ルニアラズ、傳聞スル所ヲ承ケシノミ、若シ子ノ言フ所ニ從ハバ、傳聞スル所盡ク信ズベカラザルカト、余對ヘテ曰ク、傳聞何ゾ盡ク信ズベケンヤ、公羊、穀梁ノ二傳ニハ尹氏ノ卒去ヲ以テ天子ノ正廟ト爲シ、左氏ニハ尹氏ノ卒去ヲ以テ魯ノ隱公ノ母ト爲セリ、一方ハ男子トシ、一方ハ婦人トナス、傳聞ヨリ來ル所ノ誤謬此ノ如シ、夫レ豈ニ盡ク信ズベケンヤ。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三 [將字集]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左氏成十四年。婉而成章。有抑揚。

有頓挫。詳見拙著文話。有擒縱。場屋程文論。宋熙寧四年。始以經義取士。呂祖謙編文鑑。特錄張才叔文一篇。以爲程式。朱子文集卅四答呂伯恭曰。大兒來自里中。懶慢如故。今誦程文。僅能記三兩句耳。元王充耘作書義矜式。即所業之經篇摘數題。各爲程文。以示標準。清人有程墨。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放膽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王洙談錄。歐公曰。文字既馳聘。亦要簡重。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管子內言。威公用管仲。合諸侯。伐山戎。攘白狄之地。遂至西河。故中國諸侯莫不賓服。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

蘇老泉

議論精——此篇ニ收メタル文章ハ皆議論精緻明確ニシテ、如何ニモキマリヨク(斷制)文勢ハ圓轉滑脫ニシテ、シカモ婉曲(角タヌコト)ニ、抑(ツケタル所)アリ、揚(揚リタル所)アリ、語句ノ連カニ轉折シテ頓挫スルアリ、堅ク捉ヘテ放タザルアリ、十分從テ之ヲ舍セルアリ、試驗場(場屋)ノ作文ニハ當ニ此ノ種ノ作法ヲ學ブベシ、シカシ先ヅ放膽文ノ侯字玉字兩集ヲ暗記シ、筆ヲ下シテ毫モ滯礙(トドコホリ)スルコトナク、始メテ此ノ集ヲ讀ムベシ。

管仲相——管仲ハ齊ノ威公(即チ桓公)ノコト、宋代ニハ欽宗皇帝ノ諱ヲ避ケテ、之ヲ威公ト稱セリ)ニ相トナリ、其ノ力ヲ以テ桓公ヲ朝者トシ、戎狄ノ内地ニ侵入スルヲ防ギ、其ノ一生ヲ終ル迄、齊ハ國

富兵強ク、諸侯取テ
彼セザリキ、シカルニ
管仲死シテ後、小人ノ
豎刁、易牙、開方等用
キラレ、公ハ亂中ニ薨
去セラレシガ、五人ノ
公子(ワカト)立ツテ
争ヒ、其ノ禍ハ蔓延シ
テ、簡公(桓公ヨリ簡公
ニ至ルマデ十三世)ニ
至ルマデ齊國衰ナカ
リキ。
夫功之——夫レ事業ノ
成立スルハ成立スルノ
日ニ成立スルニアラズ
シテ、必ズ起因スル所
アリ、又禍亂ノ發生ス
ルノモ、發生スルノ日
ニ發生スルニアラズシ
テ、必ズ前兆スル所ア
リ、故ニ齊國ノ治マル
ヤ、吾レ管仲ノ功ト曰
ハズシテ、之ヲ推薦セ
シ鮑叔ノ功ト曰ヒ、齊
國ノ亂ルルヤ、吾レ之
ヲ三人ノ爲ス所ト曰
ハズシテ、之ヲ管仲ノ
罪ト曰フ、何トナレバ、
此ノ三人ハ固ヨリ人ノ
國ヲ亂ルノ小人ナレド
モ、之ヲ用キシ者ハ桓
公ナリ、夫レ舜アリテ
四人ノ兇惡ヲ放逐スル
ヲ知リ、孔子アリテ少

正卯ヲ誅スルコトヲ知
ル、彼ノ桓公ハ如何ナ
ル人ナリヤ、其ノ聖人
ニアラザルヤ論ナシ、
則チ公ナシテ三人ヲ用
キシメタル者ハ管仲ニ
アラズヤ。
仲之疾——仲ノ病勢危
篤ニ瀕スルヤ、桓公其
ノ病牀ニ就キテ將來誰
人カ仲ニ代ハルベキ者
ヲト問ヒシニ、余ノ考
ニテハ、仲ハ天下ノ賢
人ヲ擧ゲテ之ニ對フベ
キニ、單ニ豎刁、易牙、
開方ノ三人ハ人情ニ反
セル者ナリ、將來決シ
テ近ヅクベカラズト言
ヒシニ過ギズ。
嗚呼仲——嗚呼管仲ハ
果シテ三人ヲ用キズト
以爲ヘルカ、夫レ仲ノ
桓公ニ事ヘテ君臣タル
蓋シ幾年ゾヤ、其ノ間
久シカラズトセズ、公
ノ人ト爲リハ必ズ之ヲ
詳知セルナランニ、公
ハ耳ニ音樂ヲ絶サズ、
目ニ女色ヲ絶サズ、而
シテ此ノ三人ニアラザ
レバ、當初ヨリ此ノ三人
ヲ用キザル所以ノ者ハ
特ニ管仲ヲ俾リテ然ル

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

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

後知去少正卯。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後知去少正卯。又見史記魯世家及家語始誅篇。

彼威公何人也。此言威公非有舜仲尼之知。不待言矣。以伏下威公聲不絕於耳句。

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用之者威公。使之者管仲。

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呂本無意字。注云。時本有意字。

者以對。沈本亦無意字。按語忙無之尤妙。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

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史齊世家。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嗚呼。

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就桓公爲人言。應威公何人也句。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

非其人。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非其人。果能不用。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

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韓詩外傳。同。新序節士篇。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漢王吉傳。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云。彈冠振衣。張銑曰。整衣冠將還也。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

子而患無仲。仲以爲將死一言。可以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用者以有仲焉句。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

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

ノミ、若シ一日モ仲ナ
クンバ、三人ハ將ニ冠
ノ應ナ拂ヒ出仕ノ日ノ
近ククテ悦ブベシ、仲
ガ死ニ臨ムノ一言ハ果
シテ能ク桓公ノ手足ヲ
撃キテ三人ヲ用キザラ
シムルコトト思ヘルカ
夫齊國一夫レ齊國ハ
三子アルチ患ヘズシテ
管仲ナキチ患フ、管仲
アラバ三人ノ者ハ一匹
夫ニ過ギズ、然ラズン
バ天下ノ廣キ、此ノ如
キノ類ハ將ニ枚舉スル
ニ違アラザラントス、
若シ桓公幸ニ仲ノ臨終
ノ言ヲ聽キ、此ノ三人
ヲ誅スト雖モ、其ノ餘
ノ小人ハ仲悉ク數ヘテ
之ヲ去ルコトヲ得ン
ヤ、嗚呼仲ハ根本ヲ知
ラザル者ト謂フベシ、
當時若シ桓公ノ問アリ
シトキ、天下ノ賢者ヲ
推舉シテ己ニ代ラシメ
バ縱令ヒ管仲ハ死スト
雖モ、齊國ハ猶ホ管仲
アルト同然ナリ、何ゾ
何ゾ三子ノコトヲ云云
スル要アラザラヤ。
五伯莫一 五伯(伯ハ
霸ニ同ジ、齊ノ桓公、

晉ノ文公、秦ノ穆公、
宋ノ襄公、楚ノ莊王ヲ
イフ)ノ中ニ於テ最モ
盛ナルモノハ桓公及ヒ
文公ニ過ギタルナシ、
而シテ文公ノ才ハ桓公
ニ及バズ、其ノ臣モ亦
管仲ニ及バズ、文公ノ
孫靈公ノ暴虐ナルハ、
桓公ノ子孝公ノ寛厚ニ
比スベクモアラズ、然
ラバ晉ハ文公ノ死後、
宜シク叛亂絶エザルベ
キニ、之ニ反シテ諸侯
敢テ叛カザルノミナラ
ズ、餘威ヲ以テ猶ホ諸
侯ノ盟主タルコト百餘
年ノ久シキニ及ベリ、
其ノ故何ゾヤ、主君ハ
不肖ナリト雖モ、尙ホ
老成ノ賢臣、存在セシ
ガ爲メナリ、然ルニ桓
公ノ薨ゼシヤ、叛亂續
發シ、一敗ノ極、殆ド
肝腦地ニ塗ルゴトキノ
状態トナレルハ、何ガ故
ゾヤ、怪ムナカレ、公
ソ唯一人ノ管仲ヲノ
ミ特ミシニ、其人死没
セルヲ以テ、故ノミ。
夫天下ニ夫レ天下賢
人ナカラズ、蓋シ賢臣
ランガ、桓公ノ如キ賢

問。擧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
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一段是代管仲爲謀文章最高處既攻擊管仲須
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爲管仲之事

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五伯莫盛於威文。孟子告子篇文
作最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

公之才不過威公。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狐偃趙衰先
軫陽處父靈
公之虐。文公孫左傳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寬厚。威公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

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

人焉。詩漢篇雖無
老成人尙有典刑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史記高祖本紀
今置將不善壹敗塗

破敗使肝腦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賢者所以

患無仲也。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

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自代仲不得辭其責也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管子內言篇管子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對曰鮑
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強賓胥無之爲人也好

善而不能以國誦仲僅論是數子若謂當時無賢者不足指數
則既是一概之論此則使其書果足信仲固不得辭其責也

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此事見
管子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

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其將死與上文有記其將死應謂仲自
知其將死也觀管子稱仲對桓公之問憂其

將死喟然而嘆有身舌之言可見矣古文關鍵

注以爲指陽明疑此句上脫一二語失之矣

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葉適水心集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

之書以其言毛嬖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王棠知新錄曰夷吾在西施吳王之

前將百年而管子一書引西施吳王好劍等事又記管子死後事此皆後人手筆牽連載之

云爾又云管子石壁菁茅之謀皆一時術數何是傳後此後人增入無疑管子天下才豈肯

此書不足信也吾觀史鯀。大戴保博篇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
蘧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鯀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

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蘧子瑕是不能正君者

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問靈公造然失容曰

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蘧子瑕而退之徒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鯀之力

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賈誼新書胎教雜事篇劉向新

序雜事篇家語困誓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蘧子瑕故有身後之

諫蕭何且死。史記蕭相國世家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
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君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臣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事
爲證然後立

君アリテ、第二ノ管仲ハ、余ノ信ズル能ハザル所ナリ。

漢ノ蕭何ハ將ニ死セントセシ時、曹參ヲ推シテ己ニ代ハラシメタリト聞ク、荷モノノ大タルモノノ心ナキル、此ノ二人ノ如クナラザルベカラズ、國ノ興亡ハ大臣ノ如何ニ在リ、是ヲ以テ賢者ハ其身ヲ死ニ憂ヘズシテ國ノ衰フヲ憂フ、故ニ復タ賢者ヲ獲テ之ニ一切ヲ託シテ始メテ死スヲ得ルモノトス、彼ノ管仲ハ己ニ代ルベキ賢人ヲ獲ズ、夫レ何ヲ以テ死スコトヲ得ルヤ。

漢ノ高祖ハ、漢ノ高祖ノ人タルヤ、權謀術數ヲ運ラシテ、其ノ場其ノ場ノ利害ヲ切リ廻ハスコトハ陳平ニ如カズ、天下ノ形勢ヲ推量シテ足ヲ舉ゲ目ヲ搖カスノ間ニ於テ、巧ニ計略ヲ運ラシ、以テ項羽ヲ劫カセシコトハ張良ニ如カズ、當時若シ此ノ二人ナカリセバ、天下ハ到底、漢ノ有タル能ハズシテ、高祖ハ特ニ朴直屈強ノ人ニシテ終ラシノミ、然レドモ天下

論 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賢者未足償大臣之責、則仲不宜有死。

高祖論

蘇老泉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苦作文、非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以出揣摩。注高誘曰：揣摩也。摩合也。鬼谷子揣摩篇：善用天下者、必揣諸侯之情。舉足搖目。曲禮六十曰：指使賈誼傳：願指如意。漢書貢禹傳：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上之人。史記張蒼傳：贊周昌木強人也。正義曰：言其質直、掘強如木石焉。周勃聲、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質。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爲之規畫。

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此一段如。帝嘗語呂后曰：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衆人讀漢書、然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蘇老泉學識未易及也。知有呂氏禍、此帝之智明於大、不知勃之遺憂、此帝之智暗於小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

ハ既ニ漢ノ有トナリテ
サテ後世子孫ノ計ヲ
立ツルニ達シテハ、陳
平張良ナドノ到底及ビ
モツカザル所モ、高祖
ハ先ツ規畫（ハカリ定
ム）處置シテ、後世爲ス
ベキ所ノコトヲバ曉然
（アキラカ）眼前ニ目撃
シテ處分スルガ如クナ
ラシメタリ、蓋シ帝ノ
智ハ遠大ナル點ニ明ニ
シテ、些細ナルコトニ
暗カリシハ、此才見テ
知ルベキナリ。

可ナル所アレバナリ、
昔、周ノ武王没シ成王
幼ナリシガ、武王ノ弟
三人殷ノ遺民ヲ監督セ
ルモノ、相俱ニ周ニ叛
キシコトアリ、帝ノ意
以爲ワク自己ノ死後、
必ズ大將宰相文武ノ大
臣、及ビ諸侯王等ニシ
テ武庚祿父（殷村王）
子即チ三監ノ擁シテ周
ニ叛キシモノノ如キ
者アラバ之ヲ制スルニ
於テ困難ナルベシト、
是ニ於テ熟考シテ以爲
ラク、家ニ主母アラバ
豪悍ナル奴婢アルモ決
シテ弱子ト抗セザルノ
道理ナリ、彼ノ呂氏ハ
帝子佐ケテ天下ヲ平定
セシモノナレバ、諸將
大臣モ素ヨリ長服スル
所タリ、故ニ此呂后ア
レバ諸將ノ姦邪ノ心ヲ
鎮壓シテ、嗣子（即チ
惠帝ヲサス）ノ壯年ト
ナルマデ無事ナルコト
ヲ得ベキナリト、是ヲ
以テ觀レバ呂后ヲ去ラ
ザリシハ、全ク惠帝ノ
爲ニ計リタル者ト謂ハ
ザルヲ得ザルナリ。
呂后既ニ呂后ハ既ニ
去ルベカラズ、故ニ帝

氏佐帝定天下。呂后紀。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爲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

帝之智明於大也。能改齋漫錄云。老蘇明允云。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按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后。亦近于此。漢高娶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于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乾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彊。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乃知爲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老蘇本此。爲惠帝計也。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

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呂氏黨。此帝之智。明於大處。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論。尤不宜遽斬之。功爲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左傳宣三年。公嗾夫葵焉。釋文。微噲譙羽。樊噲傳。是日微樊噲。入營。請讓項羽。沛公。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

晉書八王傳序。然雖克滅權逼。猶足維翰王畿。是倒雖然二字。而用之。雖使作使。雖蓋與此一例。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呂氏黨。此帝之智。明於大處。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論。尤不宜遽斬之。功爲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左傳宣三年。公嗾夫葵焉。釋文。微噲譙羽。樊噲傳。是日微樊噲。入營。請讓項羽。沛公。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

軍中斬之。史記樊噲傳。盧縮反。高帝使噲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亦不宜遽斬之。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論。亦必不遽斬之。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下說欲斬噲而無疑。高帝逆知呂氏之禍。而噲娶於呂氏。若一旦合謀。事不可爲。不知削其黨。以損其權。此所以欲斬噲而不疑。要皆爲後世子孫之計也。高帝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其智明於大子。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畢。遂節出新意。立奇論。直到此方入事。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

以治病。應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帝得立。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謂不知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

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

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

ハ呂氏ノ黨ヲ削リ去リテ以テ其權力ヲ損シ、
縱令ヒ一大事變アリト
雖モ、天下ナシテ動搖
セザラシメンコトナリ
セリ、是ナリ以テ樊噲
如キ大切ナル者モ、一
且人ノ讒言ヲ信ジテ遂
ニ之ヲ誅戮セントセシ
ナリ、嗚呼、高帝ハ獨
リ樊噲ニ於テノミ不仁
ナランヤ、且ツ噲ハ帝
ト借ニ起リ、城ヲ攻メ
陣ヲ陷レシ功、決シテ
少ナリトセズ、當初
鴻門ノ會ニ於テ、亞父
（范增）項莊ヲ使シ、
劍ヲ託シテ之ヲ殺サ
ントセシ時、噲ノ圍入
シテ項羽ヲ誅スルナ
クンバ、漢ノ漢タルコ
ト未ダ知ルベカラズ、
然ルニ其ノ後、人ノ噲
ハ戚氏（高帝ノ妃）一家
ヲ誅戮セント欲スト識
スルモノアリ、時ニ噲
出デテ燕ヲ伐チシニ、
帝此ノ言ヲ聞キ、立チ
下コロニ陳平、周勃ニ
命ジテ噲ノ陣中ニ即キ
テ之ヲ斬ラシメントセ
シコトアリキ（陳平、噲
ハ呂后ノ親戚タルヲ以
テ憚リテ之ヲ殺サズ、

執ヘテ長安ニ詣リシ
ニ、至レバ高帝已ニ崩
ゼリ、呂后遂ニ噲ヲ釋
セリ）夫レ噲ノ罪未
ダ形ハレザルナリ、之
ヲ誅スル者ノ言果シテ
誠ナリヤ否ヤ未ダ確定
セザルナリ。
且高帝——且ツ高帝ハ
一女子タル戚夫人ノ爲
ニ天下ノ功臣ヲ斬ラザ
ルコトハ明ナリ、然ラ
バ則チ何ガ故ニ功臣ニ
對シテ誅戮ヲ加ヘント
セシヤ、蓋シ噲ハ呂后
ノ妹ヲ娶レリ、呂氏ノ
一族中、呂産呂孫等ノ
輩アルモ、皆凡庸ノ才
ニシテ毫モ恤フルニ足
ラザルモ、獨リ噲ハ豪
健ニシテ諸將皆之ヲ制
スル能ハザル所ノ者タ
リ、則チ自己百歳ノ後、
患ヲ殘スモノ實ニ噲ヨ
リ大ナルハナシ。
夫高帝——帝ノ呂后ヲ
視ルヤ、猶ホ醫師ノ董
（烏頭トイフ毒草ナリ）
ヲ調合スルガゴトク、
其ノ毒ナシテ疾病ヲ治
ムルガケニ加減シテ、
人ヲ殺サヌ迄ニ至ラシ
ムルノミ、噲若シ死セ
バ、呂氏ノ毒ハ將ニ人

不得入北軍矣。

此一段。如論之講題。漢書高后紀。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使
鄼寄給說呂祿。使祿歸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故勃得入北軍
或謂噲於高帝最親。呂頌爲婦生子。仇故其

帝以太尉屬勃之意荒矣。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

孤。韓信、王楚、黥布、而縮又最爲親幸。盧縮傳。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同日生。出入臥

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

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十二年。陳豨降。將言。盧縮與豨通。謀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之。後亡入

誅。十二年。陳豨降。將言。盧縮與豨通。謀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之。後亡入

匈奴。見高祖紀及韓。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溫舒傳。少時椎

王信。黥布。盧縮。傳。噲以屠狗爲事。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見其親戚得爲帝王

而不欣然從之耶。臣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一段論之結尾。

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立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爲

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爲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

氏之變。論之意。

春秋論

蘇老泉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

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

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

而道在焉。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

賞人之功。賞功如書。齊威召陵之盟。僖四年。晉文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年。之類。

絕國如黑肱。以濫來奔。公羊昭三十五年。之類。書字如紀子帛。盟于密。隱二年。季子來歸。齊仲孫來

書名如衛侯燬。滅邢。僖二十五年。之類。書字如紀子帛。盟于密。隱二年。季子來歸。齊仲孫來

類是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

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

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

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

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

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

ナ殺スニ至ラザラント
ス、帝以爲ラク是レニ
テ自己ハ死シテ憂ナカ
ルベシ、然ルニ平勃ハ
帝ノ眞意ヲ知ラズ執
テ長安ニ還リシハ漢ノ
爲ニ憂テ後世ニ遺セシ
者ナリ、噲ノ惠帝ノ六
年ニ死セシハ、天命ニ
シテ、尙シ之ヲシテ尙
ホ存在セシメバ、他日
呂氏ノ亂ニ呂祿ハ北軍
ニ居リ、呂産ハ南軍ニ
居レリ、太尉周勃モ祿
産ヲ給ムキテ北軍ニ入
リ其ノ實權ヲ掌握スル
コトヲ得ザルベシ。
或謂噲——或人謂ヘラ
ク、噲ノ高帝トハ最モ存
在ストモ、決シテ彼ノ
祿産一派ト相合シテ謀
叛ハセザルベシト、余
以爲ラク然ラズ、ソレ
韓信、黥布、盧縮等皆
南面シテ王位ニ即キ孤
（諸侯王ノ自稱）ト稱セ
リ、而シテ三人ノ中盧
縮ハ帝ト同郷ノ諠アリ
テ最モ親幸セラレシガ
帝ノ未ダ崩ゼザルニ當
リテ皆相繼イデ謀逆ヲ
以テ誅セラレタリ、然
ラバ則チ誰人カ帝ノ百

歳ノ後、推埋（人ヲ推
殺シテ之ヲ埋ムルコ
ト）屠狗（狗ヲ屠殺シテ
之ヲ鬻クコト）、噲ノ微
賤ナル時、賤業ヲ營ミ
シチイフ）ノ人ニシテ、
現ニ呂氏ノ一族中、帝
王トモ爲ルヲ見ルニ及
ンデハ、豈ニ欣然トシ
ンヤ、余故ニ曰ク彼ノ
平勃二人ノ樊噲ヲ殺サ
ザリシハ、漢室ノ爲ニ
憂テ後世ニ遺セシモノ
ナリト。
賞罰者——善ヲ賞シ惡
ヲ罰スルハ天下ノ公義
ナリ、善ヲ是トシ惡ヲ
惡トスルハ一個人ノ私
論ナリ、賞罰スベキ位
地ニ在レバ、聖人ハ其
ノ權能ヲ以テ天下ノ公
義ヲ行ヒ、以テ賞シ以
テ罰シテ天下ノ人惡ニ
懲リ善ニ勸ム、道ヲ以
テ立ツノ位地ニ在レバ
聖人ハ其ノ權能ヲ以テ
一個人ノ私論ヲ行ヒ、
是ヲ是トシ非ヲ非トシ
之ヲ辱トス。
周ノ末世ニ
方リテヤ、賞罰ヲ行フ
ベキ位ハ孔子ニ在ラ

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是非道
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
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
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
吏也。執塗之人。荀子儒效。鄉也。混然塗之人也。注。塗與途。同。性惡篇。塗之人可以爲禹。注云。塗。道路也。而告之。
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
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二。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
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難。言如所言。則夫子聖人。春秋聖。經理不可通。此二句承上而起。難。曰夫
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子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
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
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正在此。說到此。上兩句之難。勿迎而解。先
乃設問申明之。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

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
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
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
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三。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
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禮記明堂位篇。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
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
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周本紀。犬戎遂殺幽王。於是諸侯乃共立
遷于洛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
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
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
子之權與之也。三。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

ルモ、是非スベキ道ハ孔子ニ在ルナリ、故ニ其ノ權能ヲ以テ天下ノ事ヲ是非スルハ可ナルモノ、賞罰ヲ施スベカラザルハ論ナキナリ、而シテ春秋ノ書ヲ觀ルニ、人ノ功ヲ賞シ、人ノ罪ヲ罰シ、人ノ族籍ヲ削リ、人ノ國號ヲ絶テ、人ノ爵位ヲ貶シ、或ハ諸侯ノ名ヲ書シテ之レヲ憚ラズ、或ハ大夫ノ字ヲ書シテ名イハズ、其ノ書法ヲ任意ニセシノミナラズ、此ノ事ハ是非ナリ、此ノ事ハ是非ナリト曰ハズシテ、賞スベキモノハ之ヲ賞シ、罰スベキモノハ之ヲ罰セリ、然ラバ則チ孔子ハ人ヲ賞罰スル位地ニアラザルニ、人ヲ賞罰シテ妨ゲザルモノト思惟セルカ。

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如桓公實欲伐蔡而責楚包茅不入(僖四年)文公實欲求諸侯而出定襄王(僖二十五年)是也。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議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真是論得痛快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左傳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杜預左傳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內而略外。公羊隱七年傳曰。春秋錄內而略外。成十五年。年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

下ノ士ノ道ニ反セル者ヲ貴ムルコトヲ得ルヤ。位公也。道ハ天下ノ公ナリ、道ハ天下ノ私ナリ、私ハ公ニ勝ツコトヲ得ザレバ、則チ道ハ位ニ勝ツコトヲ得ズ。ハ論ナシ、位ノ權能ハ以テ人ヲ賞罰スルコトヲ得ベケレドモ、道ノ權能ハ人ヲ是非スルニ過ギズ、道ハ我レニ在レドモ、位アル者ノ事ヲ爲スヲ得ザレバ、天下ノ人皆將ニ曰ハントス、位ノ僭越スベカラザルハ此ノ如シト、苟モ然ラズシテ道アレバ則チ位ナキモ賞罰ヲ加フベシトナラバ、天下ノ人誰レカ道ハ我レニ在リト曰ヒテ慢リニ人ヲ賞罰セザランヤ、果シテ然ラバ此ノ道ナルモノハ實ニ位ヲ害フモノナリ。

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篇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論語憲問篇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左哀公十六年經。書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預云。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賢德。殊而異之。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後漢書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春秋。起於世祖。終孝獻。凡八十篇。孫盛著晉春秋。隋志三十二卷。習鑿齒著漢晉春秋。隋志四十七卷。北史崔鴻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老泉所斥。蓋此之類。舊注引呂氏春秋。吳越春秋。固非矣。近人或引王通文中子續書。不知文中子中說擬論語。續書擬尚書。始無春秋之目。則引以充之。擬非其倫。老泉史論以王通陸長源並稱。蓋一時未考之失。不足據矣。吾惑焉。呂氏春秋。吳越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

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テ曰ク、我レハ人君ニアラズ、マダ官吏ニアラザルニ、路上ノ人ヲ執ヘテ之ニ告ゲテ、某ハ善ヲ爲セリ、某ハ惡ヲ爲セリト曰ハバ可ナシ、若シ之ニ繼イデ某ハ善ヲ爲セシカバ我レハ賞セン、某ハ惡ヲ爲セシカバ我レハ罰セント曰ハバ、人誰カ我ヲ笑ハザルモノアラシヤ、孔子ノ賞罰ハ何ヲ以テ之ニ異ナラン、然ラバ則チ孔子ノ孔子タル所ハ安クニ在ルヤ、春秋ノ春秋タル所ハ安クニ在ルヤ。

孔子ノ春秋ヲ作リタルヤ、別ニ孔子ノ私書ナリトイフニアラズ、又孔子自身モ自作セシモノト曰ヒシニモアラズ、賞罰ノ權ハ孔子ノ恣ニ自ラ之ヲ與ヘ得ベキモノニアラズ、孔子ノ意ニハ、此ノ書タルヤ、魯國ノ史ナリ、魯國之ヲ作リタルナリト、善アリテ之ヲ賞スレバ、曰ク、魯國之ヲ賞セシナリ、惡アリテ之ヲ罰スレバ、曰ク、魯國之ヲ罰スレバ、此ノ如キノ趣意ヲ以テ春秋ハ作ラレタルモノニ過ギズ、其ノ故ハ孔子周易ノ爻卦下ニ繫クテ繫ト名ヅケ、孝道ヲ説キシ書ヲバ名ヅケテ孝經ト謂ヘリ、此ノ二書ハ孔子ノ自ラ名ヅケシ所ナルガ故ニ、孔子ノ私著ト稱スルモ誣言ニアラザルガ、獨リ春秋トイフ書名ハ、魯國ノ其ノ歴史ニ名ヅケシ所ニシテ、孔子ハ之ニ託シテ筆削セラレシニ過ギズ、然ラバ此ノ史ハ公然タル魯國ノ史ナリ、之ヲ公ニスルニ魯國ノ歴史ノ名ヲ以テセシナレバ、賞罰ノ權能ハ魯國ノ魯ニ在ルハ論ヲ變ズルベシ、則チ春秋ノ賞罰ハ魯ヨリ漸ク以テ天下ニ及ボセシモノニシテ、天子ノ權能ヲ行ヒシヤ疑ヲ容レズ、然レドモ魯ハ諸侯ノ國ナリ、其ノ賞罰ハ國境以外ニ及ボスベカラザルニ、天子ノ權能ヲ魯ニ與ヘシナリ、何トナレバ、昔武王崩ズルヤ、天子ノ位ハ當然其ノ子成王ニ在ルベシ、而ルニ成王幼ナリシヲ以テ、其ノ叔父周公ハ以テ之ヲ攝スルヲ以テ、天子ノ位ヲ攝シ、以テ天下ニ賞罰シテ周室ヲ存セリ、其ノ後周室衰狄ニ逼ラレ東方ニ遷都スルニ方リテヤ、天子ノ賞罰ハ平王ニ歸スルヲ以テ至當ト爲セドモ、平王ハ昏亂ナリシヲ以テ、是ニ於テ孔子モ亦以テ爲ラシク、天下ハ一日モ賞罰ナカレバカラズ、魯ハ周公ノ封セラレタル國ナリ、自己ハ魯ノ地ニ居ル以上ハ、彼ノ周公ノ已ムテ得ズシテ天子ノ權能ヲ假リテ以テ天下ヲ賞罰シ、周室ヲ尊ビシ如クセザルベカラズト、故ニ天子ノ賞罰ヲ以テ魯國ニ與ヘシナリ。

然レドモ、難者又曰ヘラク、天子ノ權能ハ魯國ニ與ヘシナリ、晉ノ文公ノ如クナラバ可ナリ、難者又曰ク、魯國ヲ以テ彼ノ齊桓公ノ如キヲ希望シ、而シテ結局齊桓公ニ天子ノ權能ヲ與ヘザリシハ何故ゾ、曰ク齊桓公ハ表面周室ヲ尊ブガ如ク飾リテ、實際ハ自國ヲ富強ニセント期セシガ故ニ、孔子ハ其ノ名義ノ尊王ノ事ニハ與ヒセシモ、精神ニ至リテハ之ニ與ヒセザリキ、之ニ反シテ周公ノ精神ハ徹頭徹尾魯王ニアリテ、縱令ヒ其ノ子孫ニシテ祖先ノ遺志ヲ繼承シ能ハザル者アリト雖モ、孔子ノ周公ヲ欽慕スル餘リ、其ノ子孫ニ天子ノ權能ヲ假リテ天下ニ賞罰スルヲ許セシナリ、故ニ孔子ノ意ニハ、周公ノ如キ心アリテ而シテ、以テ桓公ノ事ヲ行フニ足ラザルチ孔子ノ齊晉ニ與ヘズシテ魯ニ與ヘシ所以ナリ。

是故ニ天子ノ權能ヲ以テ其ノ子孫ニ與ヘシハ、正ニ周公ノ遺法ニ外ナラズ、且ツ魯ノ國內ノ事ヲ記スルニ詳ニシテ、國外ハ之ヲ省略セリ、其ノ意魯國タル者先ヅ周公ノ遺法ニ法リ、先ヅ自ラ之ヲ治メ、然後他國ヲ治メシトナラズ、孔子ハ常ニ禮樂征伐ハ天子ヨリ出ヅベキ理ナルニ、衰亂ノ極、現今ハ諸侯ヨリ出ヅト嘆息セリ、然ルニ齊ノ臣田恒其ノ君簡公ヲ弑セシ時、齊戒沐浴シテ魯ノ哀公ニ告ゲテ之ヲ討伐センコトヲ請ヘリ、是ニ由リテ之ヲ觀レバ天子ノ權ハ孔子之ヲ魯ニ與ヘシヤ明ナリ。

賈子之 孔子ノ弟子子貢等ハ孔子ノ眞意ノ在ル所ヲ知ラズシテ、春秋ノ經文ヲ續成シテ其ノ哀公ノ十六年ノ經ニ孔丘卒スト書セリ、是ノ時孔子ハ既ニ魯ノ大夫ノ職ヲ去レリ、春秋ノ例ニ據レバ、大夫老テ告ゲテ卒セバ之ヲ記載セザルヲ法トスルニ、獨、孔子ノミニハ之ヲ書セリ、孔子既ニ春秋ヲ作リテ天下ニ公ニセリ、然ルチ一ノ孔丘ニ私シテ可ナルベキヤ、嗚呼孔子ハ之ヲ魯國ノ書トナセシチ子貢ノ徒ハ之ヲ以テ孔子一家ノ書ト思ヘルカ、惡ヘルカ、甚シキモノナリ。

遷固之 司馬遷ノ史記、班固ノ漢書ハ皆人ノ善惡ヲ是非スルアレドモ、賞罰ハ之ヲ行ハズ、修史ノ官タル者トシテハ、當ニ然ルベキコトナリ。

後之效 後世孔子ニ效ヒテ春秋ノ名ヲ冠セシ書ヲ作者アリ(呂氏春秋、吳越春秋ノ類)吾レ甚ダ惑ヘリ、春秋ニハ天子ノ權アリ、是ヲ以テ天下君アレバ春秋ハ決シテ作ルベカラズ、天下君ナケレバ、天子ノ權ハ吾レ之ヲ誰ニ與ヘテ可ナルヤナ知ラズ、天下後世ノ人ニシテ誰レカ周公ノ子孫ノ如ク之ヲ與ヘテ可ナル者アラシヤ、之ヲ與ヘテ適當ノ人ヲ得ズバ、紛亂ヲ醸スベク、人ニ與ヘズシテ自ラ與ヘバ僭越トナルベク、人ニ與ヘズ自ラ與ヘズシテ結局與フル所ナクンバ、散漫シテ歸者スル所ナキニ至ルベシ、嗚呼後世ノ春秋ハ紛亂カ、僭越カ、將タ散漫カ、要スルニ此ノ三者ノ一ヲ脱スル能ハザルベシ。

范增論

蘇東坡

蘇東坡 闕若璩 邱筭記曰 楊用九自吳門歸 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刊本尤易致也 購以餽余 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 而曰蘇老泉先生 是父冒子號矣 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 子瞻取以自號 不知何年譌以稱老蘇 一辨於葉石林 再辨於焦弱侯 以家藏子瞻墨蹟 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書證 尤妙 此尙不曉 何以刊爲楊君謙見 吳原博 送新修姑蘇志 正盪面警其籤題 輒以水灑其使者 不開卷擲而還之 殆亦未爲過矣 越明年庚辰 首春 戴唐器書來 憶東坡得鐘山泉公書 寄詩爲謝 云 寶公骨冷喚不聞 却有老泉來喚人 果老蘇號老泉 坡敢於僧泉公者 稱曰老泉乎 眞解頤新語 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梁玉繩庭立紀 聞曰 東坡嘗自號老泉 以蘇氏先塋有老人泉也 則後人以稱老蘇 誤矣 曰 葉石林焦弱侯闕百詩皆辨其誤 東坡寄鐘山泉公詩 却有老泉來喚人 稱泉公爲老泉 而不諱其非 編禮公之號 明已 又東坡行二 故一字和仲 子由一字同叔 今稱坡爲長公 亦非 黃山谷題李氏園詩 題詩未有驚人句 會喚謫仙蘇 二來 侯鯖錄 魯直戲東坡云 二丈書可名 換羊書 歐陽公蘇明允墓誌銘 云 後生學者 以其父子俱知名 故號老蘇 以別之 又云 生三子 曰景 早卒 坡翁又字子平 見文與可丹淵集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項羽紀。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沛公且日來見項王。至鴻門。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詩小雅。類奔篇。毛傳曰。霰暴雪也。說文。稷雪也。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漢用陳平一漢陳平ノ謀計ヲ用キテ楚ノ君臣ヲ離間セシメ(項羽使漢王盛饌ヲ張リテ之ニ面會シ、伴リ驚イテ曰ク、吾レハ范增ノ使ナリト思ヒタリトテ、其ノ饌ヲ持去ラシメ、更ニ惡具ヲ以テ楚ノ使者ニ進メタリ、使者歸リテ此事ヲ以テ項羽ニ語リ、羽果シテ增ヲ疑ヘリ)羽ハ增ト私アルヲ疑ヒ、漸漸其ノ權ヲ奪フ、增大ニ怒リテ曰ク、天下ノ事既ニ定レリ、君王宜シク自ラ之ヲ處理スベシ、臣願クハ骸骨(辭職)ヲ以テ、人臣ノ一身ヲ捧ゲテ君王ニ盡スベキモノニテ、隨意ニ辭職ヲ得ベキモノニアラズ、故ニ殘骸ダケナリ)請ヒ受ケテシト(義ナリ)ト賜ヒ卒伍(普通ノ兵卒)ノ科トシテ、

陳涉之起也。陳涉ノ興起スルヤ項燕、扶蘇(燕ハ楚ノ將ニシテ、扶蘇ハ秦ノ太子ナリ、二人ハ既ニ死セシメテ、陳涉ハ存存スル者ノ如クニシテ、二人ノ名ヲ立テテ民望ニ副ハシトコトヲ欲セシナリ)ヲ以テテ義帝ト爲セシナリ。義帝ノ之ヲ殺シテ以テナリ、且ツ義帝ヲ立ツルニ方リテヤ、増之レガ主唱者タリ、故ニ義帝ノ存否ハ豈ニ惟ニ楚ノ盛衰ニ關係スルノミナランヤ、増モマダ實ニ禍福ヲ同ジクスルナリ、未ダ義帝亡ンデ増ノミ獨リ存スル理アラナヤ、羽ノ卿子冠軍ヲ殺スヤ、是レ義帝ヲ弑スルノ前兆ニシテ、義帝ヲ弑セシムハ、増ヲ弑フノ前兆ト謂ハザルヲ得ズ、陳平ノ離間策ヲ待ツテ後、始メテ猜疑ヲ持シシニアラズ、之ヲ警フルニ物ハ先ヅ腐敗シテ後、蟲發生スルゴトク、人必ズ疑フテ後、讒言ノ行ハルルモノナリ、陳平如何ニ多智ナリト雖モ、豈ニ深ク信ジテ疑ハザルノ主ナリト得ルコトナラヤ。

本紀曰。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又曰。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義頭。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爲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後陰使人弑之。史記項羽紀。項王出之國。使人徒義帝長沙郴縣。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楊用修丹鉛錄曰。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爲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子之稱。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

吾嘗論... 義帝之賢主也... 項羽之不賢也... 義帝之賢主也... 項羽之不賢也... 義帝之賢主也... 項羽之不賢也...

方羽殺... 義帝之賢主也... 項羽之不賢也... 義帝之賢主也... 項羽之不賢也... 義帝之賢主也... 項羽之不賢也...

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 豈必待陳平哉... 先疑也而後讒入之... 義帝天下之賢主也... 不遣項羽... 非羽弑帝則帝殺羽... 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 將必力爭而不聽也... 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 帝... 君臣之分未定也... 增與羽比肩而事義

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 此明去就之分... 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 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此東坡海外文字... 義理融明音律諧和... 官判斷大公安... 亦可勝乃為良工... 說人不能知能知之者必長於作論

龜錯論

蘇子瞻

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于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反。不削亦反。○此如破題。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傳不如早爲之所。則

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題。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

削七國事。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又云。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事至

而循循焉。子循循然善誘人。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龜錯欲使居守也。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袁盎所以進。斬龜錯之說。昔者龜錯盡忠

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竝起。以誅錯爲名。暗說龜錯傳。錯數

難之。龜錯之發。其所以收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反。不削亦反。○此如破題。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傳不如早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題。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削七國事。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又云。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事至而循循焉。子循循然善誘人。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龜錯欲使居守也。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袁盎所以進。斬龜錯之說。昔者龜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竝起。以誅錯爲名。暗說龜錯傳。錯數

上書孝文帝時。言削諸侯事。孝文不聽。景帝即位。錯常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寶嬰袁盎進說。上令龜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譎者僕射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夏本紀。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用大禹治水事。乃是學。夫以七國之強。吳楚七國。謂吳楚趙膠西齊南菑川膠東。而驟削之。暗說史記孝景紀贊。晁史記蘇秦所說。秦七國。謂秦燕趙韓魏齊楚。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景帝之怒錯。是因此非假設之辭。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意在此。漢書龜錯傳。上與錯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

以テ其ノ水ヲ海ニ遣リ
タリ、其ノ功ノ未ダ終
ラザルニ方リテヤ、蓋
シ亦潰屑衝突（隄防ノ
破壞スルコト）ナドノ
畏ルベキコトノ夥多
リシナランガ、惟モ禹
ハ大危険ハ當然アルベ
キヲ豫知セシガ爲ニ、
事故ノ出来スルアル
モ、毫モ之ヲ恐懼セズ
シテ徐徐ニ是レガ計畫
ヲ立テ、以テ彼ノ如キ
大成功ヲ得シナリ。
夫レ七國ノ
強勢ナル者ニ向ツテ急
ニ土地ヲ削リ勢力ヲ弱
メント欲ス、其ノ事變
ヲ惹起スルハ怪シムニ
足ラズ、然ルニ錯ハ此
ノ時ニ於テ一身ヲ擲チ
テ天下ノ爲ニ大難ノ衝
命脈ヲ制スルコトヲ爲
サズシテ、只管自己ノ
安全ヲ希圖シ、天子ヲ
シテ自ら征討ノ將タラ
シメ、己レハ帝都ニ居
守セント欲ス、夫レ七
國ノ難ヲ發シシモノハ
誰ゾヤ、己レ名譽ヲ求
メント欲シテ爲シシモ
ナレバ、安テ其ノ患
ヲ逃ルル所アラシヤ、

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
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此一段判斷龜錯之
罪。至公至平。錯聞之
亦必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
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
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漢書袁盎傳曰。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
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龜錯擅適
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
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
斬東市。
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
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韓非外
儲說。雖有十
田成氏。其如君何。難勢篇。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
則勢治也。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
可得而問哉。
此一段最妙。乃
是無中生有。死
中求活。方成議論。○凡作史評。判斷古今之功罪。須要思量。使我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
處此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長策。如奕基然。雖敗局。未嘗無勝勢。雖勝局。未嘗無敗勢。
善某者。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司馬相如傳。世必有非
能知之。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

自ラ將ト爲リテ進撃ス
ルノ至危ト、帝都ニ居
守スルノ至安トヲ以テ、
己レ此ノ大難ノ首唱タ
リナカラ、自ラ至安ノ
地ヲ擇ビ取り、天子ニ
遺ルニ至難至危ノ事ヲ
以テス、此レ忠臣義士
ノ憤激シテ不平ナル所
以ナリ。
當此之——此ノ時ニ當
リテハ縱令ヒ袁盎ノ錯
ヲ誅スルヲ動ムルナキ
モ、錯ハ決シテ其ノ禍
ヲ免ルコト能ハザルベ
シ、何トナレバ己レハ
留守シテ至安ノ地ニ居
リナガラ、天子ヲシテ
自ラ將タラシメテ之ヲ
至危ノ地ニ置カントス、
人情ヨリ之ヲ言ヘバ、
天子ハ固ヨリ困難ヲ感
ゼシナルベク、シカモ
其ノ議論ニ違反スルコ
トヲ憚リシナルベシ、
是ノ時ニ方リテ益、錯
ヲ誅スルノ論アリシ故、
容易ニ實行サレタルモ
ノニシテ、當時若シ七
國反亂セシモ、錯一身
ヲ以テ危難ノ衝ニ當リ、
日夜淬礪（洋ハ金ヲニ
ラグコト、礪ハ刀ヲト
クコト、即チ兵器ヲト

未必無功。此是高見遠
識深謀至論。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
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結句
最妙。
留侯論
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
鐵鎚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上。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
數怒罵之。正所以折其不
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蘇東坡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篇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
人者謂之傑。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
王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
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能忍不能忍。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於圯上之老人也。史記留侯世家。良嘗問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
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爲其

ダゴトシテ東向シテ諸侯ヲ引受ケテ其ノ主君ニ困難ヲ感ゼザラシメバ天子ハ深ク錯ニ信賴シテ以テ恐ルル所ナシトセントス果シテ然ラバ百ノ寶蓋アリト雖モ豈ニ能ク之ヲ離間スルヲ得ンヤ嗟夫世ノ功ヲ建テテ子ノ非常ノ功ヲ建テテト欲セバ決シテ自全ノ計ヲ爲ス勿レ錯ナシテ自ラ將トシテ與楚ヲ討伐セシメバ未ダ功ナシトモ斷言スルヲ得ズ惟々自己ノ身ヲ安全ナラシメント欲セシハ故ニ天子ハ悦バズ奸臣ハ其ノ間隙ニ乗ズルコトヲ得タルナリ要スルニ錯ノ自ラ其ノ身ヲ全ウセント欲セシハ乃チ自ラ禍セシ所以ナリ古ノ所謂豪傑ノ士ナルモノハ必ズ大ニ人ニ過ギタル節アル者ナリ普通ノ人情トシテ到底堪ヘ忍ブ能ハザル所ノ者多數アリテ即チ四夫ガ人ヨリ恥辱ヲ受ケタル場合ニハ必ズ劍ヲ抜キ

テ起チ身ヲ挺シテ開フ者ナレドモ此ノ如キハ決シテ勇トスルニ足ラズ天下ニ大勇ナル者アリテ卒然(突然ニ同ジ)己レノ不意ニ出ヅルコトアルモ毫モ驚カズ謂ハレテク侮辱ヲ加フレドモ怒ラズ其ノ故何ゾヤ胸中ニ挾持(サシハサミ)持ツコト度量チイフスルコト甚ダ大ニシテ著目スル所甚ダ大ナル所ニ在レバナリ夫子房一子房ノ書ナリ(橋上ナリ)ノ老人ニ受ケタリトイフコトハ其ノ事柄誠ニ怪シク殆ド信ズベカラザルモアリ然レドモ亦秦代ノ隱君子ナル者出テ來リテ子房ヲ試シシニアラザルナキヲ得ンヤ老人ノ微シク其ノ意見ヲ見ハセシ所ヲ觀察スルニ皆古ノ聖賢等ノ相與ニ警戒セルノ道間ノ人ハ之ヲ察セズシテ此ノ老人ヲ鬼神妖怪ノ如ク思惟スルハ過テシ其シキ者ト謂フベシ

老彊忍下取履父以足受曰孺子可教矣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且日視其書乃大公兵法也注徐廣云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云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爲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笏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
此本 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 老子隱君子也 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 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也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足曰鑊以鬻人也又稱中刑用刀鋸注刀割刑鋸刑也 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 史袁盎傳雖賁育之勇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高注育衛人司馬相如傳勇期賁育正義賁古之勇士夏育亦古之猛士也法言淵騫篇雖有賁育 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 史記留侯世家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刺客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後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

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 此時子房尙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提鐵鎚三百斤以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史貨殖傳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 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 兩刺客 荊軻刺秦始皇聶政刺韓相俠累並見史記刺客傳 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 篇籛籛不鮮 籛籛不殄鄭箋曰鮮善也殄當作腆腆善也鮮腆蓋本此廣雅亦云腆厚也鮮腆謂自好自厚尊大之義耳 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此是老父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於橋上子房後至怒罵一段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宣公十二年 句踐之困於會稽 國語越語曰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官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 而歸臣妾於吳者 易遜畜臣妾書費誓臣妾逋逃鄭注臣妾厮役之屬也 三年而不勦

且其意——且老人ノ
意タルヤ、特ニ書ヲ授
クル如キ些細ナル點ニ
アラズシテ、別ニ深意
アルナリ、彼ノ韓ノ亡
ビテ秦ノ盛大トナルニ
當リテヤ、刀鋸ニテ人
ヲ斬リ割キ、罪(カ)ナ
ヘシ(ナ)キ、罪(カ)ナ
テ天下ノ士ヲ待(待)遇
スルコト)テ、毫モ憚
ル所ヲ知ラズ、是ヲ以
テ平穩ナル時ニ方リテ
モ、夷滅(罪)ノ三族ニ
及ブコト)セラルル者
數フルニ勝フベカラズ、
縱令ヒ孟賁、夏育(二人
トモ古ノ勇者ノ名)ノ
勇アリトモ、手ヲ下ス
ベキ方法ヲナシ、夫レ法
律ヲ持シテ太ダ急ナル
者ニハ、其ノ銳鋒ニ當
ル能ハズ、又其ノ勢ニ
附ケ込ム能ハザルモノ
ナリ、然ルニ子房ハ故
國韓ノ滅ボサレシ憤
ヲ抑フ能ハズシテ、匹
夫ノ力ヲ以テ一擊ノ下
ニ秦皇ヲ博浪沙中ニ殺
サントセリ、無謀モ亦
極レリト謂フベシ、此
ノ時ノ子房ノ生命ハ一
線ノ毛髮ヲスラ容ルル

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
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
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論語衛靈公篇。小不忍則亂大謀。周語。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何
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上相遇。而命以僕
妾之役。暗說。取。油然。孟子公孫丑篇。油然與此俱而不自失。注。油。油。浩浩之貌。莊子。知北遊篇。油然不形而神。而
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
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
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
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帝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論尤高。
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
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
梧奇偉。史記太史公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應劭云。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

能ハザル危殆ノ位地ニ
在リタリ。
千金之一家ニ千金ヲ
累ヌルノ富豪ノ子ハ盜
賊ノ爲メニハ死セズ、
何トナレバ其ノ身ヲ重
ンズベクシテ、盜賊ノ
爲メニ死スルニ足ラザ
レバナリ、子房ハ一世
ヲ蓋フノ才ヲ持チナガ
ラ、彼ノ殷ノ湯王ヲ佐
ケシ伊尹、周ノ武王ヲ
佐ケシ太公望ノ如ク、
天下ヲ治平セシ大事業
ヲ爲サズシテ、特ニ荆
柯(秦ノ始皇ヲ刺サン
トセシ人)譚政(韓ノ
相俠累ヲ刺セシ人)ノ
ゴトキ刺客ノ行爲ヲ敢
テシ、以テ其ノ死ナザ
ルコトヲ萬一ニ德俸ス、
是ノ如キハ地上ノ老人
ノ深ク無謀ヲ惜シミン
所タリ、是ノ故ニ老人
ハ倨傲(傲慢ナルコト)
鮮腆(尊大ニ構フルコ
ト)ニシテ深ク子房ノ
少年客氣ヲ折ジキタリ、
彼レ果シテ堪忍スルコ
トヲ得テ然ル後大事ヲ
成スベシ、故ニ曰ク攝
子(猶ホ小供トイフガ
ゴトシ)教フベシ、
楚莊王——昔、楚ノ莊

曰蘇林云。梧音梧。蕭該云。今讀爲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警悟
於人。廣雅釋詁。魁大也。史記孟嘗君傳。始爲薛公爲魁然也。
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而其狀貌乃如

始皇論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史記。蒙恬傳。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秦王舉以爲中車府令。高有大罪。令蒙恬弟毅法治
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五年。始

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五年。始

貽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
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五年。始

反。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

禱山川。未及還。上崩。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七年。始皇出游。十一月。上會稽。祭大禹。

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李斯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
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直諫上。
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小子胡亥。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
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
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
蒙恬傳。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

王師伐之、時丞相李斯、小
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
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蒙恬傳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殺扶蘇。蒙恬以滅蒙氏曰：毅不忠而惑主、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遂殺之。

至沙丘崩、是時丞相李斯、小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

史記李斯傳高乃謂丞相

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蒙恬傳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殺扶蘇。蒙恬以滅蒙氏曰：毅不忠而惑主、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遂殺之。

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

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

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

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

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

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

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特智以防亂、特其

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

命奄尹、注奄官也。周禮天官序官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漢書敘傳注師古曰：謂宦

人為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日王奄閉門者、尹正也。文選西都賦：閹尹闕寺。如

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

自有書契以來、

惟東漢呂強。

後唐張承業。

二人號稱善良。

豈可望一二於千萬。

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

而甘心焉。注：甘心、言欲快意。漢郊祀志：世主莫

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食嗜之心不能已也。

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

文章軌範卷三 始皇論

為スベキ賤役ヲ以テス、
是ノ場合ニ方リテ油然
(自得ノ貌)怪マズ甘
シテ其ノ命ニ服從セシ
ハ、要スルニ老人ノ深
意ノアル所ヲ會得シタ
ル結果ニシテ、カクテ
コソ彼秦皇モ之ヲ驚カ
ス能ハズ、項籍(羽)モ
之ヲ怒ラス能ハザルニ
至リシ所以ナリ。
觀夫高、漢ノ高、
祖ノ終局ノ勝利ヲ得、
項籍ノ最後ノ失敗ヲ招
キシ所以ヲ觀ルニ、惟
ト忍ブト忍ブ能ハザル
トニアリ、項籍ハ忍ブ
能ハズ、是ノ故ニ百戰
シテ百勝スレドモ、輕
輕ニ其鋒ヲ用キ、高祖
ハ之ニ反シ、全鋒ヲ養
ヒテ敵ノ疲弊ヲ待チ、
終ニ之ヲ滅セリ、其ノ
方法ハ皆子房ノ教ヘシ
者ニ外ナラズ。
當淮陰、淮陰侯韓信
ノ齊ヲ破リテ此ノ地ニ
王タラシメテ欲セシ
時ニ方リテ、高祖ハ之
ヲ開イテ其怒ヲ言語顯
色ニ見ハセリ、是ノ時
子房高祖ノ耳ニ附キテ
語リ暫ク其ノ請ヲイレ
シム)是ニ由リテ之ヲ

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特智以防亂、特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命奄尹、注奄官也。周禮天官序官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漢書敘傳注師古曰：謂宦人為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日王奄閉門者、尹正也。文選西都賦：閹尹闕寺。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甘心焉。注：甘心、言欲快意。漢郊祀志：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食嗜之心不能已也。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

觀レバ高祖ハ猶ホ剛強ニシテ忍耐スル能ハザルノ氣アリ、子房ニアラズンバ誰レカ之ヲ全ウセンヤ。
太史公一太史公司馬遷ハ其ノ史記ノ論贊ニ子房ヲ疑ヒテ其ノ人ハ必ズ魁梧(壯大)ノ奇偉(スグレテ立派)ナラント思ヒシガ、實像ヲ觀ルニ及ンデ狀貌婦女ノ如ク、志ノ大ニ氣ノ銳キニ似ザリシト曰ヘリ、嗚呼、此ノ處コソ子房ノ子房タル所以ナルカ。
秦始皇一秦ノ始皇ノ時、宦官趙高罪アリ將軍蒙恬ノ弟殺シ、法ニ照ラシ死罪ニ處セリ、然ルニ始皇之ヲ殺シテ任用セリ、太子扶蘇直言極諫ヲ好ム、始皇怒リテ北方蒙恬ガ上郡ニ駐屯セルヲ監督セシム、其ノ後、始皇東方會稽地方ニ遊ビ海岸ニ沿フテ瑯琊ニ至リシ時、太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ヒセシガ、途中病ヲ獲タリシカバ、蒙毅ヲシテ還リテ山川ノ神ニ禱ラシメシニ、未ダ歸

著セザルニ、崩御セラレタリ、是ニ於テ李斯、趙高等天子ノ詔ヲ矯メ、胡亥ヲ立テ太子扶蘇、蒙毅、蒙恬ヲ殺シ、其ノ結果終ニ以テ秦ヲ亡ボセリ。
蘇子曰一蘇子曰ク始皇天下輕重ノ勢ヲ制シ、内ハ朝廷ト外ハ邊郡ト相呼應シテ姦惡ヲ禁ジ、計密ナリト謂フベシ、其ノ何トナレバ外ニ在リテハ蒙恬三十萬人ニ將トナリ北方ヲ威壓シ、殊ニ太子扶蘇ハ其ノ軍ヲ監督シ、内ニ在リテハ蒙毅帷帳(軍陣中ノ幕)ノコトナレドモ、此處ニテハ官中ノ意ニ借リ用フニ參シテ謀臣トナレリ、縱令ヒ大奸賊アリト雖モ、到底其ノ間ニ諱脱(横目)ニテニラムコト、即チ蒙毅ヲ不辛ニシテ途中病ヲ獲タルモ、山川ニ祈禱スル程ノコトハ他ニモ其人アルベシ、然ルニ特ニ殺テ遺リタリシ故等ハ私計ヲ逞シクスル

謂桓靈時宦官如侯覽曹節肅代時如李輔 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
國程元振輩並見後漢書宦者傳唐書宦者傳
英主亦沈於趙高 李斯傳趙高入宮管事二十餘年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
恭顯之禍 書侯幸

傳宣帝時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與顯忤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京房賈捐之棄市張猛自殺於公車陳咸抵罪堯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述元帝紀敘曰閹尹之皆穢我明德如淳曰任弘恭石顯使爲政以病其治也此則恭顯之禍在元帝時而坡公以爲宣帝時偶未之考耳 彼
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 刑晉灼曰薰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薰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景帝紀死罪欲腐者許 何能爲及其亡之如淳曰腐宮刑也大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
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 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 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

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 漢書刑法志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夷三族 人臣狼顧脅息而息宋玉高唐賦服戰脅息李善曰脅息猶翕息也 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 商鞅傳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舍人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 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 形容商鞅之慘刻秦 荆軻之變 史記刺客傳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 持兵者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 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 答前一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 倉頡篇悍桀也 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 記魯世家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文章軌範卷三 始皇論 三三三

ヲ得タルナリ。殺見始一殺ハ始皇ノ病ミ太子未ダ册立セザルヲ見ナガラ帝ノ左右ヲ去レリ、即チ之ヲ遣ハセシモノモ去リシモノモ俱ニ皆智アリト謂フベカラズ、然レドモ天ノ人ノ國ヲ亡ボスヤ、其禍敗ハ到底人智ノ及ブ所ニアラズ、是ノ故ニ聖人ノ天下ヲ治ムルヤ其ノ智ヲ恃ンデ亂ヲ防ガズ、唯、亂ヲ致スノ道ナキヲ特ムシ、始皇ノ亂ナクシテ、道ハ全ク一ノ道高キ用キシニアルノミ。

夫闔尹一夫レ闔尹(宦者チイフ)ノ禍ハ毒藥猛獸ノ如ク、之ニ觸ルレバ未ダ肝臟ヲ破裂シ頭首ヲ粉碎セザル者アラズ、書契(文字ノコト)アリテヨリ以來、惟、東漢ノ呂強、後唐ノ張承業ノ二人ノミ善良ナル者ト稱セラルルモ、豈ニ一善良ナル者アルヲ見テ千萬人ノ宦官ガ一律ニ善良ナル者ト思惟シ、以テ必ズ亡ブベキノ禍ヲ取ルベキアラシキ、然ルニ歷世ノ君主ハ皆之ヲ用キ、其ノ禍ニ觸レテ悔イシ、彼ノ漢ノ桓帝、靈帝、唐ノ肅宗代宗ノ如キハ、一ノ庸君ニ過ギザレバ別ニ怪ムニ足ラザルモ、始皇及ビ漢ノ宣帝ハ皆一代ノ英明ナル君主ニシテ、猶ホ趙高及ビ弘恭石顯(二人皆宦官)ノ禍ニ沈メリ、此ニ帝等皆自以テ為ラク自己ハ聰明ナル偉人ナリ、彼ノ宦官ノ如キハ奴僕黨腐(火ニ蒸ジテ陰莖ヲ腐蝕スルモノ)ニシテ、即チ宮刑ナリノ餘ナリ、果シテ能ク何事ヲ爲サンヤト、而シテ國ヲ亡ボシ朝廷ヲ亂ルニ及ンデハ、凡庸ノ人主トモ相異ナルナシ、故ニ余ハ此ノ事ヲ表シテ、後世ノ人主ニシテ始皇ノ如キ者ヲ戒シム。

孔子曰。 **衛靈公篇。**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 **則矯詔之計無所施於其間下易達則扶蘇豪恬亦不難於訴其情。** **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而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 **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屋程文論當以此爲法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三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此謂平易之政彼謂重法威令史酷吏傳由是視之在**

夫闔尹一夫レ闔尹(宦者チイフ)ノ禍ハ毒藥猛獸ノ如ク、之ニ觸ルレバ未ダ肝臟ヲ破裂シ頭首ヲ粉碎セザル者アラズ、書契(文字ノコト)アリテヨリ以來、惟、東漢ノ呂強、後唐ノ張承業ノ二人ノミ善良ナル者ト稱セラルルモ、豈ニ一善良ナル者アルヲ見テ千萬人ノ宦官ガ一律ニ善良ナル者ト思惟シ、以テ必ズ亡ブベキノ禍ヲ取ルベキアラシキ、然ルニ歷世ノ君主ハ皆之ヲ用キ、其ノ禍ニ觸レテ悔イシ、彼ノ漢ノ桓帝、靈帝、唐ノ肅宗代宗ノ如キハ、一ノ庸君ニ過ギザレバ別ニ怪ムニ足ラザルモ、始皇及ビ漢ノ宣帝ハ皆一代ノ英明ナル君主ニシテ、猶ホ趙高及ビ弘恭石顯(二人皆宦官)ノ禍ニ沈メリ、此ニ帝等皆自以テ為ラク自己ハ聰明ナル偉人ナリ、彼ノ宦官ノ如キハ奴僕黨腐(火ニ蒸ジテ陰莖ヲ腐蝕スルモノ)ニシテ、即チ宮刑ナリノ餘ナリ、果シテ能ク何事ヲ爲サンヤト、而シテ國ヲ亡ボシ朝廷ヲ亂ルニ及ンデハ、凡庸ノ人主トモ相異ナルナシ、故ニ余ハ此ノ事ヲ表シテ、後世ノ人主ニシテ始皇ノ如キ者ヲ戒シム。

シコトハ到底回ヘスベキアラザルナリ知レバナリ、豈ニ其ノ僞詔ナルヤ否ヤナ勘考スルノ餘アラシキヤ。周公道曰、周公ノ曰ク、平易ナル政治ヲ爲シテ親ミ近クケバ民必ズ歸服スト、孔子ノ曰ク、一言ニシテ終身行フベキモノアリ、其レ恕(同情心)カト、夫レ忠ト恕トナリテ其ノ心ト爲シ、平易ナル政治ヲ爲セバ、君ハ下ノ心ヲ知り易ク、下ノ心ハ上ニ達シ易ク、萬一賣國ノ奸人アリト雖モ、其ノ毀壞ニ投ズルコト能ハズ、又倉卒ノ事變モ、發生スルコトナカルベシ、令スレズ行ハレ、禁ズレバ止ムノ實效ハ、或ハ商鞅ニ及バザルモ、聖人ハ結局、此ノ方法ヲ以テ彼ノ峻法ニ易ハザルナリ。

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 **史記商鞅傳令既具未布恐**
彼不在此。 **徙木立信**、其ノ親戚師傅、太子ヲ犯シテシカバ、其ノ刑ヲ倍シテシテ刑シテ、威信ヲ積ミシ極、始皇ニ至レリ、故ニ秦人ノ始皇ヲ視ルコト雷霆鬼神ノ測リ知ルベカラザル如ク、畏レ懼ラザル者ナキニ至レリ、古ハ公族ニ罪アラバ三タビ宥シテ向ホ後メザレバ、始メテ之ヲ刑スルナリ、法ト爲スモノナリ、人チシテ詔ヲ矯メテ太子ヲ殺サシメテテモ哀訴シテ宥免テ請ハザルニ至リテハ、豈ニ威信ヲ弄スルモノノ過ギタルニアラズヤ。以テ天下ニ害毒ヲ流ス者ハ、其反應ハ必ズ自及ビ子孫ニ及ブモノナリ、漢ノ武帝始皇ハ皆人チ殺戮スルニ果斷

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 **史記商鞅傳令既具未布恐**
民之不信任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李斯傳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按韓非內儲說篇曰殷法刑弃灰此則棄灰之刑先見於殷時也呂覽慎小篇吳起欲諭信於民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債表者仕長大夫此與徙木之事亦極相似蓋鞅亦倣其故智也 **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 **禮記**
篇公族無宮刑獄成讞於公公曰宥之宥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宥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宥又曰在辟公 **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 **意** **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 **皆是至** **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 **自殺** **李斯傳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後死未暮也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 **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 **漢書**

武五子傳。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元狩五年立爲皇太子。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太子急。遂令曰。江充反。酒斬充。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天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答前段設問 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象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爲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爲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其子孫。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句有氣力 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

ナル者ナリ。故ニ扶蘇ノ如キハ寧ロ死ストモ哀訴セズ。彼ノ戾太子(武帝ノ子)ノ悍(タケダケシ)ナル者ノ如キハ、寧ロ叛ストモ哀訴セズ。之ヲ訴フルモ帝ハ必ズ之ヲ察セザルヲ知レバナリ。戾太子ト雖モ豈ニ反チ欲スル者ナランヤ。百計盡キテ無聊(不安心ナルコト)ナル結果ニ出デタルニ過ギズ。故ニ叛トノ子タル者、死ト叛トノ途アリシノミ、李斯ノ智モ蓋シ扶蘇ノ必ズ叛セザルヲ知リシナラン、吾レ特ニ表シテ之ヲ世ニ發表シ後世ノ人主ニシテ殺戮ニ果斷ナル者ヲ戒ム。夷狄不治夷狄不夷狄ナル者ハ中國ヲ治ムルノ法ヲ以テ治ムベカラザルナリ、之ヲ譬フルニ禽獸ノ如ク然リ、其大ニ治ムルヲ求ムレバ必ズ大ニ亂ルルニ至ル、古ノ先王禹湯文武等ノ如キハ深ク是ノ理ヲ知レルガ故ニ、治メザルノ法ヲ以テ之ヲ治メタリ之ヲ治ムルニ治メザル

ノ方法ヲ以テスルハ、正ニ深ク之ヲ治ムルノ理ナレバナリ。春秋書ニ魯ノ隱公戎ニ濟ニ會合スト書セリ、何休(漢ノ人)之ヲ注シテ曰ク、王者ハ夷狄ヲ治メズ、戎ノ來ルルヲ錄セルハ、彼レ來ルルハ之ヲ拒マズ去ル者ハ追ハザルノ主義ナリト、夫レ天下ノ中ニ在リテ至ツテ嚴重ニシテ且ツ法ヲ用キタル詳密ナルハ、春秋ニ如クハナシ、春秋ニ公ト書シ侯ト書シ字ト書シ名ト書シ、其ノ君諸侯タルコトヲ得、其ノ臣大夫タルヲ得タル者ハ悉ク齊國若シクハ晉國ナリ、然ラズンバ齊管ノ與國(相與ニ親善ナル國)ナリ、之ニ反シテ單ニ州名ヲ書シ、國名ヲ書シ、氏ヲ書シ、人ヲ書シ、其ノ君ニシテ諸侯タルヲ得ズ、其ノ臣ニシテ大夫タルヲ得ザル者ハ、悉ク皆秦國若シクハ楚國ナリ、然ラズンバ秦楚ノ與國ナリ。夫齊管——夫レ齊管ノ

所以潑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

公羊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何休曰。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特。

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凡春秋之書公書侯。天下至嚴。用法至詳之證。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冒頭 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

史記項羽紀。田假爲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爲與國。黨與也。高誘注戰國策云。與國。同福之國也。 其書州書國。公羊莊十年。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若字。若國。國不若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子。 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

君子之於國家也。治之者。天
子也。所以。百姓。豈。不。愛
之。然。古。聖。賢。ノ。法。ニ。則。リ
テ。然。ラ。ン。ヤ。要。ス。ル。ニ
詐。謀。ヲ。弄。シ。之。ニ。難。ユ
ル。ニ。仁。義。ヲ。以。テ。セ。シ
ニ。過。ギ。ズ。然。ラ。バ。則。チ
齊。魯。ノ。君。ト。雖。モ。未。ダ
純。然。タル。中。國。ト。稱。ス。ル
能。ハ。ズ。秦。楚。モ。亦。食。冒
（貪婪ニシテ飽クナキ
コト）ニシテ。廉。恥。ナ。ク
肆。行。恣。ニ。行。フ。シ。テ。顯
ミ。ザ。ル。ニ。ア。ラ。ズ。時。ニ
ハ。道。ヲ。履。ミ。義。ヲ。行。フ。ノ
君。ア。ラ。ン。然。ラ。バ。則。チ
秦。楚。ト。雖。モ。未。ダ。輕。輕
ニ。夷。狄。ト。稱。ス。ル。能。ハ。ズ
純。然。タル。中。國。ナ。ラ。ザ。ル
ニ。春秋。常。ニ。之。ヲ。中。國
視。シ。一。善。ア。ラ。バ。波。波
（ツトムルコト）ト。シ。テ
之。ヲ。書。シ。惟。其。ノ。國
ノ。後。世。ニ。開。ニ。ル。能。ハ。ズ
ル。チ。恐。レ。若。シ。過。チ。ア
レ。バ。百。方。之。ヲ。教。シ。惟
其。ノ。君。ノ。子。子。タル。チ
得。ザ。ル。チ。恐。ル。秦。楚。ノ
君。ハ。未。ダ。必。ズ。シ。モ。夷。狄
タ。ラ。ザ。ル。ニ。春秋。ハ。常
ニ。之。ヲ。夷。狄。視。シ。善。ア
ル。モ。衆。善。ヲ。累。ネ。テ。之。ヲ

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義又曰。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汲汲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此所謂以不治治之。

過。メ。惡。ア。レ。バ。略。シ。テ
錄。セ。ズ。録。セ。ザ。ル。ニ。ア
ラ。ズ。以。爲。ラ。ク。録。ス。ル
ニ。足。ラ。ザ。ル。ナ。リ。ト。是
レ。獨。リ。齊。魯。ニ。與。シ。テ
偏。ニ。秦。楚。ヲ。惡。ム。ニ。ア
ラ。ズ。中。國。ハ。制。度。文。物。ノ
盛。ヲ。極。メ。タ。ル。ガ。故。ニ。
一。日。モ。之。ニ。負。ク。ベ。カ。ラ
ズ。夷。狄。ハ。野。蠻。蒙。昧。ノ
國。タル。ガ。故。ニ。一。日。モ。之
ニ。嚮。フ。ベ。カ。ラ。ザ。ル。チ。示
セ。ル。ノ。ミ。
其。不。純。一。其。ノ。純。粹。ナ
ル。夷。狄。ニ。ア。ラ。ザ。ル。モ。
中。國。ノ。如。ク。一。衰。敗。チ
行。フ。ニ。足。ラ。ズ。ト。セ。バ。
純。然。タル。夷。狄。ハ。知。ル。ベ
キ。ノ。ミ。故。ニ。曰。ク。天。下
ノ。至。嚴。ニ。シ。テ。治。チ。用。フ
ル。ノ。鮮。密。ナル。ハ。春秋。ニ
如。ク。ハ。ナ。シ。ト。
夫。戎。者。一。夫。レ。純。然。タ
ル。夷。狄。ナル。者。ハ。秦。楚
ノ。國。國。ノ。流。レ。テ。夷。狄。ニ
入。リ。シ。ト。同。日。ノ。論。ニ。ア
ラ。ズ。然。ル。ニ。春秋。ニ。書
シ。テ。魯。公。戎。ニ。潛。ニ。會。ス
ト。曰。ヒ。魯。君。ヲ。貶。セ。ズ
シ。テ。夷。狄。モ。亦。會。合。ス
ベ。シ。ト。爲。ス。ハ。何。故。ゾ。ヤ
夫。レ。戎。ハ。會。見。ス。ル。能。ハ
ザ。ル。ハ。明。カ。ナ。リ。此。ノ

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汲汲嘉其意乎。不然將汲責其禮。應求其大。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汲汲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斷仲尼意。是將以不治汲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伏平。易正直。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則古昔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澆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謂易行也。中庸子曰。道不遠人。鹽鐵論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澆也。謂易知也。其所言者。匹夫

點方學者ノ深ク疑フテ
解説ヲ求ムル所以ナリ
故ニ何休ハ王者ハ夷狄
ヲ治メズ、其ノ戎ヲ錄
スル所以ハ、來ル者ハ
拒マズ、去ル者ハ追ハ
ザルノ主義ニ外ナラザ
ルナリト。
夫以或一夫レ夷狄ノ
感化教誨歸柔歸服スベ
カラザルハ論ナシ、則
チ夷狄ノ悍然(タケダ
ケシ)トシテ兵器ヲ執
リ、以テ中國ト邊境ニ
於テ干戈ニ從事セザル
ハ、亦幸ト謂フベシ、
況ンヤ謂ハユル會合ナ
ル者アルヲ知リテ之ヲ
實行セント欲スルハ、
深ク其ノ意ヲ嘉ニスル
ニ足ラズヤ、然ラズシ
テ會合ノ禮ニ違反スル
ク之ヲ愛フ、故ニ其ノ來
ルニ因リテ之ヲ書スル
由是觀一是ニ由リテ之
ヲ觀レバ、春秋ノ戎狄ヲ
疾クムハ、純然タル戎狄
ヲ以テ疾クムニアラズ
シテ、夫ノ中國ヲ以テ流
レテ戎狄ニ入ル者ヲ疾
クムナリ。
管讀孔一管テ史記ノ孔
子世家ヲ讀ミテ其ノ言
語文章ヲ觀ルニ、循循
然(次序アル貌)トシテ
規(アンマハシ)矩(サ
シガネ)法則アラザル
ナク、別ニ放言高論セ
ザル
モ、言フ所ハ必ズ先王
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ヲ
引例トセリ、是ニ於テ
聖人ノ天下ヲ愛フル深
キナ知レリ、茫然トシ
テ際際ナキガ如クナレ
ドモ、實際ハ高遠ナル
行
ヒ盡ス能ハザル所アリ
、嗚呼、是レニテ足レ
リ、若シ後世ニ能ク吾
ガ説ヲ行ヒ盡ス者アレ
バ聖人タル能ハザルモ
過失ノ少
キ人タルヲ得ルヤ疑ヒ
ナシ。
子路之——孔門ノ弟子
中、子路ノ勇、子貢ノ辯
、冉有ノ智、此ノ三者ハ
皆天下ノ能シ難クシテ
貴アベキモノナリ、然
レドモ三子ハ常ニ孔子
ニ悅バレズ、之ニ以
シテ頹瀟ハ黙然トシテ
其ノ能クスル所ヲ見ハ
サズ、殆ド衆人ト異ナ
ルナキガ如クナルモ、
孔子ハシバシバ之ヲ稱
贊セリ、且ツ夫レ孔子
ヲ學バント欲スル者ハ
、單ニ其ノ言フ所ヲシテ
其ノ學ブベキニアラズ
、聖人ノ深意ノ在ル所
ヲ觀察セザルベカラズ
、孔子以テ爲ラク後世
必ズ其ノ説ヲ行フニ足
ラズト爲スモノアラ
ンデ不義ヲ行フモノ
アラント、是ノ故ニ言
フ所ハ平易正直ニシテ
敢テ常道ニ反シテ人
ヲ喜バヌゴトキノ論ヲ
立テズ、要スルニ千古
不變ノ論ヲ説クヲ以
テ主トセ
シナリ。

匹婦之所共知。 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
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
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
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顏淵嘿然不見其
所能。 論語爲政篇。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
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

昔者嘗一往昔、嘗テ
李斯ハ荀卿ニ師事シ、
後チ秦ニ事フルニ迫
シ、天下ノ書籍ヲ燒棄シ、
盡ク古ノ先王ノ法ヲ改
メ、其ノ師ノ道ニ對シ
テ之ヲ惡ムコト寇讎ヨ
リモ甚シキナキ怪ミタリ
シガ、今荀卿ノ書ヲ觀
テ始メテ李斯ノ秦ニ事
ヘテ彼ノ如ク異説ヲ立
テシモ、其ノ本ハ皆荀
卿ヨリ出デシモノニテ、
別ニ怪ムニ足ラザルコ
トナ知レリ。
荀卿者——荀卿ハ喜ソ
ク論ヲ立テテ遊ケズ、
高論ヲ吐キテ顧ミザル
者ナリ、言フ所ハ愚人
ノ驚ク所ニシテ、小人
ノ喜ブ所ナリ、彼ノ子
思孟柯ハ所謂賢人君子
ナリ、然ルニ獨荀卿ハ
天下ヲ亂ス者ハ子思孟
柯ナリト曰ヘリ、且ツ
天下ノ人ハ此ノ如ク多
ク仁人義士ハ此ノ如ク
多キニ拘ラズ、獨リ荀
卿ハ人ノ本性ハ皆惡ナ
リ、彼ノ桀紂ノ如キハ
即チ人性ノ本能ニシテ、
堯舜ノ行爲ハ人性ヲ矯
メタル虛僞ニ過ギズト
曰ヘリ、是ニ由リテ之

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
者矣。 一篇主意。在此二段。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 應莫不有規。矩。言必稱先王。 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 史記
李斯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
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
十四年。丞相斯味死。言。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柯。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柯也。 見非
子篤。 十二 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
曰。人性惡。 性惡篇。見 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
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

ヲ觀レバ荀卿ノ人ト爲
リヤ、必ズヤ剛復(剛
情ニシテ人ニモトリサ
カラフコト)不遜(謙
遜ナラザルコト)ニシ
テ自ラ許スコト太ダ過
ギ、而シテ李斯ハ又特
ニ甚シキ者ノミ。
今夫小——今夫レ小人
ノ不善ヲ爲スモノアル
モ、猶ホ顧忌スル所ア
リ、是ノ故ニ夏殷ノ滅
亡、桀紂ノ暴虐ナルモ
先王ノ法律制度禮樂刑
政ハ廢滅シテ考フベカ
ラザルニ至ラズ、即チ
桀紂ノ暴ト雖モ、幾分
力之ヲ保存シテ其ノ全
部ヲ廢スルニ至ラザル
ナリ、然ルニ李斯ニ至
リテハ獨リ奮然トシテ
顧慮セズ、孔子ノ六經
(詩書易禮春秋樂周
諸經)ヲ焚燒シ、夏殷周
三代ヨリ繼承セシ諸侯
ヲ烹殺シ、若シクハ亡
滅セシメ、周公ノ遺法
タル井田(九百畝ノ田
ヲ九分シ、中央ヲ公田
トシ、殘餘ヲ私田トシ、
八家各々私田ヲ耕作ス
ルノ制)ヲ破壞シタリ、
是レ亦其ノ心ニ特ム
所アリテ決行シタルモ

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
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
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
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
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
罪大。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
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
言高論。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
其子必且行劫。
荀卿明王道。
吳爲宗。時唯荀卿明於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
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無
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爲異
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其愚。李斯學其師。無忌憚。有甚

於荀卿
上哉。

ノナルベシ、李斯ハ其
ノ師荀卿ガ天下ノ賢人
ナリ。一毀詆シテ、自己
ノ愚ヲ認メテ善ト爲セ
シヲ見テ、其心ニ以爲
ラク聖王ノ如キハ毫モ
法則トスルニ足ラズト
嗚呼彼ノ荀卿ハ一時放
言高論シテ自ラ快トセ
シニ過ギザルニ、其ノ
禍ハ延イテ此ニ至ルヲ
知ラザルナリ。
其父殺——其ノ父人ヲ
殺シテ仇ヲ報ズレバ、
子ハ父ノ殺人ノ行ニ慣
レ、遂ニ必ズ強盜ヲ行
フベシ、荀卿ハ異說ヲ
立テテ放言高論セシト
雖モ、要スルニ王道ヲ
明ニシ禮樂ヲ述ベタル
モノナリ、而ルニ李斯
ハ其ノ學說ヲ奉ジテ天
下ヲ亂タセリ、是レ其
ノ高談異論之ヲ激セシ
ナリ。
孔孟之——孔子孟子ノ
說ク所ノ論ハ決シテ異
常ナル者ニアラズ、而
カモ天下之ニ及ブモノ
ナシ、天下荀モ之ニ及
ブモノナクンバ何ゾ別
ニ異說ヲ立ツルノ要ア
ランヤ。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三終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四 (相字集)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關註 西京賦。光炎燭天庭。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文公

關註 陳懋仁續文章緣起曰。原唐韓愈作義始於大易原。始要終之訓。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

博愛之謂仁。五字句。關註 周語。博語。愛於人為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七字句。關註 中庸。表記。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也。此者宜。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字句。關註 孟子。離婁篇。舜由仁義行。易說卦傳。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文章家巧處。關註 孟子。告子上篇。詩曰。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與義為定名。關註 仁義在人為一定不可易之名。則見離仁與義而言道者過矣。道與德為虛位。上句長兩

此集文——此ノ集ノ文章ハ道理ヲ本トシテ成レルモノナレバ、文勢ニ於テ一種ノ強ミアリ、且ツ公明正大ノ心ヲ以テ、花ノ秀デタル如ク、果斷剛銳ナル氣ヲ發揮セシモノナレバ筆鋒敵ナク、光燄萬丈ナリ、學者之ニ熟セバ經義ニ關スル論文ヲ作り、時務ニ於ケル論策ヲ作ルニ於テ、必ず天下ニ大名ヲ博セン。

シテ、道ト徳トハ單ニ位ノミアリテ一定ノ主ナシ、故ニ道ニハ君子ノ道アリ、小人ノ道アリ、徳ニハ凶徳アリ、吉徳アルナリ。

老子之——老子（周代ノ學者）ノ仁義ヲ小ナルモノトシテ非難攻撃セルハ見ル所ノ小ナルガ爲メナリ、譬ヘバ井中ニ坐シテ天ヲ觀テハ、天ノ小ナルニアラズ、見ル所ノ小ナルレバナリ、彼レ老子ハ煦煦（呼吸ヲ以テ體ヲ温ムルコトニシテ、小ナル仁義ヲ指ス）ノ小惠ヲ認メテ以テ仁ト爲シ、子（獨立ノ貌）ナル孤立ヲ認メテ義ト爲セルガ故ニ、我ガ仁義ヲ小ナリト爲スモ無理ナラヌコトニシテ彼レノ所謂道ナル者ハ、老子自己ノ認メテ得タルニ止リ、我ガ所謂道ニアラズ、彼レノ所謂徳トハ老子自己ノ認メテ得タルニ止リ、我ガ所謂徳ニハアラザルナリ。

凡吾所——凡ソ我ガ所謂道トイフ者ハ仁トニシテ天下ノ公言ナリ、老子ノ所謂道トハ仁トニシテ一人ノ私言ナリ。

周道衰——當初仁義ノ道ハ頗ル隆盛ナ極メタリシガ、周ノ政道衰ヘ、之ヲ繼グニ孔子没シテヨリ、秦ニ在リテハ李斯經典ヲ燒棄シ、漢ニ在リテハ黃老（黃帝老子ノ學）ノ學アリ、晉、宋、魏、隋、齊、梁ニ在リテハ佛敎流行シ、其仁義道徳ヲ言フ者モ楊子（名ハ朱、利己主義ヲ唱ヘシ人）ニ入ラザレバ墨子（名ハ翟、兼愛主義ヲ唱フ）ニ入リ、墨子ニ入ラザレバ老子ニ入リ、老子ニ入ラザレバ佛敎ニ入リ、彼レ一方ニ入ルモノハ之ヲ主トシ尊ビ、一方ヲ出ブル者ハ之ヲ奴トシテ卑ミ、入ルモノニハ附キ、出ブル者ヲバ汗レタリトスルノ有様トナレリ、此ノ如キ狀態ナ

句短便頓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 易泰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而

徳有凶有吉。 此所以謂之虛位。左傳文十八年。老子之小仁義。孝敬忠信爲吉徳。盜賊藏姦爲凶徳。

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 當看。坐井而觀天曰。尸子曰。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莊子秋水。是直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

爲仁。 樂記。煦。覆育萬物。注。氣曰煦。體曰嫻。老子或煦或吹。注。煦。管子。爲仁。溫也。莊子。太宗師篇。相煦以濕。刻意篇。吹煦呼吸。釋文。煦本作煦。子子爲

義。 漢書功臣表注。子然。其小之也。則宜。當看老。其所謂道。道

其所道。 可道非常道。老子曰。道非吾所謂道也。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

道也。吾示。 其所謂徳。老子曰。上徳不徳。是以有徳。非吾所謂徳也。

凡吾所謂道德云者。 史記老子傳。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合仁與義言之

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 莊子駢拇。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

所謂也。吾所謂徳者。非仁。 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

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 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秦。始皇紀。李斯請

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黃老于漢。四字句。封演聞見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記曰。道教本自黃帝。至

老君祖述其言。故稱爲黃老之學。戰國之時。圍寇蒙莊之徒。著書。咸以黃老爲宗師。 圍寇天

瑞篇引黃帝之言曰。谷神不死。是爲玄牝。此章黃帝之言。而存五千之內。則老氏所書。同出 已明矣。其後學道。儒學墨諸家。分門各爲一教。漢武帝進用儒術。黃老由是見廢。後漢桓

帝夢見老子。詔陳相孔壽。立廟於苦縣。刻石爲銘。趙彥衛雲龍漫抄曰。老氏之教。本以清虛 澹泊爲本。五千文不可易。故竇太后漢文帝用之。皆能治國。外又有方士神仙家祠官太祝

與夫按摩導引書符咒水。史記皆以家名。初未嘗合也。秦皇漢武始好神仙。方士祠祀始有 觀。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通。於

此候神仙。漢武故事。於上林作飛廉觀。高四十丈。長安作桂館。益壽館。以候神人。猶未居道 士。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能忍寒。遂即昆明觀處。仲都故自後道士所居。曰觀。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

十字。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 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楊歸儒。今變歸

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

法言君子篇。作出入淮南也。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

汗之。 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於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

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道。家

本孔子問禮老聃之言。至如真靈位。 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業圖稱孔子爲太極上真君。是也。 困學

ルヲ以テ、後世ノ人仁義道徳ノ説ヲ聞カント欲スルモ執レニ從フテ之ヲ聽クヲ得ンヤ。老子曰ク、孔子ヲ師トスル者ハ曰ク、孔子ハ吾ガ師ノ弟子ナリト、佛徒ハ曰ク、孔子ハ吾ガ師ノ弟子ナリト、一方孔子ヲ學ブ者モ周圍ノ説ヲ聞キ、反ツテ其ノ妄誕無稽ノ言ヲ樂ミ、自ラ儒道ノ範圍ヲ狭小ニシ、其ノ結果、自ラ孔子ハ嘗テ老子ヲ師トセリト云フニ至ル、嘗ニ之ヲ其ノ口ニ上ボスノミナラズ、又之ヲ書物ニ迄モ書キ殘スニ至レリ、噫後世ノ人、仁義道徳ノ説ヲ聞カント欲スルモ、執レニ從ヒテ之ヲ求ムベキヤ、其ダシイカナ人ノ奇怪ナル事ヲ好ムヤ、其ノ本末ヲ訊ネ求メズシテ、惟ク奇怪ナルコトヲ之レ聞カントストハ豈ニ欺ズベキノ至リナラズヤ。

紀聞曰。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陳耀文天中記。引唐釋法琳破邪論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按路史發揮。老子化胡篇注。引造天地經。號孔子爲儒童菩薩。與此同。梁僧祐弘明集。慧通駁夷夏論。引經稱孔子爲光淨童子。路史化胡篇注。引清靜法行經。作淨光童子。此則孔顏之稱相亂。要皆誕妄不足道矣。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穀梁成元年。古者四民有。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論。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可及。爲之君。爲之師。孟子梁惠王篇書曰。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

種ト爲リ、古代ノ教フル者ハ儒ノ一種ナリシガ、今ノ教フル者ハ儒老佛ノ三種ニ分ル、粟ヲ作ル農家ハ一ニシテ粟ヲ食フ者ハ六、工業家ハ一ニシテ其ノ器ヲ用フル家ハ六、商賈ハ一ニシテ之ヲ賣用スル家ハ六ナリ、生産者ハ減少シ需用者ハ増加ス、人民奈何ゾ困窮シテ盜ヲ爲サザランヤ。古之時。古代ニ在リテハ人類ニ對スル災害極メテ多ク、皆安息スルコトヲ得ザリシガ、聖人奮ヒ起リテ人ニ教フルニ相一致シテ生活スベク相扶養スベキ道ヲ以テシ、君ト爲リテ之ヲ治メ、師ト爲リテ之ヲ教ヘ、蟲蛇禽獸ノ人ノ害ヲ爲ス者ヲ驅逐シテ人民ヲ中土ニ居ラシメ、寒ナルガ故ニ衣ヲ爲リ、饑ウルガ故ニ食ヲ爲リ、木稜シテ顛覆シ穴居シテ疾病ヲ招クガ故ニ家屋ヲ營作シ工業ヲ起シテ百穀ノ器ヲ供給シ、商賈ヲ始メテ有無貿易ノ道ヲ通ジ、醫藥ヲ爲リテ人ノ

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爲營窟。莊子盜跖篇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昔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禮記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今其言曰。盜不止。搃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有頓挫。

天死ナリヒ、埋葬祭祀ノ道ヲ始メテ恩愛ノ意ヲ繼績セシメ、禮節ヲ設ケテ尊卑先後ノ順序ヲ定メ、音樂ヲ爲リテ精神ノ沈鬱セルヲ開カシメ、政治ヲ施設シテ怠愒ナル者ヲ勵マシ、刑罰ヲ施シテ強梗ナルモノヲ誅劔シ、相欺クコトアル故ニ符節(ワリフ)印章、斗斛(ワンドン)衡(ハカリサシ)斗(石ノ樹)權(フン)作リテ信ヲ守ラセ、相爭スルアルガ故ニ城郭甲兵ヲ爲リテ之ヲ守ラセ、災害至レバ之ヲ防ガシメタリ。

孟子。人人有貴。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於己者。不思而已矣。序同意。可併看。

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四字。補註。楚語。王言以出令也。臣者行君之令。左氏隱三年傳。君義。臣行。注云。臣行君之義。

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十字。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滕文公篇。性殺器皿。趙注云。器皿所以覆器者也。通貨財。一曰。商賈。卓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由短入長。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第一句。十一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第二句。十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十九字章法。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知而作。箋曰。而猶女也。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謂清淨寂滅者。孫汝聽曰。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也。按老子四十五章曰。清淨曰復命。三十七章曰。不欲而靜。天下將自正。五十七章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說文。淨。作濇。清淨蓋即清靜。

鳴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

是故君一是ノ故ニ君ナル者ハ、上ニ立チテ政令ヲ出シ、臣ナル者ハ君ノ命令ヲ受ケテ之ヲ行フ。民ハ粟米麻絲ヲ作り器皿ヲ製シ貨財ヲ流通シテ君上ニ事ヘ、此ノ三種ノ者各々其ノ職分ヲ盡クシテ國家ハ以テ治平ナルベシ。之ニ反シテ君ハ政令ヲ出サズバ、君タル職分ヲ失ヒ、臣ハ君ノ命令ヲ行ヒテ之ヲ人民ニ傳達セズバ、臣タル所以ノ職分ヲ失ヒ、民ハ器用ヲ生産セザレバ則チ誅罰セラル。今其法一老佛ノ法タルヤ、汝ノ君臣ヲ棄テ去リ、汝ノ父子ヲ棄テ去リ、相生養スルノ道ヲ禁絶シ、以テ我が清淨(老)寂滅(佛)ナル者ヲ求メヨト曰ヘリ。嗚呼。幸ニシテ夏殷周三代ノ後ニ出デテ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ニ黜ケラレザルコトナシ、又不幸ニシテ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ニ正サレザルコトナシ、帝ト王トトハ

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白虎通號篇。德合天地者稱帝。穀梁莊三年。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不爲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篇。今也。制民之產。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見天常。注云。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稱號殊ナリト雖モ、聖人タル所以ノ實ハ一ナリ、夏ハ葛衣ヲ纏ヒ冬ハ皮衣ヲ著、湯スレバ飲ミ、饑ウレバ食フ、其ノ事殊ナリト雖モ、智タル所以ハ一ナリ、然ルニ今老子ノ説ク所ニ據レバ、何ゾ太古ノ如キ無事ヲ爲サザルヤト曰ヘリ、是レ冬ノ皮衣ヲ著テ寒ヲ防グ者ヲ責メテ、何ゾ葛衣ヲ纏フノ輕便ナルコトヲ爲サザルヤトイヒ、饑エテ食スル者ヲ責メテ、何ゾ水ヲ飲ムノ簡單ナルコトヲ爲サザルヤトイフニ殊ナランヤト傳曰古一傳(聖賢ノ著書ナイフ、ココニテハ大學ナイフ)ニ曰ク古ノ王者ノ君徳ヲ天下ニ昭明ニセザルニ欲スル者ハ、先ヅ其ノ國ヲ治メ、其國ヲ治メント欲スル者ハ、先ヅ一家ヲ齊フ、其ノ家ヲ齊メント欲スル者ハ、先ヅ其身ヲ修メ、其ノ身ヲ修メント欲スル者ハ、先ヅ其心ヲ正シ、其心ヲ正シウセント欲スル者ハ、先ヅ其意ヲ誠ニスル者

然ラバ古ノ所謂心ヲ正シウシ意ヲ誠ニセント欲スルハ、決シテ故ナキニアラズ、將ニ大ニ爲ス所アラント欲スレバナリ、今ヤ其心ヲ治メント欲シテ天下國家ヲ疎外シ、天常(仁、義、禮、智、信)ヲ滅却シ、子トシテ其ノ父ヲ父トセズ、臣トシテ其ノ君トセズ、民トシテ其ノ事ヲ事トセザルニ至リテハ、老佛ノ害實ニ意料ノ外ニ在リ、孔子之、孔子ノ春秋ナ作リシヤ、諸侯ニシテ夷狄ノ禮ヲ用フル者アレバ之ヲ貶シテ其ノ諸侯ヲ夷狄ニシ、夷狄ニシテ中國ノ禮ヲ執レバ之ヲ進メテ中國ニセリ、(經(論語))ニ曰ク、夷狄ハ野蠻未開ノ國タルガ故ニ、縱令ヒ君主アリテ之ヲ統率スルモ諸夏(中國)ノ君ナクシテ擾亂スルニ若カズト又詩經ニ曰ク、戎狄ハ之ヲ討チ刑(楚國)ノ本號(舒(楚ニ近キ國)ハ之ヲ懲ラスト、而ルニ今ハ夷狄ノ法ヲ擧ゲ用キテ之ヲ古先王ノ教ノ

不事其事。

極言佛老之禍天下。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左氏傳二十七年傳春。紀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子使荻來聘。楚無大夫。其曰。

荻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詩曰。戎狄是膺。荻舒是懲。

魯頌閟宮篇文傳云。膺當也。箋曰。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荻。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

爲夷也。好句法。爾雅釋言。淪率也。詩小雅雨無正篇。淪胥以鋪。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一轉妙。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菜魚肉。此一句長。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爲一句。○連下章爲之字相應。此是章法。言人倫日用之常。不必棄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道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禮記

禮運篇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是謂大順。又曰。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簞籩豆錡羹。祝以孝告。假以慈告。是謂大祥。公所謂順而祥。蓋本諸此。又按書伊訓。作善降之百祥。賈子大政篇。祥者福之榮也。然則祥之一字。蓋隱然見不必崇信釋氏。求福田利益之意。以之爲人。則愛而公。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言不必待清淨寂滅之教也。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上三句。一樣句法。第一句。此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禮運篇。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養生送死事死之大端也。所以禮運篇。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有。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按。以孟子續孔子之後。蓋趙岐並皆以孔孟並稱。蓋漢人相受其言如此。公讀荀子亦曰。孔子之徒沒尊軻之聖人者。孟氏而已矣。可見漢經師之說。唐時仍守而弗失矣。說見孟子補證。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苟與揚也。讀荀

文章軌範卷四 原道

子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苟與揚大醇而小疵亦此意。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

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

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道不傳。道然則如之何而可也。

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韓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孟子梁惠王篇。如之何則可。又曰。如之何則可也。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繆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篇。於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周禮小司徒。其亦庶乎其可也。

結得似軟而實健。黃氏震曰。抄曰。嗚呼。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自別於夷狄禽獸。

者。備於原道之書矣。孔孟沒。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闢之。昭如矣。奈

何。溺於異端之士。吹毛求鱗。竊附程錄。尙欲陰爲異端報仇耶。此程門高弟尹和靖力

排語錄之非歟。程錄嘗謂愛主情而言。蓋辨折精微之極也。仁者愛人。此正吾夫子之

言。豈可因以博愛爲仁。非原道哉。彼以煦煦爲仁。而此以博愛爲仁。正將以吾道之大

擴其所見之小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雖嘗以虛位之說爲非。此決非程氏之言也。夫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正孟子之言。豈可反以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與義爲道德。去

仁與義。亦自以爲道德。故特指其位爲虛。而未嘗以道德爲虛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

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下。止及正心。而不及致知格物。此殆程子一時偶然之言也。孔

子言脩己以安百姓。孟子言篤恭而天下平。皆不過舉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知格物

之條目。而後可以爲自脩。而顧乃以此非原道哉。異端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故昌

黎言治國平天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非之之說。三皆不過爲異端

報仇。譽之之說。一又不過爲異端借影。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

焉。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

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

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爲治也。故他日論異端

又曰。果孰爲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

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爾。非他有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

稱譽原道。以爲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个甚麼。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孟相傳之道。備見於原道一書。豈復他有所見。所謂傳者。傳个甚麼。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

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或者此類多出於上蔡謝氏之門歟。蓋不以愛爲

仁。而以覺爲仁。必欲掃除乍見赤子入井之心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總老之言。謂有不二

法門。而言道無精粗。彼此之分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總老之言。謂有不二

與孟尚書書

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說。舊唐書孟簡傳。孟簡字幾道。平昌人。簡明於內典。元和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

韓文公

上ニ加フ、如何ゾ相率キテ夷狄ト爲ラザランヤ。夫所謂一所謂先王ノ教トハ何ゾヤ、博ク愛スルチ仁ト謂ヒ、行フテ宜シクスルチ義ト謂ヒ、是ニ由リテ之クテ道ト謂ヒ、己レニ足リテ外ニ待ツナキチ徳ト謂フ、其ノ記載セラレタル文ハ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ニシテ、其ノ法ハ禮義、音樂、刑罰、政治、其ノ民ハ士農工商、尊卑ノ位ハ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兄弟、夫婦、其ノ服ハ麻ト絹トノ二種、其ノ居室ハ宮室、其ノ食ハ粟米蔬菜魚肉ニシテ、其ノ道タルヤ明ニシテ易ク、其ノ教タルヤ行ヒ易シ。

シ、是ノ故ニ人ノ生存中ハ人情ヲ盡クシテ遺徳ナキチテ、死没スレバ盡スベキ道ヲ盡クシテ、缺漏ナキチテ、郊(冬至ニ南郊ニ天ヲ祭ルコト)ニ祭ル所アレバ天神モ来リ格リ、廟(祖先ヲ祀ル所)ニ祀ル所アレバ祖考モ之ヲ饗ク曰斯道一曰ク斯ノ道ハ如何ナル道ゾ、曰ク斯レ吾ガ所謂道ニシテ向キノ老ト佛トノ道ニアラザルナリ、堯ハ之ヲ舜ニ傳ヘ、舜ハ之ヲ禹ニ傳ヘ、禹ハ之ヲ湯ニ傳ヘ、湯ハ之ヲ文王武王周公ニ傳ヘ、文王武王周公ハ之ヲ孔子ニ傳ヘ、孔子ハ之ヲ孟子ニ傳フ、孟子没シテヨリハ傳ハラズ、荀(名ハ況)ト揚(名ハ雄)トハ儒教ヲ擇ンデ之ヲ奉ジタリシモ、學問純粹ナラズ、言フ所未ダ聖教ノ詳細ヲ盡サズ、周公ヨリ以前ノ禹湯文武ハ人君タリ、故ニ其言フ事天下ニ行ハレ、周公ヨリ以下ハ人臣タリ、故ニ說ク所長ク詳悉ナラザルヲ得ズ。

然則如——然ラバ則チ如何セバ老佛ヲ驅逐スルコトヲ得ルカ、曰ク老佛ノ道ヲ塞ギ止メズンバ聖教ハ流行セズ、老佛ノ道ヲ禁止セズンバ聖教ハ行ハレズ、老佛者ヲ還俗セシメ、老佛ノ書ヲ燒棄シ、其ノ寺觀ヲ廢シテ民居ト爲シ、古先王ノ道ヲ明ニシテ之ヲ教導シ、鯨(ヤモメ)寡(寡婦)孤(ミナシゴ)獨(老イテ子ナキ者)廢疾(廢ノマガリテ背ムシ)ノ如クナル疾即チ治療ノ方法ナキ疾病)ノ者養育スルコトヲ得テ、然ル後聖教ハ興隆スルニ至ルヲ得ン

愈白行——行官(四方ニ行役スル官)南方ヨリ巡廻シテ吉州(孟簡時ニ吉州ノ司馬タリ)ヲ過ギ、吾兄二十四日附ノ手簡數通ヲ得テ忻(悦ブ)懐(オソル)無ネ至ル、未ダ秋ニ入りテヨリ眠食如何ヲ塞ニセズ、伏シテ惟フニ萬福ナラン

體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簡最擅其理。樊汝霖曰。孟簡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儼。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入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孫汝聽曰。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得吾兄一十四日手書數番。許彥周詩語曰。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賦。序曰。予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唐書藝文志。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封氏聞見記目錄後。記云。並目錄與跋。共計六十四番。番枚也。數番猶言數枚也。韻會舉要。番數也。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南史陸澄傳。行坐眠食。手不釋卷。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魏書釋老志。佛者本號釋迦文者。此傳之者妄也。潮州。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四年。春正月丁亥。迎鳳翔法門寺佛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其弊。癸巳。貶愈為潮州刺史。韓愈傳曰。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憲宗怒甚。問。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乃貶為潮州刺史。時有一老僧號大顛。東坡志林曰。韓退之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

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卷二。楊用修曰。韓文公與大顛書。蘇東坡力言其為僞。朱晦庵則力辨以為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為真。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不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為僞。而先生開佛。反指以為真。所不可曉。況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為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徒。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舊唐書孔巢父傳。從子戮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從字刑。今以意補。事代祠。戮每受詔。自犯風波。而遂造其廬。及來袁州。舊唐書韓愈傳曰。愈至潮陽。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入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鏞惡。愈猶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大狂疎。且可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田利益也。此以下文有孔子云。述而篇文。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謂子產。其行己也恭。立身。立身行道。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

文章軌範卷四 與孟尚書書

文章軌範卷四 與孟尚書書

ト傳アルアリト、此レ之ヲ傳フル者ノ妄ナリ、潮州(愈時ニ潮州ニ貶セラル)ノ時ニ一老僧ノ大顛ナル者アリ、頗ル聰明ニシテ道理ヲ識レリ、京師ト隔絶シ與ニ語ルベキ人ナシ、故ニ山中ヨリ此ノ僧ヲ招致シ、十餘日間之ヲ城內ニ留メタリ、實ニ肉體ノ利益ヲ解脫シ、佛事ヲ以テ自ラ處理シ、佛事ヲ以テ其心ヲ亂サレズ、之ト語ルニ盡ク僕ノ說ヲ理解スル能ハザルモ、要スルニ彼ハ胸中ニハ滯礙スル所ナシ、以テ為ラク得ガタキノ人ナリト、因リテ與ニ來往セリ、後、潮州ニ神ヲ祭リテ海邊ニ至ルニ及ンデ、遂ニ其ノ寺ニ造リ、後、袁州ノ刺史ニ轉ズルニ及ンデ衣服ヲ贈リテ別ト爲セリ、此レ畢竟人情ナリ、別ニ其ノ法ヲ崇信シテ福田利益(猶ホ功德トイフゴトシ)ヲ求ムル爲ニアラザルナリ、孔子云——孔子云ヘルアリ丘(孔子ノ名)平日天命ヲ教シテ原ト禱ル

文章軌範卷四 與孟尚書書

所ナキモ、若シ壽ヲ以テ言ヘバ丘ノ心ニ壽ルヤ久シト、凡ソ君子已チ行ヒ身ヲ立ツヤ法度アリテ其ニ方冊(書籍)ニ載セラレタリ、以テ效フベク、以テ師トスベシ、果シテ之ヲ師法セバ仰イデ天ニ愧ヅルナカルベク、俯シテ地ニ愧ヅルナカルベク、内ハ心ニ愧ヅルナカルベシ、善ヲ積メバ幸慶アリ、惡ヲ積メバ禍殃アリテ、各、其ノ類ナリテ至ルモノナリ、何ゾ殊更ニ聖賢ノ道ヲ去リ先王ノ法ヲ去リ、夷狄ノ教ニ從ヒ以テ功德ヲ求ムルアラシヤ。

在方冊。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盡心篤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內不愧心。論語顏淵篇子曰。積善積惡。作於人。二樂也。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積善積惡。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左氏哀十六年傳。楚白公勝曰。尼曰。君子不爲利疚於回。昭三十一年傳。君子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莊子天道篇。一心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尚書洪範。惟辟作威。惟辟作威。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說。加禍守道之人。理強。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辭直有氣力。有光燄。

且彼佛。且ツ彼ノ佛ナル者。ハ果シテ何人ゾヤ。其ノ行事。君子ニ類スルカ。小人ニ類スルカ。若シ君子ナラバ必ズ安リ。禍ヲ道ヲ守ル人ニ加ヘズ。若シ小人ナラバ。其ノ身已ニ死シ。其靈モ決シテ人ニ禍崇ナラズ。與アルニ足ラズ。天神地祇。昭布森列。肅然トシテ。羅列スルコト。セリ。之ヲ誣ヒ欺クコトアルベキニアラズ。且ツ此ノ神祇ハ釋氏ノ靈魂ナシテ。其ノ胸中。包蔵スル所ナシ。其ノニ實行シ。威福ヲ其ノ間ニ擅ニセシムルコト。アランヤ。進ムデ信ズルモ。退イテ信ゼザルモ。均シク據ル所ナシ。而シテ之ヲ信奉スルハ。惑ヘルノ甚シキ者ナリ。且愈不。且ツ愈ノ釋氏ヲ助ケズシテ。之ヲ排斥スル所以ノ者ハ。亦說アルナリ。孟子云。揚朱ニ從ハザレバ。墨翟ニ從フト。此ノ如ク。揚墨交。世ヲ亂シテ。聖賢ノ道明ナラザルニ至ル。苟クモ聖賢ノ道ニシテ

滕文 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書微子篇。今殷其淪喪。廣雅釋詁。淪沒也。而九法斁。舜倫攸斁。鄭注云。大法九類所由敗也。禮樂崩。儒林傳。幽厲微而禮樂壞。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此一段。先鋪張楊墨爲禍于天下。後世。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以見己排佛氏接孟子後。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禮記檀弓。祥而廓然。釋文。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史記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三十五年。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一二。書至尙皆殘缺。十亡二三。史記儒林傳。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又曰。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聞伏生壁藏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使朝錯往受之。亡數十篇。漢

明ナレバ三綱(君臣、父子、夫婦)ノ道モ沈淪シ、九法(書經洪範ニ見ユル所ノ天下ヲ治ムル大道九種)破壞シ、禮義、音樂崩レ夷狄横行ス、其ノ禽獸タラザルモノ幾何カアル、故ニ孟子又云ヘルニ、能ク言論シテ楊墨ヲ距絶スル者ハ聖人ノ徒ナリト、揚子雲(名ハ雄漢代ノ人)ハ云ヘラク、古ハ楊墨ノ說大道ヲ塞グ、孟子之ヲ辯論シテ切リ開キ、爲ニ聖道ハ廓如(カラリトフルコト)タリト。

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人專門之學。分離乖隔。不合不公。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一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抑而貶之。史記自序傳。子曰。我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尊王賤霸而已。此二句似大經大法。氏昭十五年傳。禮王之大經也。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孫則壞亂而不脩。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逝賦得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抑而貶之。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只此一句。發明孟子之功。何必多言。文勢如力動九鼎。亦從論語孔子說管仲變化來。論語憲問篇。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後漢書南蠻

求メ、學者ヲ招致セリ、是ヲ以テ經書ハ少シク蒐集スルコトヲ得シモ、尙ホ殘缺シテ十中二三ニ亡失シ、之ニ加フルニ故老ノ學者ハ多ク老死シ、新タニ研究セントスル者ハ完全ナル書ヲ見ル能ハズ、故ナリテ盡ク先王ノ事ヲ知レ能ハズ、各自皆己レノ所見ヲ以テ其ノ見解ヲ離乖隔シテ、一致セズ、公平ナラズ、堯舜二帝禹湯文王ノ三王及ビ群賢ノ道、是ニ於テ大ニ破壞シ、後世ノ學者之ヲ究メテ尋ネテ所ナク、以テ今日ニ至リ混トシテ將ニ湮滅セントセリ、蓋シ其ノ根原ヲ尋ナルニ楊墨ノ說橫行シテ之ヲ禁ズルナキニヨリテナリ。

傳。衣裳班闌。語言侏離。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此一段發明孟子闢楊墨之功。有抑揚。有翕張。漢氏以來。有釋老之害。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漢書枚乘傳。夫以一正諫同。列子仲尼篇。髮引千鈞。綿綿延延。逸周書和寤解。綿綿不絕。蔓蔓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而行之。又曰。不度德。不量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爲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詩大明篇。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中庸。洋洋乎。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張